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第2年)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4-124-MY2
執行期間：101年08月01日至10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侯雅文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藍雅萍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沈鈺寧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洪敬清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王志浩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秋焯

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2年10月21日

中文摘要：本計畫係本人所規劃劉辰翁評說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四家詩之系列論題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本人已有劉辰翁評說孟浩然、王維二家詩的研究成果，故此次計畫所處理的論題，對於本人的學術發展而言，具有累積性與延續性。經審查核定獲准執行的期限為民國 100 年 08 月 01 日起至民國 102 年 07 月 31 日，為二年期計畫。第一年執行的子題是劉辰翁評點韋應物、柳宗元詩(以下簡稱韋柳詩)的刊刻載錄、觀點及其在唐宋時期「韋柳詩接受史」上的意義。第二年執行的子題是劉辰翁評點韋柳詩所據的文化思想基礎。

在研究的進路上，一方面逐首分析評語所對應之韋柳詩的「語言形製」，以此印證評語的意涵，進而歸納、闡明劉氏評點所據的詩觀，及其所選擇接受的特定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則是將劉氏所持的詩觀及特定文化思想，置入「詩學傳統」、「老莊、禪學會通傳統」之中，揭明其所具有「詩歌評點與莊禪文化思想，二者互譯、互釋」的特質，其在「韋柳二家詩典範、典律建構歷程」上的價值，以及「由詩歌評點展開當世詩風、文化思想改造」的意義。此一詮釋觀點及方法，皆與學界既有研究進路不同，故具有新意及必要性。

本計畫的重要性如下：(一)開展韋柳詩研究的新論題。(二)補充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思想(哲學)史對劉辰翁的關注不足之處。(三)做為建構「唐詩典律史」的前置研究基礎。(四)將詩歌評點的研究，由文學的層面向文化思想的層面開展，由此建立一套可資應用的方法論。(五)完整收集、考辨國內外收錄劉辰翁批點「韋應物詩」、「柳宗元詩」之評語的史料文獻。

中文關鍵詞：劉辰翁、韋應物、柳宗元、評點、老莊、禪學

英文摘要：The project is a part of triangulation projects which were planned by me. I had finished some researches about Meng Hao Ran(孟浩然)和 Wang Wei(王維) before. Therefore the project has cumulative and continuity to m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First year the topic about the situation which the comments from Liu chen weng(劉辰翁) were published and the view which Liu chen weng(劉辰翁)commented poetry of Wei Ying Wu(韋應物) and Liu Zong Yuan(柳宗元). The second year the topic about the meaning which Liu chen weng(劉辰翁)commented poetry of Wei Ying Wu(韋應物) and Liu Zong Yuan(柳宗元) on poetry reception history of Wei

Ying Wu(韋應物) and Liu Zong Yuan(柳宗元) from Tang(唐) Dynasty to Song(宋) Dynasty. The explain view and method of the project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so has creative and necessity.

英文關鍵詞： Liu chen weng, Wei Ying Wu, Liu Zong Yuan, Comment, Laozi(老子) and Zhuangzi(莊子), Zen scholarship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4-124-MY2

執行期間：民國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侯雅文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

第一年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藍雅萍、沈鈺寧

碩士班研究生臨時工讀：王秋雯

第二年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藍雅萍、洪敬清、林秋昫、王志浩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5 份：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0 日

目錄

壹、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貳、報告內容

一、 前言

二、 研究目的

三、 文獻探討

四、 研究方法

五、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參、參考文獻

肆、計畫成果自評

壹、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一、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計畫係本人所規劃劉辰翁評說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四家詩之系列論題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本人已有劉辰翁評說孟浩然、王維二家詩的研究成果，故此次計畫所處理的論題，對於本人的學術發展而言，具有累積性與延續性。經審查核定獲准執行的期限為民國 100 年 08 月 01 日起至民國 102 年 07 月 31 日，為二年期計畫。第一年執行的子題是劉辰翁評點韋應物、柳宗元詩(以下簡稱韋柳詩)的刊刻載錄、觀點及其在唐宋時期「韋柳詩接受史」上的意義。第二年執行的子題是劉辰翁評點韋柳詩所據的文化思想基礎。

在研究的進路上，一方面逐首分析評語所對應之韋柳詩的「語言形製」，以此印證評語的意涵，進而歸納、闡明劉氏評點所據的詩觀，及其所選擇接受的特定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則是將劉氏所持的詩觀及特定文化思想，置入「詩學傳統」、「老莊、禪學會通傳統」之中，揭明其所具有「詩歌評點與莊禪文化思想，二者互譯、互釋」的特質，其在「韋柳二家詩典範、典律建構歷程」上的價值，以及「由詩歌評點展開當世詩風、文化思想改造」的意義。此一詮釋觀點及方法，皆與學界既有研究進路不同，故具有新意及必要性。

本計畫的重要性如下：(一)開展韋柳詩研究的新論題。(二)補充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思想(哲學)史對劉辰翁的關注不足之處。(三)做為建構「唐詩典律史」的前置研究基礎。(四)將詩歌評點的研究，由文學的層面向文化思想的層面開展，由此建立一套可資應用的方法論。(五)完整收集、考辨國內外收錄劉辰翁批點「韋應物詩」、「柳宗元詩」之評語的史料文獻。

中文關鍵詞：劉辰翁、韋應物、柳宗元、評點、老莊、禪學

二、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The project is a part of triangulation projects which were planned by me. I had finished some researches about Meng Hao Ran(孟浩然) and Wang Wei(王維) before. Therefore the project has cumulative and continuity to m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First year the topic about the situation which the comments from Liu chen weng(劉辰翁) were published and the view which Liu chen weng(劉辰翁) commented poetry of Wei Ying Wu(韋應物) and Liu Zong Yuan(柳宗元). The second year the topic about the meaning which Liu chen weng(劉辰翁) commented poetry of Wei Ying Wu(韋應物) and Liu Zong Yuan(柳宗元) on poetry reception history of Wei Ying Wu(韋應物) and Liu Zong Yuan(柳宗元) from Tang(唐) Dynasty to Song(宋) Dynasty. The explain view and method of the project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so has creative and necessity.

Keywords : Liu chen weng, Wei Ying Wu, Liu Zong Yuan, Comment, Laozi(老子) and Zhuangzi(莊子), Zen scholarship

貳、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過去，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批評理論的詮釋與重構，相較之下，評點這類史料的意義，尤其是詩歌評點，較少獲得深入的闡發。這和學界長期以來，重視詩論觀念，以之為中心；而視評點為旁輔、附庸的研究立場有關。然而，在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有時評點所表現的文學(詩學)觀念，往往居承先起後的關鍵。因而有著不可忽略的價值。

如以考察唐代詩人典範或典律地位的形成而言，歷代詩論史料中的相關評說，固然呈現了不同時代裏文人們對唐代詩歌的接受觀點，然而這類詩論觀念，有時承自前代特定評點史料的觀點而來。據此，如果省略評點不論，便難以合理解釋前後代詩歌接受觀點如何過渡延續。在這個前提下，本人以宋元之際專力於詩歌評點的劉辰翁為研究對象，特別就他如何評點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四家詩，予以分析。這項論題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揭明劉辰翁如何承變唐宋時期的詩學對上揭四家詩的接受觀點；另一方面則可以做為參照知識，藉此表明與對顯明代文人評說上揭四家詩之接受觀點的特色，及其所以形成的內在理路。

在本計畫之前，本人已獲 98、99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對劉辰翁評說孟浩然詩、王維詩在唐宋時期「王孟詩接受史」上的意義，予以研究，並已有〈劉辰翁批點《孟浩然詩集》及其在「孟浩然詩典律建構歷程」上的意義〉、〈劉辰翁、顧璘評王維詩析論〉二篇文章發表。本計畫就是延續這項成果基礎，進一步探究劉辰翁評說韋柳詩的論題。

自唐以來，便已有「右丞蘇州」並稱，而與「李杜」對舉之論，如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此外，亦有揭明陶淵明、韋應物詩風相近相承之關係者，如白居易《白居易集·題潯陽樓詩》者。入宋之後，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對「韋柳」大力讚揚，以為二人「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實李杜以下詩人第一，而可追配陶淵明。其說影響宋代詩壇甚鉅，致使「韋柳」的地位大幅提昇。故曾季狸《艇齋詩話》云：「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祕，遂以韋柳配淵明」。此外，東坡〈評韓柳詩〉一文又說：「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之下，韋蘇州上」，而以「淵明、子厚」之詩最能體現「枯澹」。因東坡之故，所以「淵明、子厚」並稱，在宋代較「陶淵明、韋應物」更為普及，而柳宗元之地位有時高於韋應物。到了南宋朱熹，其〈與程允夫書〉所謂「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耳」固然沿承北宋以來對「陶、柳」的推許之義，但也指出「韋蘇州詩，亦不可以不熟讀」，尤其在《朱子語類·晦庵說詩》之中，更以韋應物「氣象近道，意常愛之」；甚至評論「韋應物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而認定王、孟之詩不及韋應物。張戒《歲寒堂詩話》則以「高致」總括「韋柳王孟」的共同處，以為高過「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三人。

上述引文雖未盡宋人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之觀點的總體，然而從中已可約略呈現諸說觀點的共見與歧向。相較之下，劉辰翁的評說，固然有類同前人之處，然也已不乏新變。如劉氏評韋應物〈采玉行〉一詩時，將「韋柳」並稱，可見與前人如蘇軾、曾季狸並稱之說相

類近，然而在〈孟浩然詩集跋〉、〈韋蘇州詩跋〉，則更著意於「韋孟」並舉，以觀其同異。其言：「二人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以及「浩然高處不刻畫，只似乘興。蘇州遠在其後，而淡復過之」，則有意分別韋、孟二人所各具之長處，遠非前人如朱熹等人一味認定韋高於孟。以上乃是就劉辰翁對詩人總體風格的觀點，去揭明他對唐宋時期相關詩學見解的承變。不過，劉氏這類對詩人總體風格評說的條目，畢竟不多；相較之下，他對個別詩作的評點，才更多顯露他如何繼承或新變前代相關詩說。

如評王維〈送別〉云：「畫意」、評〈山中〉云：「詩中有畫」，則應承自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之說而來。評王維〈終南別業〉云：「不知者以為淡易」。蓋如蔡條《西清詩話》、何汶《竹莊詩話》等宋人詩論已由「曠淡」、「閒淡」的角度，概括王維的詩風。是則劉氏的評說，顯然有別於這類宋人之見。又評柳宗元〈漁翁〉云：「或謂蘇評為當，非知言者」，此說明確反對蘇軾對這首柳詩評說的結果。以上所述，乃為了更具體指出劉辰翁對上述四家詩人個別詩篇的評點，也回應了唐宋以來將王、孟、韋、柳並稱的進路及多元的評說觀點，因此有必要梳理唐宋時期評說上揭四家詩人個別詩篇之觀點的發展歷程為基礎，將劉氏之評置入其中，方可深入詮釋其義。

劉辰翁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的觀點，對明代以後的詩學，頗具影響力。此處「明代詩學」泛指明代文士以詩歌為對象，進行論述、編選、創作的總體記載。如明初楊士奇〈唐音跋〉云：「余讀《唐音》，間取須溪所評王、孟、韋諸家之說附之」。高棅《唐詩品彙》，一方面在〈凡例〉之處，言明參考嚴羽之說，另一方面則大量收錄劉辰翁對王、孟、韋、柳等諸位唐代詩人之評點。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云：「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古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皆不及」，楊慎《升庵集》卷四十九亦稱讚劉辰翁對「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胡應麟《詩藪》云：「劉會孟之詩評，深得理窟」，「具大力量，大識見」。而蔣之翹輯注《柳河東集》，亦多取劉氏的評點。可見劉辰翁的評說，在上揭明代文士的心中，可做為宋元詩家評斷唐詩的代表性觀點之一。

因此劉氏之說往往被拿來做為評比的基準，用來對照其他文士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的特色，例如凌濛初在刊刻《王摩詰詩集》、《孟浩然詩集》時，就分別取劉氏與顧璘對王維詩的評語、劉氏與李夢陽對孟浩然詩的評語進行合刻。此外，明刻本中另有《韋蘇州集》五卷，也是取劉氏與袁宏道對韋應物詩的評語進行合刻。這類合刻的行為皆可能涵有對照之意。是故，如欲研究明代及之後的詩學對於王、孟、韋、柳四家詩的評說特點，則劉氏的評點，都是必要的參照知識基礎之一。此外，錢鍾書《談藝錄》說：「鍾譚隱承辰翁」、「夫漁洋夢中既與滄浪神接，室中更有竟陵鬼瞰，一脈相承，以及辰翁」，更認定劉辰翁的評點與明清詩論家之間具有源流發展的關係。據此可見，劉氏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之論題在明清文學批評史上的學術價值。

基於上述，本人實欲以劉辰翁對王、孟、韋、柳四家詩之評說為基軸，上溯唐宋時期的詩學，下探明清時期詩學，從而建立唐代至清代時期對上揭四家詩的評說史，以便發展「王、

孟、韋、柳四家詩典範、典律建構」的論題。本次計畫著重在「唐宋元時期」；俟有所成，日後再進行「明清時期」。目前已先著手搜集明清時期文人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的相關史料。

所謂「典範」、「典律」二詞，縱然現今學界多有混用的現象，然而在本人的論述之中，涵義並不相同，故須特別界定。所謂「典範」指向詩人「總體風格」，經過歷代文士的詮釋、推許、仿擬，終而成為具有權威性的風格範式。所謂「典律」指向「特定詩作」，經過歷代文士的詮釋、推許、仿擬，終而成為具有權威性的詩篇。基此，「王、孟、韋、柳四家詩典範、典律」的建構，乃屬於歷程性的產物。故本計畫所謂「劉辰翁批點王、孟、韋、柳四家詩及其在上揭『四家詩典範、典律建構歷程』」的說法，並非認定王、孟、韋、柳四家詩的典範、典律地位，在唐宋時期乃至劉辰翁之時，就已經完全確立；而是表明要從「典範、典律建構歷程」的觀點，去詮釋上述唐宋時期或劉辰翁評說的意義。

此一界說「典範、典律」的觀點，偏取「讀者接受」的角度。其中，對特定作品「典律化」的考索，有時會比特定詩人的「典範化」更值得關注。因為文士讀者對某一詩人得以為典範的認知，往往建立在以「特定作品」為代表的風格之上。因此唯有以「特定作品」被評說的歷代觀點為參照，我們才能清楚地辨析何以前後代文士或並時文士對同一詩人風格會有相同或不同的評斷。對於文學史的書寫與研究而言，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哪些作品才能被寫入文學史的問題。是故為了呈現特定的文學史觀，在方法上，便特別需要以具代表性的作品篇章，被建構成典律的過程做為參照知識。劉辰翁在中國古典詩歌評點史上，是很重要的指標人物；他的詩歌評點，就是針對個別作品進行評說，因此適合用來說明、對顯特定詩人特定詩作被典律化的歷程階段，而提供文學史書寫與研究的參照知識。這是本人開發劉辰翁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之論題所預設立場之一。

在本人規劃上述論題之前，已有若干學者對劉辰翁總體評點的成就、特色，進行概論，或對劉氏評點中包含王、孟、韋、柳在內的諸多唐代詩人之評語，進行分類整理。這類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劉氏評語本身，做鳥瞰式的介述，可讓讀者對劉氏評說內容之大體，有初步的掌握，故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尚未深入處理劉氏的詩歌評點，在唐宋時期的詩學上所具有的承變意義。近來雖有學者因為研究嚴羽的《滄浪詩話》，而旁及劉辰翁對王、孟、韋、柳的評說，尤其偏詳「韋柳」。然而，對於劉氏有關韋柳的評點，有時不免偏取一端，而未能通觀全體；對於劉氏所承變的前代詩學，僅側重於嚴羽前後，尚未針對唐宋時期的詩學如何評說韋、柳二家詩的內容，進行全面性的建構，以對顯劉氏評點的特色及意義。又對劉氏所以評點韋、柳詩的詩觀，背後所因依的「自然」文化傳統，尚未予以深究。除此之外，或是以詮釋劉辰翁的詩論觀念為中心，而將他的評點視為旁輔、附庸，在這類論述下，多取劉氏所撰序跋等散文，就其中可見的文學觀念，予以解說，間取評點中的評語為輔證。或是雖以劉氏的評點評語為中心，予以表層分類，卻少涉圈點與作品的關係。在此一論述下，多對同一主題類型的評語，予以排布羅列，間取相觀詩論觀點旁證。又這二種進路，均少見以「特定詩篇」為中心，依其被評說

的歷程，建構相關的接受史，以做為參照知識，用來對照劉辰評說的歷史定位。本計畫試圖在這二種進路之外，轉向以「評點所對應作品」為中心，藉此重新詮釋劉辰翁評語的意義。

二、 研究目的：

第一年的研究子題是：劉辰翁評點韋柳詩的刊刻載錄、觀點及其在唐宋時期「韋柳詩接受史」上的意義。此一子題所處理的論題及所要達致的目的是：(一)彙校、考辨歷代不同版本所錄劉辰翁評說韋柳詩的評語，如元刊本《韋蘇州集》(宋元閩刻)、劉辰翁、袁宏道參評《韋蘇州集》五卷本、凌濛初輯評《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明刻套印本五冊)、《須溪先生校本韋蘇州集》(日本寶永三年1706刊本)，以及蔣之翹輯注《柳河東集》、明清唐詩選本等等。除了就不同版本所錄劉氏評語的同異，進行梳理；還要就同一評語在不同版本中互見的狀況，區別評語的論證效度。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為本年以下諸論題，提供有效的史料文本。

(二)證明、區別劉氏評說韋柳詩的主要觀念及次要觀念；並就主要觀念所在的評語，詳析其所對應的韋柳詩之「語言形製」。尤其著重劉辰翁的評點，如何凸顯韋柳詩「抒情」、「有情」的特質。此一區別主、次觀念的依準，於後文「研究方法」項下再述。這項論題的目的，乃是為了符應本人所設定「典範、典律建構」以及「評點的文化思想基礎」之詮釋觀點，將劉氏評說韋柳詩的相關評語擇出，深入詮釋其所涵有的詩學意義，如此方能集中呈現劉評的價值及意義。

(三)詮釋劉辰翁評說韋柳詩的觀點及結果，如何承變唐宋時期評說韋柳詩的接受史。在本計畫之前，有若干學術論著已就斷代的範圍，考察特定朝代對韋柳詩的接受結果。這類論著偏取對韋柳詩予以「總評」的史料。倘若將這類研究成果予以集合統整，應可見出唐宋時期評說韋柳詩的若干觀點。然而對於劉氏評說的論題而言，必須另外結合韋柳的個別詩篇在唐宋時期的接受史，這樣一來才能提供詮釋劉氏之評說意義的論題，最完整的參照知識。

是故在這個論題下，本人不再重覆前人以羅列總評的方式，去建構唐宋時期評說韋柳詩之接受史的研究視域及結論，而是改採如下建構方式：即對韋柳的個別詩篇在唐宋時期典律化(此處「典律化」不等於既成「典律」的意義)的情形，依其程度高低，進行分類；並分析、建構其背後所隱涵諸多詩學觀念彼此呼應、順承或變遷的歷程；並將此一成果與前述既有韋柳詩接受史的研究成果進行統整，以此做為參照比對的基礎，持之對劉氏評說特定韋柳詩篇的觀點進行比較，藉以說明其間所涵具順承或變革傳統的意義。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彰明劉氏的批評主體，在回應唐宋時期「韋柳詩典範、典律建構歷程上」所呈現選擇、接受、批判、改造的意義。

第二年的研究子題是：劉辰翁評點韋柳詩所據的文化思想基礎。此一子題所處理的論題及所要達致的目的是：(一)比對、考辨不同版本所錄《須溪集》、《劉須溪先生批註三子》(即《老子道德經評點》、《莊子南華真經點校》、《列子沖虛真經批點》)等文獻內容的異同。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為本年以下諸論題，提供有效的史料文本。

(二)詮析劉辰翁如何建構、詮釋韋、柳二家詩的相同處與相異處，並與他評說王、孟的結果併論。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彰明劉氏對上揭四家詩的評點所涵具辨家數的意義。

(三)證明劉辰翁相關詩歌評點行為所依據的詩學觀念，在中國古典詩學傳統上所具有的承變意義。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彰明劉氏的批評主體，在回應中國古典詩學傳統上，所呈現選擇、接受、批判、改造的意義。

(四)主要就劉辰翁表述文化思想的散文與老莊列三子批點，輔以劉評《廣成子解》等著作，詮釋劉氏評點之評語所涉的文化思想意義。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彰明、建構「劉氏相關詩歌評點及其所持莊禪文化思想，二者之間互譯、互釋」的特質。

(五)詮釋、考辨劉辰翁評點所據的文化思想，與魏晉時期特定道家、禪學思想之承繼的關係。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彰明劉氏的批評主體，在回應中國以老莊、禪學為內容而會通的文化傳統上，所呈現選擇、接受、批判、改造的意義。

(六)將劉氏評點的結果及其所據的文化思想，置入宋代「詩主情」與「詩主理」的論辯反思之中，考察他所呈現的獨特性。此一論題的目的，在於凸顯劉氏的評點所涵具改革當世詩風與文化的二重意義。

三、文獻探討

在此一項下，對相關研究成果與重要文獻的評述，可分二個面向：第一面向，乃是就與本計畫以劉辰翁評說「韋、柳詩」的主題，直接相關的研究論著、重要文獻，進行評述，以對照本研究論題的創意及必要性。第二面向，乃是就其他國內外之研究，雖未必與本計畫有直接關係，但也可以用來對照本研究論題之創意及必要性，或是提供本計畫研究的支援者，進行評述。以下就上述第一面向，相關的成果及文獻擇要進行評述：

現今可見涉及劉辰翁詩歌評點及其文學觀念、文化思想研究的論著，大致可分為如下四個次類：第一，以劉辰翁的總體詩歌評點為對象，歸結他的評點特色，並概括劉氏的詩歌評點在中國文學評點史上的地位。例如孫琴安〈劉辰翁的文學評點及其地位〉以劉辰翁的「詩歌評點」成就為基礎，指出其評點特色有二：「主觀隨意性」、「勇於批評前說而具有創見」，並因劉氏評點著作眾多，而予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學評點大師」的讚揚。周興陸〈劉辰翁詩歌評點的理論與實踐〉，該文著重於探討劉氏的批評觀，指出劉氏提倡主觀會意的閱讀方法，在評點上往往「即興感發」、「隨文點撥」。焦印亭〈劉辰翁詩文評點特徵尋繹〉則指出劉氏「不事訓詁」的特點。這類研究成果有助於讀者總體性地把握劉氏評點的特色，但對於劉氏詮評個別詩人如韋、柳所持觀點，並未做深入的論析。其他如張靜《劉辰翁評點研究》亦屬之。

第二，以劉辰翁的文集為主，探討其間所呈現的詩學觀念，而取劉氏的詩歌評點內容為輔證。例如焦印亭〈劉辰翁文學思想中的理學觀念〉一文主要以劉氏的文集為主，偏取其中可見劉氏的詩觀與朱熹、陸九淵、包恢等理學家之關聯者，予以闡發，偶及劉氏評點杜甫及王安石之例。又其〈尋繹劉辰翁文學思想中的「情真」與「自然」理念〉一文，亦以劉氏的詩文序跋為主，將其中凡出現「自然」、「情真」的詞語及相關概念的文本，一一摘出、羅列，並與劉氏的詩詞創作印證，但鮮少取評點為證。這類研究成果固然可以呈現劉辰翁的詩觀，所涵具理學

的成分，可是卻對劉氏文集之中大量闡發道家、禪學思想的論述，以及劉氏批注老、莊、列三子的著作大多不予採用，更未就劉氏如何在上述文化思想的基礎下，改造王、孟、韋、柳四家詩之堪為範作的意義，加以深入闡發。

王術臻《滄浪詩話研究》一書，雖以嚴羽的詩話為主題，但該書第八章第四節「劉辰翁：顛覆與整合」、第五節「劉辰翁與嚴羽的『詩體』論之爭」、第九章第三節「劉辰翁與元代詩學精神」諸節均以劉辰翁為主，篇幅不少。尤其切中劉氏對「韋、柳」詩的評點，去印證其文學與文化思想，相較於前述焦印亭那類研究，更能凸顯劉氏詩歌評點的重要。前文所謂現今學界以研究《滄浪詩話》為主，而旁及劉氏評點的論著，即指此書。

此書雖然有見於劉氏評點「韋柳詩」時，所流露追慕晉風、「自然天成與人神合道」的觀點；但尚未在宋代詩學並稱、並舉的脈絡下，思考劉辰翁評點「王、孟、韋、柳」的意義。同時也與焦印亭一般預存了劉氏的文化思想主要承繼陸九淵、包恢等理學家的思想而來，是故未能察見、深入劉氏的文學與文化思想，另與魏晉時期特定玄學家的道家思想，以及同時期特定的禪學思想一脈相承的關係。基此，這類研究成果，當然無法揭明、闡釋「劉氏對王孟韋柳的評點及其所持莊禪文化思想，二者之間互譯、互釋」的特質；更無法在此一方向下，將劉氏評說韋、柳詩的結果，置入唐宋時期相關評說史之中，適切地說明其所涵具的承變意義。

第三，援用西方閱讀理論，為詮釋基模，對劉辰翁總體評點的成就進行後設性的反思。例如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從「脫略形跡」、「靈活的語言」、「超越訓詁」、「訴諸直覺」四方面闡發劉氏評說的特質，並泛引相關詩歌評點評語為證；同時也概要說明此一特質的形成，乃受《莊子》「得意忘言」之語言觀的啟發。然而該文旨在挪借西方閱讀理論去詮釋劉氏評點的意義，故雖點出《莊子》「得意忘言」與劉氏評點的關聯，但偏重於說明總體評點的操作特色；而並未切中劉氏如何藉著評點王、孟、韋、柳四家詩以體現特定道家、禪學思想的用意。故其結論對於本計畫所欲探究的論題而言，關聯性不大。賴靜玫《劉辰翁詩歌評點析論——以唐代詩歌為研究中心》主要依循上述楊玉成所提出「閱讀理論」的詮釋進路，分析劉辰翁的評點特色，並分節分別就劉辰翁評說孟浩然、李白、杜甫、孟郊、韋應物、柳宗元、李賀詩的評語意涵，進行表層的分類與字面的解釋，然而其結果，大多流於重述劉辰翁的話頭，對於深層的文學、文化思想、「典範、典律建構歷程」上的意義，全無探究。

第四，乃是就劉辰翁批注《莊子》及劉辰翁、劉將孫父子共具的詩觀加以探討。前者如簡光明〈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綜論〉、《宋代莊學研究》第四章第三節「劉辰翁」，則已分別就「義理」和「文學」二個面向，概述劉辰翁批注《莊子》的要點及獨特的文學詮釋進路。然而該書往往預設《莊子》一書有「本義」可尋，故其論述的方向在於逐一比較劉氏與林希逸、郭象等諸多注家，對《莊子》的詮釋何者較趨近「本義」，而尚未集中揭明劉氏「重情」的文學與文化思想，與魏晉王弼、郭象、張湛等玄學家有關「情」、「言意」之論的承繼關係。後者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四章第四節論劉將孫的文論與詩論下，附論劉辰翁。這類論述，雖然述及劉辰翁的詩觀，卻鮮少探究他的詩歌評點。

第五，乃是刊刻載錄劉辰翁評點韋柳詩的文獻以及可見劉氏所持道家、禪學思想的史料。過去，學者們對於「韋應物詩」、「柳宗元詩」不同版本的比對，主要針對詩作本身的異文、句數、首數、卷次、詩題而考辨比對。縱使在每首詩後，會附錄歷代的詩評，其中或有引錄劉辰翁的評語，但未必完整。此外，大多未就劉氏的「批點」，在不同刊本中收錄、編排的狀況，做全面的比對、考辨。蓋歷代諸刻本之間，對於劉氏評語所在眉批、夾批、尾批的位置，評語內容完整與否，不盡相同，因而有待比對，如此才建立較為周全可靠的史料文本。又就國內的館藏而言，雖已不少，但仍缺少若干重要的著作版本以供比對。如劉辰翁校點、袁宏道參評《韋蘇州集》五卷、《劉須溪先生集略》四卷附錄一卷記鈔八卷、劉辰翁評《廣成子解》。這類版本大多可見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館藏。為了解決上述所需版本的問題，故有必要赴大陸移地研究。然而這類善本膠捲，當地圖書館只開放手抄，或僅提供少量頁數影印，而且影印費用極高。本計畫獲准核定二次移地研究經費，已抄錄許多與本論題相關的善本內容，成果請見移地研究報告。

以下就上述第二面向，相關的成果及文獻擇要進行評述：

本計畫的論題之一乃是全面收羅、考辨劉辰翁對韋、柳詩的評語在歷代不同刻本中收錄、編排的情形，在此之前，雖然尚未見到有學者對這項研究已經累積具體而深刻的成果，已如上述。然而，現今學界對韋應物、柳宗元的詩集其歷代各版本流傳的狀況所做的介述等等，這類研究成果有助於本計畫了解劉辰翁相關批點所在的詩集版本，及其在國內外館藏的狀況，因而對本計畫有「支援」的意義。如阮廷瑜校注《韋蘇州詩校注》，在〈例略〉處明言以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藏《韋蘇州集十卷附錄一卷》明覆宋精刊本為底本，參校其他十餘種版本，同書又有〈韋蘇州集現存傳本敘錄〉，綜合二文，則已可見韋應物詩集歷代流傳的梗概。復有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其〈前言〉則就宋代以來經王欽臣、韓樸、姚寬、魏杞等人所主持刊刻、撰序的諸版本歷經明清以來流傳存亡的狀況加以簡述，同時就分別附有劉辰翁、白居易、高棅、顧璘、楊慎、袁宏道、鍾惺、譚元春諸人之評語的詩集版本略作介紹。

此外，吳文治〈談談《柳宗元集》的版本問題〉，則是在他校點整理的《柳宗元集》之基礎上，就其所遍閱大陸重點學術機構所收藏之相關版本，歷述劉禹錫、穆修、沈晦、常同、葉程、趙善甚等人刊刻柳宗元著作的版本，比對其卷數差異，說明其流傳存續的狀況。該文又對《百家注本》及《五百家注本》的內容，就內容卷數、注家人數進行比對，同時還說明三種明代重要的刻本：郭雲鵬「濟美堂本」、游居敬校本、蔣之翹輯本，說明其卷數及流傳的狀況。此外，劉漢忠〈柳集版本叢考〉、〈柳集版本叢考續〉，則就柳宗元詩集版本在日本流傳的狀況，以及南宋初期柳州刻本、明清至近代批點本，補充吳文治的研究成果。羅聯添編著、呂正惠、方介協助整理《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參、「附錄」中有「柳集版本會要」，亦就若干重要的柳宗元集版本進行提要。其他如清水茂〈日本留下來的兩種柳宗元集版本（1932-1982）〉、戶崎哲彥〈『柳宗元集』考(上)：南宋『文苑英華』以前の『柳集』の種類・特徴およびその関係・系統を中心にして〉、戶崎哲彥〈『柳宗元集』考(下)：詁訓本・百家注本・音辯本の特徴と

『文苑英華』との關係を中心にして)、吳文治《柳宗元詩文十九種善本異文匯錄》等均屬之。然而，這類研究成果，乃是以韋應物集、柳宗元集版本的流傳為主要考察的目標，本就未必專注於劉辰翁的評語所在的版本。因此，雖然於若干詩作逐首附錄劉氏的評語，但來源往往取自單一或少數特定版本，而未能遍觀所有收錄劉辰翁相關評語的版本。從這個角度看，上揭學者所述及劉辰翁評語的詩集版本，不免有不夠周全之處，同時，也未就所見劉辰翁評語的詩集版本，針對評語的內容，比較其間的差異。由此亦可「對照」本計畫的必要處。

本計畫的論題之二，乃是就劉氏評語所指向的作品，詳析其「語言形製」以便與其評語相互印證。所謂的「語言形製」包含題材、內容情意、格律、表現手法諸面向。在此一方向下，可對本計畫提供「支援」的學術論著，有如下幾類：第一，對韋應物詩、柳宗元詩進行繫年、箋注、校對、選注的論著：例如阮廷瑜校注《韋蘇州詩校注》、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孫望《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箋釋》、溫紹《柳宗元詩歌箋釋集評》、丁秀慧《柳河東詩繫年集釋》、洪淑苓《柳宗元詩選》、楊竹邨《柳宗元詩選注》、王松齡、楊立揚譯注《柳宗元詩文選譯》、胡士明《柳宗元詩文選注》、尚永亮《柳宗元詩文選評》等等。這類論著多數提供韋、柳詩的字句、典故等訓詁，或對作品逐首予以繫年，考辨所錄詩作的真偽，甚至也逐首附錄歷代相關評說的資料，其中往往引述劉辰翁的評說，這類研究成果一方面提供本計畫理解韋、柳詩之作品表層意義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本計畫建立比對不同版本收錄劉辰翁評語之工作的底本。

第二，對韋應物、柳宗元之生平事迹、交遊進行考辨，如宋代文安禮撰《柳先生年譜一卷》、宋代呂大防等撰《韓柳先生年譜》、羅聯添《韋應物年譜》、〈韋應物事蹟繫年〉、孫昌武《柳宗元評傳》、方介〈柳子厚生平述要〉、何淑貞〈柳宗元的生平〉、赤井益久《韋應物傳記傳本考》、林田慎之原著、譚繼山編譯《枯淡詩人：柳宗元傳記》等等。這類論著可以提供了解韋應物、柳宗元的仕隱等生平經歷，有助於深入地體會韋、柳二家詩之題材取向與內容情意。

第三，對韋應物、柳宗元的詩作風格及佛道思道、詩學傳統之關係進行探究。在這一類論述下，有關王、孟、韋、柳四家詩的同異，及其與陶謝的關係，是現代學界論述的焦點之一。例如葛曉音在《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二書中皆論及「韋、柳」。其中〈論山水田園詩派的藝術特徵〉一文，將王、孟、韋、柳並論，除了探討上述四人與陶、謝的關係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該文認為「多寫方外之情」是王、孟、韋、柳諸人的共同特點，也是其長處。又特別揭明韋應物抒寫「方外之情的詩篇，意境更趨於淡雅冷寂」。又〈山水田園詩派的餘響〉一文裏，固然有見於韋應物詩中批判現實的「興諷之作」，但更著意闡發韋詩「清曠蕭散」、「淡冷孤寂」的二種風格。同一文中，則又多取「孤冷幽靜」的柳詩，而著重其與屈原、謝靈運及中唐奇險詩派的關聯。

與葛曉音觀點相近者，另有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第四章「山水與田園情趣合流」，文中亦視王、孟、韋、柳為同一詩派。該書也同樣認為「清澈、從容」的風格，是韋應物詩中「最為後世詩人所景仰的」。又區分柳宗元的詩為二類，一類是「發洩牢騷不平之氣」而「顯然

深受謝靈運的影響」；另一類則屬於「悠閑自適的情趣」，因而「一看就知道是學陶淵明」。不同於葛曉音、王國瓔的觀點，蔣寅在《大歷詩人研究》書中，對韋應物和陶淵明之關聯，另從「篤於情誼」的角度，詮釋二人的共同處，卻又詳述韋應物別具「眷戀功名利祿」的世俗一面與「散淡」的品格、「幽」的詩風，而可與陶淵明區別，自成一家。

這類論著大抵都著重於揭明韋應物詩、柳宗元詩的特定風格以為代表，而不在於呈現其總體風格。相對於此，另有一些論著則以呈現韋、柳詩之各種風格為重。如崔成宗《韋蘇州及其詩之研究》，則區分韋應物詩的類型為「田園」、「擬古」、「歌行」三種，分別闡釋其內容情意。何淑貞《柳宗元詩研究》則區分柳宗元詩風為四種，分別是「幽冷孤峭」、「澹遠簡古」、「清新婉麗」、「典雅雄奇」。

其他的論著或是強調韋、柳的特定風格，或是呈現二人總體詩風，大抵不出上述二種進路。如黃永武〈青山澹吾慮—韋應物詩欣賞〉、陳啟佑〈元結與柳宗元〉、王熙元〈韋應物及其詩的風格與特色〉、山田和大〈韋應物の自然詩について：「賞」字の使われ方〉、下定雅弘〈柳宗元詩における陶淵明の受容〉、房日晰、盧甯〈韋應物柳宗元五言古詩之比較〉、尚永亮〈冷峭：柳宗元審美情趣和悲劇生命的結晶〉、王錫九〈學陶謝之形跡得楚騷之神髓：試論柳宗元永州時期的詩歌〉、陳志信〈游移於通脫與抒憤之間——論柳宗元的山水文學〉、松本肇《柳宗元研究》、李貞慧《柳宗元貶謫時期文學研究》等等均屬之。

此外，對韋、柳文學與思想之間的關係，也是現在學界論述的焦點之二：如方介〈韓、柳對儒、釋、道的取捨〉、吳文治〈關於佛學對柳宗元的影響及其“禪理”詩的評價問題——與鄧潭洲先生商榷〉、畢寶魁、任樹民〈韓柳與佛學〉、吳文治〈柳宗元哲學思想述評〉、松本肇〈柳宗元の山水詩：宗教から文學への轉回〉、林伯謙《韓柳文學與佛教關係之研究》等等。在這類研究成果下，有助於本計畫理解、掌握韋應物詩、柳宗元詩的多元風格，同時，揭明韋、柳詩所淵源的文化思想，有助於作品內容情意的深度理解，而為本計畫理解、詮釋劉辰翁看待韋、柳詩風格奠定良好的參照基礎，因而具有「支援」的意義。

此外，藉由上述，亦可呈現從「作家與作品本位」的研究取向，去詮釋韋、柳詩，確為現今學界多數學者所持，相較之下，本計畫另採「讀者接受」的研究取向，具有「轉向」的意義，就這個層面而言，上述研究成果對本計畫具有「對照」的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今學界對於王、孟、韋、柳四家詩的同異，及其與陶謝之關係的比較結果，不管是偏重「方外孤寂」的風格，或是強調「篤於情誼」的風格，或是兼取各種風格，相較於劉辰翁評點韋、柳而專主「有情」這類詩學傳統來看，實兼有沿承與新變的二重意義。不過，上述持論的學者，似乎都未自覺到這一點。故本研究計畫，亦可供遍顯、省思現當代學者詮評唐代詩人詩作的觀點，與相關詩學傳統的關係之論題。

本計畫的論題之三，乃是詮析劉辰翁相關詩歌批點背後所根源的特定詩學傳統、文化傳統。前人直接相關的學術論著，已做評述如上。綜觀現今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雖未與本論題直接相關，但可提供本計畫「支援」者，有如下數項：第一、對《須溪集》、《劉須溪先生批

註三子》等著作予以點校箋注者：如段大林校點《劉辰翁集》、萬萍點校《須溪集》等，二書皆為七卷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十卷本，卷數不同，則其內容有待比對。這部分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本計畫進行相關研究時，較為精確的史料文本。可惜除了《須溪集》已有較多學者進行點校之外，其他《劉須溪先生批註三子》等著作則少見今人點校箋注本。

第二，涉及「唐宋時期韋柳詩接受史」的研究論著或資料彙編：這一項可包括二種次類，次類一主要是就斷代的範圍論述當時的文士對韋、柳詩評說的觀點，所依據的史料主要是詩話、詩選本，而略及筆記、史傳。例如蔡瑜《宋代唐詩學》以專節的篇幅，由「詩體擅長與詩風」、「效陶與似陶」這二個面向，就宋人詩話「總評」的材料歸納、分析宋人評說韋、柳詩的觀點。黃炳輝《唐詩學史述論》則就朱熹與蘇軾二人對韋柳評論的同異進行探討。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附錄〈蘇軾詩文中的理趣〉也兼論蘇軾推重陶王韋柳的原因。其他如韋海英〈試論宋代對柳宗元貶謫詩的評價〉等均屬之。這類研究大多集中呈現宋代文士對韋柳詩「總評」的若干觀點，而可提供本計畫比對劉辰翁承變前人詩說的部分基礎知識，但其尚未就韋、柳之「特定詩篇」考察其被評說的觀念發展，尤其以唐五代時期詩學如何評說韋、柳詩為題的專著偏少。

次類二係指現今學者，將歷代以觀念論述型態對韋柳進行總評的史料文獻，進行彙整。從嚴格的學術論著定義來看，這類成果不能算是學術著作，只是資料彙編。不過從這些資料彙整編排的體例，係依照時代先後排列，則其間隱約可見韋、柳詩評說史的意味。如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彙編》、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箋釋》附錄「諸家評論輯要」、明倫出版社編輯部編《柳宗元詩文彙評》、阮庭瑜《韋蘇州詩校注》有「詩話彙輯」、陶敏、王友勝《韋應物集校注》附錄「評論」等等。這類資料可以提供本計畫建構唐宋時期評說「韋、柳詩」之接受史的史料基礎。不過由於這類資料，大多未能呈現「選本」、論詩絕句、文人擬作等等史料選評「韋、柳詩」的狀況，因而有待本計畫續補。

第三，對唐宋時期詩學發展，予以總體論述或以個別重要的詩學家為專題的專著，其中對宋代詩學與文化思想之關係的探討，也是現代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如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二書俱總論宋代詩學。《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一書便主張由「會通化成」的文化特質，考察宋代文學之深層結構。該書玖、「儒、道、禪與詩歌語言—宋代詩話論含蓄」以及《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下篇「宋代『詩中有畫』之傳統與創格」，俱對本計畫相關論題，提供支援性的觀點。又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乃是分「詩道」、「詩法」、「詩格」、「詩思」、「詩藝」五大面向，歸約提舉宋代詩學的特點。其他如張高評編《宋詩綜論叢編》一書所錄王水照〈宋代詩歌的藝術特點和教訓〉、錢仲聯〈宋代詩話鳥瞰〉、韓經太〈論宋人平淡詩觀的特殊指向與內蘊〉、敏澤〈宋金元時期的重要美學範疇〉、皮朝剛〈宋元文藝美學〉、成復旺〈宋元文學理論概述〉等等均屬之。此外，尚有為數甚眾的論著，分別就禪學、理學、「尚意」的角度詮釋唐宋詩學的特質，如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部分內容、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李焯《禪宗與中國古代詩歌藝術》部分內容、杜松柏《禪學與唐

宋詩學》、林湘華《禪宗與宋代詩學理論》、鍾美玲《北宋四大家理趣詩研究》、石明慶《理學文化與南宋詩學》、洪光勳《兩宋道學家文學論研究》、謝佩芬《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楊挺《宋代心性中和詩學研究》等等。

以個別重要詩學家為專題的論著，例如黃景進《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王術臻《滄浪詩話研究》等等。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俱對本計畫相關論題，提供支援性的觀點。

第四、對於劉辰翁之詩觀及文化思想所涉之詩學傳統、文化傳統，予以總體論述的專著，而可提供本計畫發展相關論題之支援性論點。有關「興」、「淡(澹)」、「意在言外」之詩學傳統者，如顏崑陽〈從應感、喻志、緣情、玄思、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論唐詩中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興會模態」〉二文已就傳統「興」的觀念所具有的主要意義類型，進行歸納，並提出可供辨識的準則。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則就「言意」的詩學觀念生成與流行的歷程予以建構。韓經太《清淡美論辨析》則就「淡」之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做歷程式的描述。其他如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鄭毓瑜《六朝情境美學綜論》、曾祖蔭《中國古代美學範疇》等等俱為本計畫所參考的重要文獻。

其次與本計畫所涉「自然」、「聖人有情」、「言意」、「法離文字」、「不離煩惱」論題相關之道家、禪學思想研究專著：前者如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賀昌群、容肇祖、劉修士、湯錫予、袁行霈五人著作合輯《魏晉思想》(甲編五種)、許杭生等著《魏晉玄學史》、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印順大師《中國禪宗史》、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洪修平《中國禪學思想史》、何國詮《中國禪學思想研究》，日人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吳怡《禪與老莊》、嚴靈峰《老莊研究》、吳康《老莊哲學》、馮友蘭〈論自然境界〉、顏崑陽《莊子自然主義之研究》、《莊子藝術精神析論》、林聰舜《向郭莊學之研究》等等。其他就個別思想家專題討論者甚多，此處暫不一一討論。

本計畫的論題之四，乃是結合讀者接受與歷史文化詮釋的進路，為詩歌評點建立一套方法論。這部分雖為本計畫所獨出，然在觀念的啟發上，有得益於西方理論之處，以下擇要羅列相關論著：如〔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所撰《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姚斯(Hans Robert Jauss)、霍拉勃(Robert C. Holub)合著之《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撰《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德〕瑙曼等人所撰《作品、文學史與讀者》，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文學解釋學》等等。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第一年論題，是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在唐宋時期「韋柳詩接受史」上的意義。在此一論題下，為了解決「彙校、考辨歷代不同版本所錄劉辰翁評說韋柳詩的評語」之問題；在方法上，廣蒐附錄劉辰翁評語的文獻史料，除了附刻劉辰翁評語的韋、柳詩集之外，其他如輯

注本、批點本、選評本、詩話等等文獻，只要有引錄、收錄劉氏相關評語者皆予以收集。在此一基礎上，從「評語所在位置」，如眉批、夾批等，以及「評語文字內容」，比較不同版本所錄劉氏評語的同異；並說明同一評語在不同版本中互見的程度。

為了解決「證明、區別劉氏評說韋柳詩的主要觀念及次要觀念；並就主要觀念所在的評語，詳析其所對應的韋、柳詩『作品語言形製』」的問題，在方法上，先提出區別主要、次要觀念的標準。此一標準有三：其一，即劉氏在評語中明確表述回應前人評說者；其二，劉氏雖未明說回應前人評說，然其所用語彙及其所指向的觀念，已被唐宋時期文士評說韋、柳詩時所反覆使用者。其三，為劉氏多次重覆表述的評語觀念。符合這三項標準者，即可據以判定為主要觀念，其他則視為次要觀念。其次，則就主要觀念所評說的韋、柳詩篇，從題材、內容情意、意象構合型態、修辭等面向，逐一分析、歸納韋、柳詩所呈現「作品語言形製」類型。上述「語言形製」的分析，固然有本人主觀體悟之處，而未必絕對客觀；但因以作品語言本身為據，並非脫離作品的鑿空之論，是為主客交融的結果。此處要特別說明，就評說「柳宗元詩」的部分而言，所謂的「主、次觀念」皆僅對應於現今所存見的評語之上。並非逕行認定已盡劉氏評點之總體觀念。

為了解決「詮釋劉辰翁評說韋柳詩的觀點，如何承變唐宋時期評說韋柳詩的接受史」之問題。在方法上，乃先就韋、柳的特定詩篇，在唐宋時期獲評論、獲選或是被其他文士仿擬的情況，分「評價高低」、「知名程度」二方面，予以統計、分類，並分析某些韋、柳詩篇所以被擇出以為範作，或是典律化的程度較高，其背後所積澱的詩觀，藉以說明韋、柳詩在唐宋時期典律化的情形。然後將這項成果，與前人有關韋、柳詩接受史的成果，進行統整，做成參照知識。最後則在這項參照知識的基礎上，將劉氏對韋、柳詩的評說與唐宋時期文士的相關評說，進行比較。比較時，乃是以同一首詩或是同一作品「語言形製」類型的詩，做為比較的基準。藉此說明劉氏的評說，如何承變唐宋時期韋、柳詩接受史。同樣地，還是要再次強調，就評說「柳宗元詩」的部分而言，所謂的「承變唐宋時期評說韋、柳詩的接受史」皆僅對應於現今所存見的評語之上；並非逕行認定已盡劉氏評點之總體觀念。

本計畫第二年的論題，是詮釋劉氏所以操持特定的詩觀去評說韋、柳詩，其背後所因依的詩學傳統、文化思想基礎，及其所欲對治的前代與當代的詩學情境。在方法上，乃是以劉氏評說韋、柳詩時自述所繼受的文化思想，或是以劉氏的評語中承載主要觀念的語彙做為線索，考察這類語彙在劉氏其他涉及文化思想之著作中被使用的狀況，從而建立劉氏評說韋、柳詩及其所繼受之特定文化思想的關係。再者，從該語彙在相關詩學史、思想史上所積累的「歷史語境」與劉氏使用時所形成的「文本語境」，二者交互參讀，以證明劉氏對特定詩學、文化思想的選擇取向，及其如何轉用到詩歌評點上，形成評說韋、柳詩的詩觀，從而彰明二者所涵具互譯、互釋的特質。最後，則就劉氏相關評點所針對的前代與當代「詩學環境」，進行描述，然後說明劉氏如何在特定的詩觀下，主觀理解上述前代與當代的「詩學環境」，形成他對於上述「詩學情境」的特定感知。

五、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經過二年初步研究觀察，就子題一：「劉辰翁評點韋柳詩的刊刻載錄、觀點及其在唐宋時期「韋柳詩接受史」上的意義，已獲致如下初步結論：

(一) 在元刊本韋蘇州集所錄的評語，和凌濛初輯評《韋蘇州集》中所錄劉辰翁評語，不管是評語的內容、位置或圈點，都存在著差異。如韋應物〈擬古詩〉十二首之一(辭君遠行邁)，元刊本在末句「冰玉徒貞白」句下錄劉評云：「四句隱然有味外不可說之味」。尾批云：「『辭君遠行邁』，倒一『辭』字。古別離多矣，此作更古者，以其有清淨自然意，如秋風曠野，自難為懷」。詩中「辭君遠行邁」以下二句，點。「流水赴大壑」以下四句，點。「驅車背鄉國」以下二句，圈。但凌濛初輯本在眉批的位置錄：「劉須溪曰：古別離多矣，此作更古者，以其有清潔自然意，如秋風曠野，自難為懷。劉須溪曰：柔腸欲無而有不可犯之色。吾舊評此詩云意深而語淺。又曰：結語沈痛傷懷而不為妖蕩怨曠之態，如此而止。」詩中「流水赴大壑」以下二句，圈。「憂歡客髮變」以下二句，圈。不如前述，只作點。至於「劉須溪曰：柔腸欲無而有不可犯之色。吾舊評此詩云意深而語淺。又曰：結語沈痛傷懷而不為妖蕩怨曠之態，如此而止」，在元刊本中，編列在之二(黃鳥何關關)尾批的位置。

評語的內容、圈點所對應的詩句，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呈現，這會對劉評涵義的理解，造成影響。由於沒有明確的論據，可以判定明代輯評本所錄劉氏評語，不同於元刊本之處，必然皆出於明人的添造割裂而成，則對二者之間的差異，暫做如下解釋：當時流傳劉辰翁批校的宋元刊本恐怕不止一種，而明人所據者，未必是現今所見的元刊本。為了建構較為完整的劉氏評語，故本文兼取元刊本及明人存見者，互通有無，具體的去取原則如下：

1、元刊本所錄評語，全數取用。

2、元刊本無評，而僅見明人選本、刊本者，若存見書種為多數，顯示該評語為明人共識乃出自劉氏，則予以取用。若僅為單一書種存見，則其為劉評的可疑度較高，對此本文暫時保留，不予討論。

3、在上述1、2原則下所取用的評語，其內容、位置、圈點各本有所出入時，以各家版本共有、共同者優先認定。其他為特定版本所有者，亦予解說，以作為旁證。

此外，就劉辰翁評說柳宗元詩載錄的結果來看，原貌現今已不可見；僅能由元明清文士輾轉引錄的記載，窺其內容。如高棅《唐詩品彙》是現今學界提及劉辰翁評說柳詩之內容時，主要參酌的來源。不過，另有其他明人的史料文獻亦可見引錄劉氏評點。像明人對柳宗元之著作進行輯注時，往往也收錄劉辰翁之評語。例如蔣之翹輯注《柳河東集》，其中「詩集」的部分，就收錄了不少劉辰翁的評說，若與《唐詩品彙》所錄兩相比較，則大同之外，仍有小異。如蔣之翹輯注本在〈過衡山見新花開卻寄弟〉詩題下引錄劉辰翁曰「酸楚」，然而該評語及詩作，俱未見於《唐詩品彙》。又蔣氏在〈郊居歲暮〉詩題下引錄劉辰翁曰「境與神會，不由思得，欲重見自難耳」，然而在《唐詩品彙》中，上述評語原句出現在〈溪居〉一詩之下。由此看來，如蔣之翹這類輯注本，對於《唐詩品彙》所錄劉辰翁之評語，應具有參校、增補的價值，甚至除了蔣

之翹的輯注本之外，其他元明清以來有關柳詩的輯注本、批點本、選評本、詩話等等，均可能別收劉辰翁之評點，而應廣泛檢別、收集，可是這部分的研究，尚未獲現今學界所重視，故為本計畫所續補者。

(二) 劉辰翁藉由「孟、韋」的並列與比較，凸顯韋應物詩之「淡」的特色。若由劉氏所評韋詩如〈詠聲〉云：「其姿近道」、評〈春中憶元二〉云：「讀蘇州詩如讀道書」、評〈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云：「語有仙風道骨」等言，則其所謂的「淡(澹)」，似乎指韋詩顯現了超離塵世、絕去情欲而臻平和的聖人境界。如此一來，則劉氏之評，應似沿承宋代以來普遍由「淡」去評說韋應物詩的觀點。如蘇軾有「寄至味於澹泊」，方岳《深雪偶談》亦從蘇說。朱熹〈與程允夫書〉從指導作詩的立場，提出循「陶、柳門庭」、熟讀「選詩及韋蘇州詩」，作詩方能發「蕭散沖澹之趣」；又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更引《國史補》所載說明其所以賞愛韋詩的原因，乃是「為人高潔，鮮食寡欲」。

然而，劉氏又評韋詩〈曉坐西齋〉云：「麗真是麗，未嘗不淡」、評〈有所思〉云：「逢春感興，此等語不會絕，但澹味又別」，由這類評語所指向的作品來看，實涵有聲色的描寫以及相思的春情，並非完全絕去情欲，那麼劉氏卻以「未嘗不淡」或「別具澹味」之意評之，則此處的「淡(澹)」未必等同上述以「仙風道骨」為特徵之意。除此之外，在劉氏的評點之中，還有數量頗多的評語，著重凸顯韋詩「抒情」、「有情」的特質，指明這類情感「喜怒哀樂」的樣態，而未必逕以絕情去欲的平和之境去詮釋之。如劉氏評韋詩〈澧上醉題寄滌武〉云：「本是恨意，寫得放懷可尚，然一往有情」、〈西郊期滌武不至書示〉云：「鍾情而語更達」，這類評語指出韋詩的語言表面雖然「放懷」、「達」，然而內在卻是「恨意」、「鍾情」；其他如評〈送終〉云：「哀傷如此，豈有和聲哉」、評〈月夜〉：「悲哉似不能言者」、評〈寒食〉云：「此結言有情，殆勝選體」、評〈九日〉云：「可悲」、評〈對殘燈〉云：「情濃意苦，別近婦兒」、評〈見紫荊花〉云：「不動聲色，不能無情」、評〈對雜花〉云：「怨外之怨」、評〈慈恩寺南池秋荷詠〉云：「一往有情」、評〈橫塘行〉云：「卻是怨意」等等。甚至有若干評語還直指韋應物詩「無情」之作甚少，如〈題桐葉〉云：「此等無情憔悴語，他不多見」。

不過，劉辰翁未必認定韋詩所抒發之「情」，一皆出於原始感性的發洩；而是出自於沒有人為刻意執著、干預，順時流動的情感，但不一定指經道德理性節制後所表現的平和性情。這種「有情」的樣態，他稱為「自然」。故其評韋詩〈擬古詩〉之九云：「末意耿耿，情性適然，不假外物而見」，評〈與友生野飲效陶體〉云：「含章體素，默合自然」，「不假物」即有不刻意憑藉之意，「適然」、「自然」皆含有遣去人為執著、預存、躁動之意。是故他屢用「無」、「靜」這類的詞彙去評說韋應物詩，如評〈擬古詩〉之五所謂「常言常意，枯淡欲無」，以及評〈雜體〉五首之一云：「靜且不慘」，皆可為證。就「無」、「靜」這類詞彙，固然為各家思想所共用，然而從劉氏的語脈來看，較偏向於「老莊」、「禪學」一系，後文將做說明。

因為更加凸出韋應物詩由「抒情」、「有情」而體現之「平淡自然」的風格，使得他對前人所普遍認可之韋詩的範作及其觀點，未必認同。如〈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一詩，宋人大多由

摹寫物態的語言技巧，去稱讚這首詩，尤其側重首二句「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能夠抓住公務的嚴肅與公餘宴集的清歡二個場景的對比，曲盡高級地方官吏「儒雅」的生活型態，語言技巧頗為高妙。如曾季狸《艇齋詩話》便云「韋詩知其為邦君之居也，此寫物之妙」。對此劉氏不表認同，其〈韋蘇州詩序〉曰：「今人嘗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政爾無謂」，便涵有他認為這類偏重「寫物」的詩句，不能凸出韋詩「有情」的特色。因而他轉向對如〈善福精舍示諸生〉之作，末二句「諸生時列坐，並愛風滿林」直接流露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體會尋常山林夜景之情的詩句，表達十分賞愛的評價。故其〈韋蘇州詩序〉曰：「『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乃能令人意消，頗有悟入」，然而這類詩句及其所在的詩篇相較於前述〈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而言，並未獲得當時多數宋人的認可與推舉，故劉氏續云「詩經評泊，別是眉目」，則有意凸顯這類詩句及其所在詩篇堪為範作。劉氏正是透過個別詩作評點的方式，改造既有範作之地位與意義，或是提出新的範作，藉此來體現他的詩觀。

現今學者雖然也注意到劉辰翁從「自然」的觀點評說韋詩，但偏取劉氏所謂「仙風道骨」的韋詩為例證；而忽略了劉辰翁更著意凸出韋詩「抒情」、「有情」的一面。同時也還未將唐宋以來對韋詩的評說史建構出來，以便與劉氏之評相對照，以致於劉氏評說的意義，尚未被充分地闡明，而這正是本計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所欲進一步深究者。

(三)以下轉入劉辰翁對柳宗元詩評點的論題，初步獲致結論如下：劉辰翁頗注重「韓、柳」的比較，甚至認為在某些詩歌次文類之上，韓不如柳。如高棅在「五言古詩」總評便引述劉辰翁曰：「子厚……長篇點綴精麗，樂府托興飛動，退之故當遠出其下。並言韓、柳，亦不偶然。」在此之前，如嚴羽「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不及」、劉克莊《後村詩話》便云：「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韓、柳齊名，然柳乃本色」等皆有連稱「韓柳」之說，甚至以為柳高於韓。就評價的表面結果來看，劉氏之說與這類宋人之見有相承之處，然而其所持觀點是否相同，則需要就具體作品之評來進一步考察。其中涉及韓愈詩的部分，本計畫暫不處理，留待日後續論。

此外，劉氏透過評說〈江雪〉一詩，去表達不完全認可蘇軾評柳詩的見解。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方面沿續前人對「陶淵明、柳宗元」並列的評說進路，另一方面則對哪些特定的柳詩篇章方可比附陶淵明詩，提出與前人不同的看法。這類評說的看法，已表現出承襲前人的意義而值得探討。如劉氏以為柳詩中模習陶淵明詩而最能逼近者，乃是〈掩役夫張進骸〉一類之作，故其評此詩曰：「學陶不如此篇逼近」，而非如〈晨詣超禪師院讀禪經〉一類，故其評此詩曰：「妙處言不可盡，然去淵明尚遠」。蓋就〈掩役夫張進骸〉一詩而言，乃是深入人間具體的生死情境之中，從真切的悲悽之情，去體味生死乃元氣聚散的天道至理。劉氏正是由這一點去推許此詩，故其曰：「亦事題偶足以發爾，故知理貴自然」，而評定此詩足堪做為體現「自然」的範作。相較之下，〈晨詣超禪師院讀禪經〉一詩，雖也抒發對佛理的體會而有妙處，但偏向出世，而描寫遠離人間塵世的情境。由此看來，劉氏對柳宗元、陶淵明之為相似的體會，似更偏向二人由入世的情感歷練以證道理的一面，並非一味閒適平和，不起情感波瀾之一面。同時亦

可見，劉氏對「自然」的理會，有其獨到之處。

據此，縱使劉氏評價柳詩的結果，表面上與前人並無不同，然而其所以持說的觀點理由，就未必與前人相同。如劉氏評〈覺衰〉云：「其最近陶，然意尤佳」，此一評價的結果，表面上看來與以曾季狸《艇齋詩話》所言「柳子厚〈覺衰〉……置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為代表的宋人之見，似乎相同；然而，劉氏所以稱許此詩的理由在於「跌怨動人」、「怨之又怨，而疑於達者」，從上揭三段劉評的語脈觀之，固然不能排除出於前後不同時間評讀的可能；然而三段評語之間並未表露修正自身前說之意；則可合理推知劉氏應偏從詩中之「怨情」去體認柳詩與陶詩的相近處。所謂「怨情」之所起，正不離俗世生老病死之具體情境。此一觀點與曾季狸等宋人所以推許此詩之觀點，乃偏取「蕭散簡遠，穠纖合度」之一面，頗見差異。則劉氏由「有情」而「自然」的角度評說柳詩，與前述評說韋詩之間，二者可見相通。

現今學者已指出劉辰翁由「自然」的觀點去評說柳宗元詩，然而這類研究成果或僅止於重述劉氏的評語而已，或雖做進一步的詮釋，但偏向由「閑適平和」的角度，去理解、詮釋劉辰翁評說柳宗元詩的意義；卻尚未對劉氏另外著重由柳詩「有情」的一面，去建構其與陶淵明詩的關聯並由此體現「自然」之義的論題，予以重視並深入探討；也未闡明劉氏評說柳宗元詩的結果，所涵有回應前人之說的用意，又對於必須將劉辰翁評說柳詩的結果置入唐宋時期相關詩學發展歷程中，去說明他對前代詩學之承變的論題，也還未進行深刻的考辨。此外，在研究劉辰翁評點柳宗元詩之前，前行學者大多沒有對元明清以來可能收錄劉氏評點的史料，先進行全面的校參與彙整。綜合上述，以致於劉氏評說柳宗元詩的意義，尚未獲得充分的闡明。而這正是本計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所欲進一步深究者。

就子題二：「劉辰翁評點韋柳詩所據的文化思想基礎」，已獲致如下初步結論：

(一) 若就劉辰翁評說四家詩所使用的評語來看，不僅可見其選擇接受、繼承特定詩學傳統之處，甚且其所以繼承某一詩學傳統，正與他對特定老莊學說、禪學之獨特體會，互為表裏。是故本計畫認為，對劉辰翁評說上揭四家詩的意義，不能僅停留在文學的層面，還必須上溯劉氏所持的文化思想。而劉氏對特定老莊學說、禪學的體會所以「獨特」，當然也必須在相關老莊、禪學之觀念發展演變的歷程對照之下，方可充分顯現。是故，本計畫將劉氏的評點，置入「詩學傳統」、「莊禪會通」文化傳統之中，進行文化思想詮釋的研究。

(二) 「自然」是劉氏用來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的重要觀念。其意涵可指向詩人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隨遇所觸，而流露喜、怒、哀、樂諸般真實情緒的樣態。據此，他每每引用「興」的詞彙去對上述四家詩進行評述。有關劉氏以「自然」的觀點評說韋、柳已見上述；至於他也用「生成」、「自然」評說王維、孟浩然，則於下文略作說明。如其評〈孟浩然詩集跋〉稱許孟浩然詩「生成語難得」、「高處不刻畫，祇似乘興」，評孟詩〈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云：「端居感興」，評王維〈曉行巴峽〉曰：「自然好」，又評王維〈戲題盤石〉曰：「迭蕩，野興甚濃」，評韋應物〈登樓寄王卿〉亦云：「野興甚濃，正是絕意」，其他評柳宗元〈溪居〉(或〈郊居歲暮〉)下所云：「境與神會」之評語，雖未使用「興」字，然其所涉心與物交感的型態，實可供我們思

索劉辰翁所持「興」的觀念究係與何種詩學傳統相近。

(三)就劉氏所使用之「興」的「觀念」而言，其一可能偏向漢末乃至魏晉南北朝時所流行的「緣情興感」傳統，是故他屢屢以「晉人風致」為準，去詮釋上述四家詩的佳處。如其評韋應物詩〈效陶彭澤〉云：「蘇州詩去陶自近，至效陶，則復取王夷甫語用之。故知晉人無不有風致，可愛也」，又評王維〈送友人歸山歌〉云：「宋玉之下，淵明之上，甚似晉人」，關於這一點，本可再與他評點《世說新語》相互參證。然為使論題集中，故對劉氏評點《世說新語》的論題，留待日後再詳論。

其二則可能也兼涵東晉末到唐代所流行的「興會」傳統。如前引劉氏評柳宗元〈溪居〉(或〈郊居歲暮〉)下所云：「境與神會」，以及在〈韋蘇州詩序〉評韋應物詩〈擬客從遠方來〉第十二首(白日淇上沒)一詩云：「正似不著一字，生見魂消」，此類評語和唐代王昌齡《詩格》所謂「心入於境，神會於物」、權德輿〈左武衛曹許君集序〉所謂「意與境會」、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含蓄》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語境相仿，可見相承之處。基此，劉氏雖然未必完全排斥由漢儒所建立的「比興符碼」傳統，但也不予強調。故其〈韋蘇州詩序〉評韋應物詩〈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便謂此詩「復在比興之外，豈可以心力為之」，可見劉氏並未十分認同那種預存寄託，有意比興的觀念。而此種觀念，正是漢儒說詩的特徵。

此處要特別說明，前文曾引劉辰翁自述區別孟詩與韋詩的關鍵在於孟詩較顯「興」，而韋詩較顯「淡」，循此，則似乎劉氏以「興」為孟詩所專屬，與本計畫將之理解為劉氏評說四家詩所共有者，是否矛盾？其實，劉氏的評點本就帶有隨機性，他雖以同一詞彙評說不同詩人詩作，不代表其意涵必定完全相同。就上述本人所析分劉氏所持「興」之觀念的二種意涵來看，對於第二種「興會」的意義，劉氏有時不會逕以「興」字表之，但實有其義。這種「興會」類型的作品，相較於第一種類型「興感」來說，語言表面所流露的情感因不強烈而「淡」，是故在「解讀」上可能有如下二種結果：其一由「閑適平和」的境界去把握；其二由「似達而鬱」的境界去把握。

就前者其一而言，則顯絕去情欲之一面。就後者其二而言，則顯纏綿鍾情之一面。劉辰翁所言雖可能二者皆有，但更傾向於「後者」。至於宋人對韋詩中那類語言表層情緒不甚強烈的作品，往往逕作「閑適平和」的境界去把握，對於這種詮釋結果，劉氏有時就不表認同，因而特別凸顯韋詩「抒情」、「有情」的特質。基此，劉氏對於「孟、韋」的區分，就很有可能分別對應上述「興」之二種不同的意涵、或是特就第二種意涵下所區分的二種解讀結果而立說，甚且其間還可能只是程度多寡的體認，而不是非彼即此的二分。是故，即便他在某一處文脈，將「興」與「淡」對立，但它們都可以同屬於包涵多元意涵的「興」觀念之中，這是為什麼本計畫要特別使用「興」的觀念，而不拘執於「興」的用字。故本計畫的理解並未存在矛盾。

(四)然而，劉氏對上述四家詩之評點的意義，還不僅止於對「興感」、「興會」等特定詩學傳統的選擇與接受而已。尤有進者，在於劉氏乃是由此一詩學傳統為基礎，去印證老莊、禪學中所謂「自然」、「大道不稱」、「法離文字」的觀念；同時也因為他對上揭老莊、禪學中的觀念

及其會通有特定的見解，這才使得他傾向於選擇、接受特定詩學傳統；二者之間涵有雙向互譯、互釋的關係。如其屢屢以「樸」評說孟浩然詩，見劉評孟詩〈聽鄭五惜琴〉所言：「樸而不俚」、評孟詩〈登蘭山寄張五〉云：「樸而不厭」等等，以「無言」、「無意」評說王維詩，見劉氏評王詩〈送劉司直赴安西〉云：「無意之意」、評王詩〈辛夷塢〉云：「其意不欲著一字，漸可語禪」等等，以「天趣」評說韋、柳詩，見劉氏評柳詩〈江雪〉曰：「得天趣」，評韋詩〈登寶意寺上方舊遊〉曰：「凡語言天趣」。「樸」、「天」、「無言」等詞彙在道家、禪宗的典籍中，往往被用來表徵「自然本心」或「遣去語言遮障」的意義，如《莊子·齊物論》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寶誌和尚〈十四科頌〉曰：「佛性天真自然」。又《莊子·外物》所謂：「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寓言》所謂：「言，無言」、《六祖壇經·般若品》亦云：「不假文字」等。劉辰翁正是援用這類表徵特定文化思想的詞彙去評說王孟韋柳四家詩，重新詮釋其人堪為典範，其特定作品堪為典律的意義。本計畫所以如此認定，乃是因為劉氏的散文，屢屢針對上述的詞彙，就老莊、禪學的面向予以闡釋，以下述之。

(五)另一方面，從評點可知，劉氏將「自然」理解為不離「日常生活觸受」而順乎必然之勢的情意樣態。此一「勢」尤其偏向人我倫常互動之中，情感生發之不得不的趨向，就劉氏的認知而言，此謂之「理勢」。落實在語言表達的層面上，即不苦吟、不刻畫。此類觀念，亦頻頻出現於他的散文之中。如其〈陳生詩序〉便說最理想的詩歌是出自於「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鄰里間」，「能率意自道，出與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陳簡齋詩序〉云：「詩無論工拙，惡忌矜持」，「惡忌矜持」就是不要刻意。〈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序〉云：「用吾情，詩非難事」等等。除此之外，劉氏尚有不少散文從思想的角度闡釋「自然」的意義，如〈龍須禪寺記〉：「大空大巧，莫非理勢之自然」，其所謂的「空」，乃是與「日常生活觸受」相即不離，故其〈永慶寺記〉云：「空之為性，不能離日用矣」，〈南岡寺藏記〉云：「空雖非境，實不離境」。其〈虛舟記〉引莊子「虛舟」之喻，以表徵「隱然與天意合」之逍遙遊世的「自然」意，由此感慨無法與出世、避世的「方外之人」暢言此意。又若與劉辰翁屢屢表達「晉人風致可愛」的評斷合觀，則可知劉氏所推崇「在日常事理中以證道」的「自然」觀念，與魏晉以來有關「聖人有情」、「不離煩惱，而得涅槃」之論述應有密切的關係。

(六)如王弼〈答荀融難大衍義〉論顏回死，孔子「喪之不能無哀」而慟哭，是故聖人不是無情，而是「以情從理」而「性其情」。郭象《莊子·齊物論注》承其意，便云「聖應其內，情當其物」。張湛〈楊朱題注〉也云：「肆性情之所安」、「達生生之趣也」等說，皆涵有「天理存於人欲，天理人欲不可分」的意義。此類說法則與同時何晏等人所持「聖人無情」之說相對。又舊傳東晉僧肇所撰〈涅槃無名論〉引《淨名經》、《天女經》所云：「不離煩惱，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類開示，所重者不在於本諸萬法與佛性二分之觀念以致禁欲的修行，而在於本心的頓悟，由此開展「本自天然，不假雕琢」的生命境界。其〈般若無知論〉所謂「終日域中」，正與《莊子·天下》：「與世俗處」的觀念合流。其後至唐代六祖慧能《六祖壇經·坐禪品》云：「一念智即般若生」，神會《荷澤神會禪師語錄》云：「不捨生死而入涅槃」之「頓悟」

皆與上說一脈相承。此類禪說，另與「道遍無情」、「無情成佛」的牛頭禪有別。

(七)承上，則劉氏所謂自然的觀念，應承自魏晉以來主張「聖人有情」、「不離煩惱」的文化思想而來，故其《莊子南華真經點校》中對郭象注《莊子》，多表認同，如在〈逍遙遊〉題下劉云：「舊見郭解以〈逍遙遊〉為大小各適其分，意亦是之」。此外，其所謂「在日常事理中以證道」的「自然」觀念，亦與上引東晉僧肇以來的思想，若相符契。而這就成為他批判南宋文士對老莊、禪學之詮釋結果的根據。如在〈人間世〉「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等句下云：「皆人情有所展轉必至者，林解皆失之」，便批判林希逸《三子口義·莊子口義》在詮釋《莊子》時，未能從「人情」的角度，發揮《莊子》學說的大要。此外，在〈駢拇篇〉「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一段下云：「頓後無許多事，林亦何嘗知禪林本色哉，其言修煉亦然」，乃針對林希逸以「頓後尚須保任的工夫」去理解禪門「頓悟」之義，並據此詮解《莊子》的論說，提出批判。在劉辰翁的觀點下，南宋如林希逸之類的文士，對於《莊子》與禪學的會通與詮解，皆未得其真義，而有失偏頗。以上僅先就劉氏所謂有情而自然的觀念，闡明其與特定文化思想之淵源，日後以專題論文發表。順著上述的論述脈絡而來，則其所持「無言」的觀念，與上揭特定莊禪會通的文化思想之間的淵源關係，也值得深究。

(八)劉辰翁另從「有情」、「無言」的角度，重新詮解莊學、禪學的要義，並由此重塑王、孟、韋、柳四家詩為典範、典律的做法，實呼應了南宋以來對「宋詩主理」的創作風氣及其背後所因依之文化思想的反思。「宋詩主理」之特徵的形成，有諸多原因，其中之一與宋代極端道學家之詩觀有密切的關係。蓋在這類觀點下，詩歌唯有在「證道」、「體道」上才具有意義，而不在於「抒情」；詩人所以堪為典範的理由，只在於「得道」的一面，而漠視他在日常生活之中本有七情六欲的真實面貌。如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咏古詩序》云：「古今詩人，吟諷吊古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于世道未云有補也」可資為證。這種詩觀的形成，溯其根源，正是來自「理欲二分」的文化思想。又宋代以來詩僧往往亦使用詩歌表達體道的境界，然而其作品大多描寫遠避人間的幽棲生活，或是故作公案禪語，久而久之在語言上有了拘執而形成了說理的「格套」，缺少靈活妙悟的詩境。故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便批判云：「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這種禪門詩風的背後，實與宋代以來文字禪、默照禪各走極端的情況有關。前者流於參死句，固然為執；後者走向完全捨棄語言，只求靜坐默觀，亦同樣流於偏執。南北宋之際，大慧宗杲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所批判的「多學言句，於言句中作奇特想」、「聞說佛法禪道，不在言句上，便盡撥棄。一向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靜坐觀心默照」就是針對上述二種極端發展的趨向提出批判，指出南宗禪正逐漸失去「頓悟」之精神。

(九)南宋以來，對宋詩主理的創作風氣提出批判，而重新樹立吟詠性情的唐詩為典範，可以嚴羽《滄浪詩話》為代表。劉辰翁主張詩歌抒情，自然也是承續此一反思而來。然而他對王、孟、韋、柳四家詩的詮釋及評價，卻與嚴羽等人並不相同，這顯示他對於改革詩歌風氣有其獨

特的見解，甚至此一詩歌風氣改革的意圖，更通向對當世文化思想的改造，二者有互為表裏的關係。是故如欲解釋劉氏對王、孟、韋、柳的詩歌評點，何以與其他唐人、宋人的詩歌主張有所同異，當然必須就上揭劉氏所主觀選擇、接受的特定文化思想，進行深入的探究。

現今學者已經就嚴羽和劉辰翁進行比較，並指出嚴羽所主張的詩歌典範乃是李白、杜甫，而劉辰翁偏取韋應物、柳宗元。同時已點明劉辰翁對「晉人風致」的欣賞。就前一結論而言，劉辰翁固然較嚴羽凸出韋、柳的地位，但是其對李、杜的評價，是否遠遜於嚴羽，這部分應該要就劉辰翁評點杜甫詩及李白詩的內容，進行詳細的研究，方可確知，然而前述相關學者並未進行這些必要的研究，就逕下結論，因此其成果有待商榷。然而，其指出「晉人風致」一點，已經掌握詮釋劉氏評點王、孟、韋、柳詩之意義的正確方向。可是，這類研究成果或僅是重述劉辰翁評語的話頭，或是僅對相關評語所在的作品進行分類、彙整，或是僅由隱逸之風受到理學文化的打壓等較為表淺的觀察，去解釋王、孟、韋、柳四家詩所以在宋代不能普及的理由。或是對劉辰翁與包揚、包恢父子的詩學建構其間的源流關係，從而認定劉辰翁的評點，係受包氏父子所本之陸九淵心學的薰染。就這類研究成果而言，並未契入劉氏所自述繼承的莊禪文化思想，因此無法深切掌握「劉氏相關詩歌評點與其所持莊禪文化思想，二者之間互譯、互釋」的特質。其說雖然有見於劉氏對「晉人風致」的推崇，卻沒有揭明劉氏所謂的「晉風」係出自何種特定玄學家之義理，以及特定禪學的選擇而來，也沒有揭明劉氏如何在上述特定莊禪文化思想的視域下，重新省思比興的詩歌傳統，從中選擇、接受特定之「興」的觀念，以形成他評點王、孟、韋、柳四家詩的依準。更沒有由此解釋劉氏相關的評點，如何藉當代詩歌風氣的改革而達到文化思想改革的意義。這些未獲前行學者揭明的論題，正是本計畫所欲深究者。

(十)有關劉辰翁評點王、孟、韋、柳四家詩所本諸的文化思想，另散見其他著作之中，尤其以《須溪集》、《劉須溪先生批註三子》(即《老子道德經評點》、《莊子南華真經點校》、《列子沖虛真經批點》)為主，其他劉氏評蘇軾「莊子學」的專書《廣成子解》以及《劉須溪先生集略》等著作可為輔助。其中只有《莊子南華真經點校》，已獲少數現今學者的注意，其他的文獻所涵道家、禪學的思想則尚未獲學界予以全面而深入的探討。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已經指出劉辰翁批註《莊子》的特點，在於回歸《莊子》散文的語言技巧，而將《莊子》文學化。這固然是劉辰翁對待《莊子》而與前人不同之處；但其中藉由批評林希逸的三子口義，以闡發道家思想的一面，亦不容忽略。本人過去及現在所執行九十八、九十九年度國科會計畫，雖然已指出劉辰翁評點孟浩然詩、王維詩與道家、禪學之關係。但這二次計畫側重於證明、建構劉氏相關評點的內容、詩觀，及其在唐宋時期評說王、孟詩之接受史上的意義，是故對上述劉氏之文化思想的內容，僅點到為止，同時還未將王孟韋柳四家詩整合起來，就其所共涉的思想內容，及該思想內容在相關文化思想史上所具有的承變意義進行深究，也還未在此一基礎上，深刻揭明劉氏的評點所涵具改造當世詩風、文化思想的意義。因此有待本計畫續成。至於用來對顯劉氏文化思想所涉及的詩學與莊禪文化背景，現今學者已有質量俱佳的研究成果可供資取、參考。然而這類研究成果，大多就上揭詩學傳統與文化傳統，做總體式的理論建構，其結論未必可供

本計畫直接用來做為詮釋劉氏相關思想之特徵的參照知識基礎，因此，本計畫將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依照研究劉辰翁相關論題之需要，就所涉詩學與文化傳統的第一手史料，建構本研究所需的參照知識基礎。並撰寫相關主題論文發表。

參、參考文獻

一、劉辰翁評點韋應物詩、柳宗元詩相關版本舉要

元刊本韋蘇州集 韋應物撰、劉辰翁校評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據元刻本影印 2008

須溪先生校點韋蘇州集十卷、補遺一卷 明成化、弘治間張習刻本遞修本

韋蘇州集五卷 劉辰翁校點、袁宏道參評 明刻本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 劉辰翁、高棟、顧璘、楊慎、鍾惺、譚元春評，明刻套印本五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

唐詩品彙 高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明汪宗尼校訂本影印原書 1982
所錄「劉辰翁評韋、柳詩」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元建陽刊本

柳河東全集 柳宗元撰、蔣之翹輯注 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1982 所引錄「劉辰翁評柳詩」

諸大名家評註柳柳州全集 台北新興書局據坊間石印本影刻 1956

二、劉辰翁其他詩文集、評說文化典籍之相關著作

須溪集 劉辰翁撰、魏元曠校勘、胡思敬校勘續記 民國丁巳(六)年(1917)南昌豫昌叢書編刻局刊本

須溪集 劉辰翁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辰翁集 劉辰翁撰、段大林校點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須溪集 劉辰翁撰、萬萍點校、姚品文審訂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老子道德經評點 劉辰翁評 嚴靈峰輯《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 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明小築刊劉須溪先生校書九種本影印

列子沖虛真經評點八卷 劉辰翁評 《無求備齋列子集成》明天啟吳興閔氏刊朱墨套印本 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明小築刊須溪九種本影印

莊子南華真經點校 劉辰翁點校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 據明刊劉須溪點校三子本影印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南華經十六卷 晉郭象注、宋林希逸口義、劉辰翁點校、明王世貞評點、陳仁錫批注 明刻四色套印本 清張照批校、莫崇跋

廣成子解(或作廣成子注) 蘇軾撰、劉辰翁等評、明盧之頤自觀校 溪香館明刻本(1368-1644)
古三墳一卷，劉辰翁等評，明新都唐琳訂，快閣藏版

劉須溪先生記鈔八卷集略四卷附錄一卷 清抄本

三、現當代韋應物詩、柳宗元詩校箋、注釋、詩選、彙評舉要

- 韋應物集校注 韋應物撰、陶敏、王友勝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韋蘇州詩校注 韋應物撰、阮庭瑜校注 台北國立編譯館 2000
- 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 韋應物撰、孫望編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6
- 柳河東詩繫年集釋 柳宗元撰、丁秀慧繫年集釋 作者出版 1974
- 柳宗元集 柳宗元撰、吳文治等人點校 台北華正書局 1990
- 柳宗元詩歌箋釋集評 柳宗元撰、溫紹堃箋釋集評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4
- 柳宗元詩箋釋 柳宗元撰、王國安箋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柳宗元詩文選譯 王松齡，楊立揚譯注 成都巴蜀出版 1991
- 柳宗元詩選注 楊竹邨選注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3
- 柳宗元詩文選注 胡士明選注 臺北建宏書局 1996
- 大唐詩雋：柳宗元詩選 洪淑苓編選 台北五南 2000
- 柳宗元詩文選評 尚永亮 上海上海古籍 2003

四、其他古籍

- 莊子集釋 莊周撰、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 台北萬卷樓 1993
- 六祖壇經 法海編集 台北台灣印經處 1953
- 荷澤神會禪師語錄 鈴木貞太郎輯 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 1991
-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真德秀 台北商務 1968
- 歷代詩話 何文煥輯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4
- 續歷代詩話 丁仲祐編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3
- 宋詩話考 郭紹虞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 宋詩話輯佚 郭紹虞輯 北京中華書局 1987
- 滄浪詩話 嚴羽撰、郭紹虞校釋 台北里仁 1987
- 遼金元詩話全編 吳文治主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6
- 明詩話全編 吳文治主編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
- 宋詩話全編 吳文治主編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 唐宋元明史料筆記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北京中華書局
- 全宋筆記第一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3
- 全宋筆記第二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6
- 全宋筆記第三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8
- 唐人選唐詩 北京昆崙出版社 2006
- 唐人選唐詩新編 傅璇琮編 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 文苑英華一千卷 宋李昉等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66

- 唐文粹 宋姚鉉輯 《文津閣四庫全書》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
- 唐人絕句萬首 宋洪邁 台北鼎文文書局 1978
- 箋注唐賢三體詩法 宋周弼著，元釋圓至註，明金鸞校訂 台北廣文書局 1972
- 眾妙集 宋趙師秀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台北商務印書館 1983
- 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 宋趙蕃、韓淲選 謝枋得注 台北廣文書局據宛委別藏本影印
- 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二十二卷 宋劉克莊編 台北商務印書館據宛委別藏本影印
- 唐詩鼓吹 相傳金代元好問編 元郝天挺注 清錢謙益、何義門評注 韓成武、賀嚴、孫微點校 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4
- 唐音評注 元楊士弘編選、明張震輯注、顧璘評點，陶文鵬、魏祖欽點校 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6
- 唐才子傳校箋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 柳先生年譜一卷 宋文安禮 香港龍門書店 1969
- 韓柳先生年譜 宋呂大防 台北新文豐 1985
- 五、現代學術論著
- (一)、專書
- 老莊研究 嚴靈峰 台北中華書局 1966
- 韋應物年譜 羅聯添 1968.08 收錄於阮庭瑜《韋蘇州詩校注》
- 老莊哲學 吳康 台北商務 1969
- 柳宗元研究資料彙編 台北明倫出版社 1971
- 莊子自然主義之研究 顏崑陽 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20號 1976
- 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 羅聯添編著 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1981
- 向郭莊學之研究 林聰舜 台北文史哲 1981
- 中國の詩人(9)：枯淡詩人柳宗元 林田 慎之助撰 東京集英 1983
- 枯淡詩人：柳宗元傳記 林田慎之原著、譚繼山編譯 臺北萬盛 1983
- 魏晉思想 甲編五種 賀昌群、容肇祖、劉修士、湯錫予、袁行霈合著 台北里仁 1984
- 莊子藝術精神析論 顏崑陽 台北華正 1985
- 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 黃景進 台北文史哲 1986
- 禪宗與中國文化 葛兆光 台北里仁 1987
- 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 孫琴安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 中國古代美學範疇 曾祖蔭 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7
- 中國禪學思想研究 何國銓 台北文津 1987
- 中國藝術精神 徐復觀 台北學生書局 1988
- 魏晉玄學史 許杭生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
- 柳宗元詩研究 何淑貞 台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1989

-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0
-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蔡英俊 台北大安 1990
- 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以翻案詩、禽言詩、詩中有畫為例 張高評 台北文史哲 1990
- 才性與玄理 牟宗三 台北學生書局 1993
- 山水田園詩派研究 葛曉音 瀋陽遼寧大學 1993
- 宋詩綜論叢編 張高評編 高雄麗文文化 1993
- 禪宗與中國古代詩歌藝術 李焱 高雄麗文文化 1993
- 中國禪學思想史 日人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中國禪宗與詩歌 周裕鍇 高雄麗文文化 1994
- 中國禪學思想史 洪修平 台北文津 1994
- 大曆詩人研究 蔣寅 北京中華書局 1995
- 北宋四大家理趣詩研究—以蘇、黃、二陳為例 鍾美玲 台北文津 1996
- 六朝情境美學綜論 鄭毓瑜 台北里仁 1997
- 唐代詩歌與禪學 蕭麗華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7
- 柳宗元評傳 孫昌武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 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 葛曉音 北京北京大學 1998
- 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 謝佩芬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98
- 柳宗元研究 松本肇 東京創文社 2000
- 會成化通與宋代詩學 張高評 台南成功大學 2000
- 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 蔡
英俊 台北學生書局 2001
-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 周裕鍇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1
- 禪宗與宋代詩學理論 林湘華 台北文津 2002
- 禪與老莊 吳怡 台北三民 2003
- 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 黃景進 台北學生書局 2004
- 柳宗元資料彙編 吳文治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04
- 柳宗元詩文十九種善本異文匯錄 吳文治 合肥黃山書社 2004
- 朱子語類 朱熹撰、宋·黎靖德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04
- 清淡美論辨析 韓經太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5
- 理學文化與南宋詩學 石明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 中國禪宗史 印順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中國山水詩研究 王國瓊 北京中華書局 2007
- 宋代詩學通論 周裕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禪學與唐宋詩學 杜松柏 台北新文豐 2008

- 唐詩學史述論 黃炳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宋代心性中和詩學研究 楊挺 成都巴蜀書社 2008
- 魏晉玄學論稿增訂版 湯用彤 北京三聯書店 2009
- 滄浪詩話研究 王術臻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0
- 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 [德] H·R·姚斯、[美] R·C·霍拉勃合著，周寧、金元浦譯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7
- 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 [德] H·R·姚斯著，顧建光、顧靜宇、張樂天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 作品、文學史與讀者 [德] 璫曼等著，范大燦編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7
- 接受反應文論 金元浦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8
- 文學解釋學 金元浦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8
- 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 [德] 漢斯－格奧爾格·迦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著，洪漢鼎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
- (二)、期刊(含論文集)
- 論自然境界 馮友蘭 思想與時代月刊第 9 期
- 韋應物事蹟繫年 羅聯添 幼獅學誌 第 8 卷第 1 期 1969.03
- 青山澹吾慮——韋應物詩欣賞 黃永武 明道文藝 第 48 期 1980.03
- 韋應物及其詩的風格與特色 王熙元 木鐸 第 9 期 1980 年 11 月
- 關於佛學對柳宗元的影響及其“禪理”詩的評價問題——與鄧潭洲先生商榷 吳文治 文史哲 1981.06 期
- 日本留下來的兩種柳宗元集版本(1932-1982) 清水茂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 1982
- 柳宗元哲學思想述評 吳文治 中國哲學史研究 1984.04 期
- 柳子厚生平述要 方介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第 19 卷第 9 期，總第 222 期 1986.09
- 柳宗元的生平 何淑貞 中國國學 第 17 期 1989.11
- 學陶謝之形跡得楚騷之神髓：試論柳宗元永州時期的詩歌 王錫九 文學評論叢刊 第 31 輯 1989
- 冷峭：柳宗元審美情趣和悲劇生命的結晶 尚永亮 江漢論壇 1990.09
- 『柳宗元集』考(上)：南宋『文苑英華』以前の『柳集』の種類・特徴およびその關係・系統を中心にして) 戶崎哲彦 彦根論叢第 289 號 1994
- 『柳宗元集』考(下)：詁訓本・百家注本・音辯本の特徴と『文苑英華』との關係を中心にして) 戶崎哲彦 彦根論叢第 290 號 1994
- 柳宗元の山水詩：宗教から文學への轉回 松本肇 築波中國文化論叢 第 14 期 1994
- 韋應物傳記傳本考 赤井益久 日本國學院雜誌第 79 卷第 10 號

Quarterl 第 35 卷第 3 期 1994.09

劉辰翁詩歌評點的理論與實踐 周興陸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6 年第 2 期

韋應物柳宗元五言古詩之比較 房日晰、盧鼎 晉陽學刊 1996 年 2 期

劉辰翁的文學評點及其地位 孫琴安 天府新論 1997.06

元結與柳宗元 陳啟佑 古典文學 第 14 期 1997.05.

游移於通脫與抒憤之間——論柳宗元的山水文學 陳志信 漢學研究 第 15 卷第 1 期，總第 29 期 1997.06

韓、柳對儒、釋、道的取捨 方介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第 1 期 1997.12

劉辰翁：閱讀專家 楊玉成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三期 1999.06

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綜論 簡光明 國立編譯館館刊 28：2 1999.12

試論宋代對柳宗元貶謫詩的評價 韋海英 福岡大學人文論叢 第 32 卷 4 號 2001

談談《柳宗元集》的版本問題 吳文治 零陵學院學報 第 23 卷第 1 期 2002.09

略論韋應物詩歌的藝術淵源 王錫九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 04

柳宗元詩における陶淵明の受容 下定雅弘 中國文史論叢 第 2 號 2006

韋應物の自然詩について：「賞」字の使われ方 山田和大 中國中世文學研究第 51 號 2007 年

韓柳與佛學 畢寶魁、任樹民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01

柳集版本叢考 劉漢忠 廣西地方志 2009 年第 4 期

柳集版本叢考續 劉漢忠 廣西地方志 2009 年第 6 期

尋繹劉辰翁文學思想中的「情真」與「自然」理念 焦印亭 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第 30 卷第 5 期 2009.05

從應感、喻志、緣情、玄思、遊觀與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 顏崑陽 輔仁國文學報第 29 期 2009.10

劉辰翁文學思想中的理學觀念 焦印亭 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年第 2 期

劉辰翁詩文評點特徵尋繹 焦印亭 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 年第 3 期

(三)、學位論文

韋蘇州及其詩之研究 崔成宗 台北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0

宋代唐詩學 蔡瑜 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1990

韓柳文學與佛教關係之研究 林伯謙 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2

兩宋道學家文學論研究 洪光勳 台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1995

宋代莊學研究 簡光明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7

劉辰翁詩歌評點析論——以唐代詩歌為研究中心 賴靜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2

劉辰翁評點研究 張靜 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 2004

- 柳宗元貶謫時期文學研究 李貞慧 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 劉辰翁《莊子南華真經點校》研究 張晏菁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7
- 王船山評選陶謝詩之研究 郭凱文撰、侯雅文指導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2012

肆、計畫成果自評

已登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網站線上製作填寫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1 年 9 月 30 日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24-MY2		
計畫名稱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出國人員姓名	侯雅文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出國時間	101 年 9 月 1 日至 101 年 9 月 13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北京

一、移地研究過程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第一年及第二年皆獲核定各一次移地研究。然第一年因為足疾，無法遠行，故申請國外差旅費變更，將第一年移地研究經費流用到第二年執行。本人(主持人)分別於 101 年 9 月 1 日到 13 日，以及 102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二次赴中國北京收集本計畫研究相關史料文獻。因經費所限，沒有助理隨行。依國科會規定，分別撰成二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本心得報告為第一次 101 年 9 月 1 日到 13 日赴北京移地研究成果報告。

本人於 9 月 1 日，武漢詞學會議離會後，轉赴北京國家圖書館位於文津街的古籍善本室，調閱相關文獻。本計畫所調閱文獻以下列三項優先：劉辰翁評韋柳詩集版本、劉辰翁文化思想史料，以及續蒐劉辰翁評王維、孟浩然詩集版本。這類善本圖書，依館方規定，大多只能閱讀膠片及手抄。衡量開館調閱的時間為 9 月 3 日(一)至 7 日(五)、9 月 10 日(一)至 12 日(三)，以及抄錄校對所需時間，故本次主要抄錄史料如下：

- (一)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唐韋應物撰，宋劉辰翁、明高棅、顧璘、楊慎、鍾惺、譚元春等評，明刻套印本五冊。
- (二) 王右丞詩集六卷，唐王維撰，劉辰翁評點，潘德輿批及跋，王鴻翔、段朝瑞、邵祖壽跋，明刻本。

至於 9 月 1 日(六)至 2 日(日)、9 月 8 日(六)至 9 日(日)，古籍館不開放，故這四日赴北京大學圖書館、萬聖書屋，閱讀大陸學界相關研究論著，並掌握最新論著成果出版情形。

二、研究成果

(一)韋蘇州集十卷，輯評內容：

- 1、「不暢不茂」，「敷而不腴，激而不湧，蓋有其義無其辭」
- 2、眉批(似為總評)顧東橋曰：韋公古詩當獨步唐室，以其得漢魏之質也。其下者亦在晉宋之間。

又曰：五言古詩先學韋應物，然後諸家可入。劉須溪曰：古別離多矣，此作更古者，以其有清潔自然意，如秋風曠野，自難為懷。劉須溪曰：柔腸欲無而有不可犯之色。吾舊評此詩云意深而語淺。又曰：結語沈痛傷懷而不為妖蕩怨曠之態，如此而止。

- 3、劉云不必深切而辭情口(適)可，誰不能道，而點綴搜索，自無以加。
- 4、眉批：別是清麗，超凡入聖，可望而不可即者，末極尋常，以古調勝。又曰：吾舊評此詩云：淡而綺綺而不煩
- 5、眉批：劉須溪曰：常言常語，枯淡欲無
- 6、眉批：劉須溪曰：月滿秋夜長，但□(摘)一語，誰不知是蘇州之妙。然得之全篇甚難。非嘗徧閱，不知此□(編)具眼，變化後來，姑發此例。顧東橋云：此詩絕勝選。
- 7、鍾伯敬云看無為尚勞躬之下，即以美人奪南國一改(段)接之，若斷若不斷，真是古人氣脉，知之者少。
- 8、眉批：劉須溪曰單居兩語，流動自然，非復苦吟所及。末意耿耿，情性適然，不假外物而見」
- 9、眉批：顧東橋云古意古語。
- 10、眉批：劉須溪云不言不□(笑)，情意甚真，但覺麗情綺語，皆不足道。桂天祥云，入陶集中不可辯。
- 11、眉批：劉云其意正平而樸素可尚，非無衍麗，靜且不慘」
- 12、眉批：高棟云此用人之意也，宛轉發越，隱約可恨。
- 13、題下：桂云體質渾樸，著以芳豔字。批：劉須溪云含章體素，默合自然。桂天祥云故輕重相當，只坐望還山雲，是何等意興。
- 14、眉批：劉須溪云物性兩語，似達似怨，甚好」。又云：蘇州詩去陶自近，至效陶，則復取王夷甫語用之，故晉人無不有風致可愛也尾批：顧云只是□(真)得陶意，故下此手。
- 15、眉批：劉須溪曰淺語流動稱情」
- 16、眉批：顧東橋云用字用意，皆在唐人中。
- 17、眉批：劉須溪云不獨閑靜，氣概又闊，可諷」
- 18、眉批：顧東橋云天趣高遠。
- 19、眉批：白樂天云最為警策。楊用脩曰詩話稱此首四句為一代絕唱。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吳中云云，乃類張打油之語，雖村教督亦不至是繆戾也。後見宋人誦□篇，無後四句，又顧況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為吳中淺學所增，以美其風土，而不知釋迦佛下，不可著糞也。
- 20、眉批：劉須溪云真素羞疑，亦今人所恨道鍾伯敬云非不和平，說到世情逼人處，亦自慷慨不覺。尾批：譚元夏云心異迹三字妙，交道暢然
- 21、眉批：譚元夏云水何嘗自云，妙妙。鍾伯敬云胸中無領會，如何吐得此語
- 22、眉批：鍾伯敬云清深近古。葛常之云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傳空山鳴，與此絲桐四句，意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 23、眉批：鍾伯敬云悲厚。鍾伯敬云得此二字妙。鍾伯敬云古甚
- 24、□云悟出此關方脫纏擾。眉批：至濃至淡，便是蘇州筆意
- 25、劉云好句。眉批：劉須溪云風波兩語，足以極初別之懷。又云獨鳥下東南，偶然景，偶然語，亦不容再得」尾批：桂云用在字韻尤妙。
- 26、眉批：今昔之感。
- 27、譚云：善於立言(夾批)眉批：鍾伯敬云自處處人，謹厚真率。鍾伯敬云：古道。
- 28、眉批：劉須溪云蕭然今昔之感(此首有錯簡，見〈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 29、眉批：劉須溪云甚有佳致，可誦。鍾伯敬云：收得悠然颯然。
- 30、眉批：劉須溪云寂寞有沈著意。

- 31、眉批：劉須溪云鍾情而語更達」
- 32、眉批：鍾伯敬云齊物至理，難在十字說盡。
- 33、眉批：劉須溪云高視城邑，真復如此開合，野興甚濃，正是絕意，復增兩聯，即情味不復如此。顧東橋云登樓愁思宛然下淚。
- 34、眉批：胡仔云君子當以此切切存心，彼一意供租斂事土木，視民如仇者，得無愧此。王世貞曰：身多疾病二語，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
- 35、題下：桂云全首無一字不佳，語似沖泊而意與獨至，此所謂良工心獨苦也。首句王云是唐選佳境(夾批、旁批)。尾批：鍾云此等詩妙處在工拙之外。眉批：洪邁云此篇高妙超詣，固不容誇說，而結句非語言思索可得。東坡依韻遠不及。劉須溪云其詩自多此景意，及得意如此亦少
- 36、眉批：劉須溪云題寄盧涉如是，此種風氣亦復可□(說)。
- 37、眉批：劉須溪云蘇州用意常在此等，故清鍊特勝，觸處自然。顧東橋云清語古調。又云後二句作應起前意。
- 38、眉批：顧東橋云此篇後二句佳。
- 39、眉批：劉須溪云甚有氣味。又云贈人語如此有味
- 40、(忠憤不可吞)，劉云善道人意高處。(旁批、夾批)眉批：劉須溪云豈非太白耶。高棅云觀此詩非太白不能當。豈二字仿(言字旁)作四耶。桂天祥云氣相真樸如吳絲白紵，服之便躡。劉須溪云此非太白不能當。顧東橋云此便與淵明荊軻篇相敵。
- 41、題下「時李季弟牧楚州被訟赴急」。眉批：鍾伯敬云情至
- 42、句旁「劉云可悲」
- 43、眉批：劉須溪云起十字自好。顧東橋云近情。眉批：顧東橋云詠物更無此篇。
- 44、顧云至淺至難(夾批)眉批：劉須溪云此等亦味外味。又云無一句不合。路遠句尤極清潤，作者可仰。
- 45、眉批：劉須溪云自以為幽致，不覺可笑，誰家門前無此」。又云却自渾渾
- 46、眉批：鍾伯敬云此語又非老人不知。譚元夏云無聊中寫出閒適。
- 47、劉云妙。(夾批)眉批：劉須溪云閑情婉約可愛。又云：極濃麗而不脂粉，情理入微。顧東橋云韋公獨步。
- 48、眉批：劉須溪云如此世態尚可。顧東橋云作家老手。又云何限沈抱
- 49、顧東橋云如此詩，亦近晉宋。劉須溪云曲折情景甚至。
- 50、尾批盧詩云歲晏以為期
- 51、眉批：楊用脩曰極其工緻，而豔雪二字尤新。尾批：一云懷舊且茂陵。
- 52、尾批：一作欲向西山尋暮鐘
- 53、眉批：鍾伯敬云亦以其氣韻淳古處似陶，不在效其清響。鍾伯敬云厚。
- 54、眉批：黃山谷云余□(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 55、眉批：劉須溪曰不能詩，亦知是好」
- 56、題下：葛常之曰或云韋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逢揚開府詩云云□武皇平內亂，殺韋后，不應后之族豪橫若此，恐正非后族爾。李肇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與此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南宮謬見推)，劉云雜出於未然，正是狡獪。(夾批)尾批：顧東橋云何自詭乃爾。
- 57、眉批：劉須溪曰縷縷如不自惜，寫得俠氣動盪，見者偏憐，太白亦云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又曰寫得奇怪隊伏逼真舊見詩話至以為不類蘇州平生不知其沈著轉換正在武皇升仙起興能令讀者墮淚。又云收拾慘愴自不在多
- 58、眉批：顧東橋曰便不是盛唐

- 59、題下：鍾伯敬云覺多一字不得。譚元夏云俱在言外。眉批：劉須溪曰只結句十字，神意峭然，得于實境。尋其上四語，則頃刻不能待，故題曰暮相思。彼何知作者用心苦耶！尾批：來或作求。顧東橋云留此不盡之意。
- 60、眉批：劉須溪曰苦語不自覺。
- 61、眉批「讀蘇州詩如讀道書」。
- 62、眉批：桂天祥曰白字入妙，正見夕暗之意。
- 63、題下「此後嘆世哀傷十九首盡同德精舍舊居傷懷時所作」
- 64、眉批：劉須溪曰唐人詩氣短，蘇州氣平。短與平甚懸絕，及其悼亡，自不能不短耳，短者使人不欲再讀」
- 65、眉批：劉須溪曰哀傷如此，豈有和聲哉！而慘黯條達，愈緩愈長
- 66、顧東橋曰蘇州可謂刻意選體，大入堂奧者矣。眉批：劉須溪曰亦何嘗用意刻削，正自不可堪顧東橋曰豈不務去陳言，自是老成。
- 67、眉批：劉須溪曰此夏日詩其尤苦也
- 68、眉批：鍾伯敬曰每於庸常語意，著數虛字回旋便深、便警，此陶詩□(起)法。
- 69、第一首眉批：劉須溪曰吾讀蘇州詩至此，切怪其情近婦人。
- 70、題下「李與之故非予所識」
- 71、題下「亭中對兄姊話蘭陵崇賢懷真已來故事泫然而作」
- 72、眉批劉須溪曰凡語言天趣，皆實歷；無趣者，雖有味亦短」
- 73、尾批：一作徘徊悵還駕，城闕多物役
- 74、題下「嘗與竇貢州洛陽韓丞澠池李丞密鄭二尉同遊」
- 75、眉批：譚元夏云體貼人情之言。鍾伯敬曰慙字入得厚
- 76、眉批：鍾伯敬曰最深最細，細極則幽。又云孤花表春餘，妙語妙情，韋有殘鶯知夏淺，可為妙對。譚元夏曰表字思路入微。
- 77、眉批：劉須溪曰自以為得。又云游興各自寫。鍾伯敬曰與藥餌情所正，正字同想
- 78、眉批：桂天祥曰有緩疾，有轉折，眼前景，眼前事大妙。
- 79、眉批：鍾伯敬曰非不幽，幽不足以言之。
- 80、眉批：劉須溪曰語有仙風道骨。
- 81、眉批：葛常之曰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驕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游石子澗詩云，麋鹿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游山當如此也。
- 82、題下「趙氏生辟強」
- 83、眉批：葛常之曰游溪詩(韋詩)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此詩春水二句詠聲，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寥寥。如此等句，豈下予兵衛森劍戟，燕寢凝清香哉！
- 84、眉批：劉須溪曰其姿近道，語此輒超。顧東橋曰造理之言。又云勝詠夜之作遠甚。
- 85、眉批：劉須溪曰句句實狀
- 86、顧云說得遠。(夾批)
- 87、顧云好(夾批)
- 88、鍾云胸中□□(無我?)
- 89、顧云不炫。眉批：桂天祥曰身世俱幻，情景兩忘。劉須溪曰古調本色。微雨一聯似亦以癡得之也。
- 90、眉批：鍾伯敬曰真人真事真話

- 91、眉批：顧東橋云語未甚工而調古。
- 92、眉批：劉須溪曰可悲，傷世與予同患
- 93、眉批：劉須溪曰何必思索，動見本懷。
- 94、眉批：顧東橋曰此篇細瑣可意。尾批：楊用修曰梁沈氏滿願詩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此詩實出于沈，然韋有幽意而沈遙矣。
- 95、眉批：鍾伯敬曰不改二語，不獨言種植之法，兼得其趣其理。譚元夏云有情有興在從茲始三字。
- 96、眉批：譚元夏曰心口無飾。
- 97、題下：歐陽修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西澗，獨城北有一澗水，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到。豈詩人務在佳句，而實無此景耶？知作者用心。尾批：謝枋得云此詩感時多故而作，又何必滁之果如是也。
- 98、眉批：劉須溪曰更不須語言。桂天祥云省此不復言極苦□思無著時更值夜雨聞雁誰能遣此懷抱。
- 99、眉批顧東橋曰淒涼有□。何湛之云此必悼亡後作，次第可見。尾批：一作何時明。
- 100、眉批顧東橋曰蘇州尚古，故能為樂府遺音。
- 101、顧云語好(或為首句夾批)。眉批：劉須溪曰却是怨意。顧東橋曰聲聲樂府。
- 102、眉批：劉須溪曰極有俠意。桂天祥曰猶酣新豐酒，便俠。尚帶灞陵雨，何故有如此，佳佳。
- 103、顧云：風流。眉批：劉須溪曰望而知為本色人也。桂天祥曰觀太白新鶯百轉便覺韋詩煩劇顧東橋曰形容好。
- 104、眉批：楊用修曰此與答徐秀才五絃行屢用豔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豔乎？予曰洛神以流風迴雪，此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豔也。然雪之豔，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李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拾遺

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

答暢參軍一首

南池宴錢子辛賦得科斗一首

詠徐正字畫青蠅 一首

虞獲子鹿一首并序

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

陪王郎中尋孔徵君一首

送宮人入道一首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首

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

九日

疏園居士何湛之書

寶永三(丙戌)年三月

彫刻

村上勘助

井河次郎兵衛

(二)王右丞詩集六卷，評語內容：圈點原有，朱圈後加。

- 1、尾批：董董許不可易。□□復絕不易到。四農
- 2、題下：君字指松說□□□，乃拔出千尋。四農
- 3、全首朱圈。諷□無窮。四農
- 4、題下：二詩涉於騷，而有餘味，語故不在深也。四農
「何詹尹兮可卜」句下：「不用楚調，自適目前，詞少而愈多，尚覺〈盤谷歌〉意為凡」。
- 5、(雨霏霏)句下：「點景狀意，色色別」尾批：「宋玉之下，淵明之上，甚似晉人。不知者以為氣短，知者以為〈琴操〉之餘音也。」
- 6、題下：似騷又妙在不似，只是清光飛舞。四農
- 7、旁批膩語。四農。
- 8、尾批：用得別。眉批：只說到此便是，再加一意便偽便纖。四農。
- 9、畫出愈有(夾批)。
- 10、眉批：此詩以此二語為主句。四農。尾批：起結嬌嫩，復勝老語。
- 11、俚詞率□，四農
- 12、題下：□□詩只是以氣味勝，不可以字句求之。四農。
- 13、題下：此詩只是齊梁而無其冶氣。四農
- 14、新語。四農。
- 15、眉批：此詩以此二語為主句。四農。
- 16、朱圈。旁批：托此句妙。四農。
- 17、句下：好。旁批：俗句。四農
- 18、尾批：此詩特言其意氣，非實有此事，為此當知。四農。
- 19、題下：二詩節短味長，非高手不能□乃如此。
- 20、旁批：語語有畫，□□□□□，應制題□□尤難。
- 21、眉批：五六尤為生氣遠出。四農。
- 22、眉批：綿麗莊重兼而有之。四農。
- 23、好語(夾批)。(種田生白玉……化丹砂)，朱點。(谷靜泉逾響)，此句兩見。四農(旁批)
- 24、眉批：莊重正大。四農。
- 25、右成言語，四農。(夾批)
- 26、題下：得愛臣下忠厚之意，極高。四農。尾批：附右補闕崔興宗和詩，未央朝謁正逶迤，天上櫻桃錫此時，朱實初傳九華殿。繁花舊雜萬年枝。未勝晏子江南橘，莫比潘家大谷梨。聞道令人好顏色，神農本草自應知。
- 27、眉批：莊起有骨法。四農。
- 28、旁批：抵人多少言語。四農。
- 29、用事未妥。四農(旁批)
- 30、滯語。四農(旁批)
- 31、眉批：七律中如此等句，亦自難。鍊句到此，自是中品。四農
- 32、旁批：幾回、一片□人不難下。
- 33、旁批：五字□□。四農。(悠悠長路……郊曰)，朱圈。旁批：愈讀愈悲。四農。(故鄉不可見……

如一)，朱圈，五字難到極處。

34、題下：此等詩看似溫諷，其實空□□澈，妙處難傳。四農。

35、眉批：拓向□□，不可言況。四農。

36、尾批：附苑咸答詩并序。

37、首句旁批：醜語。四農。

38、旁批：淡語，四農

39、題下：臺閣題書此空靈杳靄之作，大難大難。四農。

40、題下：□□淺語正復渺然□□。四農。

41、尾批：附祖詠詩四年不相見……人知。

42、首句旁批俚語。四農。

43、朱圈。旁批起□峻絕。四農

44、題下：此等詩學之易滑然此詩自質素可嘉。四農。

45、眉批：高秀

46、旁批二句似六朝人，非右丞本色。四農。

47、(青簾…方靜)眉批病中尤愛讀此二語。

48、題下：七絕如此質素最難。四農。尾批：容易盡情，舊未有此。

49、旁批：淺陋至此。四農。

50、旁批：含毫□然，四農。

51、眉批：竟□□□□舉，四農

52、旁批：能知此十字之妙，方可讀右丞集也。四農

53、無情，情情正不淺。四農。尾批：類以無情之景述無情之意，復非作者所有。

54、題下：無一常語亦佳，中有千巖萬壑也。四農。尾批：附錢起酬前詩

55、旁批：滯語。四農。眉批：右丞律語每在過□二氏，四農。

56、尾批：淡淡有情。此等五絕，今人讀右丞詩者皆未嘗覺及。其實乃至高之境，至美之味也。四農。

57、眉批：首二語對第三首今子方豪蕩，思為鼎食人。□蓋諷之也，故題曰戲贈。四農。

58、每作清素可貴(夾批)。旁批：魔語。四農。(割酒)、(分風)，朱點，奇(夾批)。(無可問鴻濛)，圈，好(夾批)

59、右丞每有此□□，何也。四農。

60、此五字寫雪之真神理也。四農。

61、首句旁批：興句兩見。四農。(庭槐……高秋)，圈。

62、題下：宣揚釋典，何異佛偈，惡詩。四農。

63、二句深極。四農。(旁批)。(請君……農時)，朱點，朱圈。

64、說盡落俗，不比一矧。四農。(旁批)。(花枝欲動春風寒)，朱點。

65、妄極可惡，四農。

66、眉批：(寄)託高致，四農。

67、尾批：總無可點自是好。通暢皆有神會，不關筆墨事。四農

68、言甚□，無所知也。四農。(自識門前山)，又別又別，有道之言。(旁批)。(殘雨斜日照)，朱點。

69、尾批：其質如此，故自難及。此等詩非人力可以強。摹之便落卒易。四農

70、題下：只人閑桂花落五字便不易及。四農。

71、可哂。(夾批)

- 72、尾批：語調並高。
- 73、尾批：每每靜意，得之偶然。
- 74、序文上眉批：雲溪雜題及輞川集須靜坐屏思慮三日乃可讀之，不得以世間言語□參也。四農。
- 75、尾批：復欲兩語如此俯仰曠達不可得
附裴迪詩
- 76、尾批：蕭然更欲無言。
附裴迪詩
- 77、尾批：猶是鹿柴之餘
附裴迪詩
- 78、尾批：自在
- 79、尾批：其意亦欲不著一字漸可語禪
- 80、尾批：使在謝東山輩口語皆成高韻
- 81、尾批：首首素淨
- 82、已近自然。(夾批)
- 83、眉批：後四語比興□□，四農。
- 84、尾批：實景
- 85、朱圈。旁批：妙在句尾，氣味遂高。四農。
- 86、尾批：自是雜詩。
- 87、題下：此詩□□□□□，實未解其妙。四農
- 88、尾批：無一語可俗
- 89、此二語為數詩之冠。四農
- 90、題下：此□五言排律。為家之所希有，蓋純是任天也。四農。
- 91、者多解印者何人，讀此慨然。四農。
- 92、作畫字便無味。四農
- 93、旁批：遠神非常景。四農。眉批：故不□青白字以見其大雅。四農
- 94、(舉桔槔)句下夾批：上句更好。
- 95、題下：有物我皆著之妙。詩家第一等境界也。四農
- 96、尾批：卷耳之後，得此吟諷。
- 97、眉批：首二語天籟四農
- 98、旁批：此等寫景句非大手筆不到。四農
- 99、旁批：俗□四農
- 100、題下：首四句閒極高極，不厭百回讀也。四農。
- 101、題下：此詩人每□□，實最下也。四農。尾批：白眼亦如鍾會於嵇康。
- 102、眉批(悟)語四農
- 103、眉批：語語鄙俗，人獨以談釋典超詣，何哉四農。
- 104、句下夾批：甚壯第非招提本色。
- 105、旁批：實景□括自在四農
- 106、(催客聞)句旁夾批：句奧。四農。(夜坐……似秋)，朱圈，尾批：略不用思。如此詩末二句說禪寂，何嘗不佳？何必用佛語為能事。四農
- 107、句旁夾批：醜語四農
- 108、句下夾批：自在。
- 109、眉批：此詩再降格，便似白□山，一山門作兩山門一派矣。四農尾批：附裴迪詩

- 110、旁批：俗調。
- 111、旁批：此為一著一字，四農。(日色……毒龍)，點。
- 112、尾批：□有勉厚之意□，恰以律體出之，最高。四農
- 113、眉批：□是□理，不可以氣勢讀。四農。
- 114、眉批：分字滿字鍊□不覺方妙。四農
- 115、題下：高雅之(筆)。四農
- 116、旁批：何以□，至此真妙悟也。四農。(月明寒潮廣)，朱圈。
- 117、題下：此詩純似(深)人。四農。眉批：古厚至此。四農
- 118、旁批：句晦澀。四農。
- 119、句下夾批：新意。
- 120、題下：此詩所以為絕調者，以其沈痛入骨，復自在入神也。詩至入骨入神，盡矣。四農
- 121、眉批：□□□□□□□□□，此詩若無五六，亦常語耳。四農
- 122、題下：首二句感慨最深婉。四農。
- 123、旁批：字字幽(新)。四農
- 124、旁批：每句有遠勢，四農。(朝端……衣臣)，朱圈，旁批：好尤感慨。四農
- 125、題下：此等詩特雜，然而深之，故自簡妙，若有意為此，則純是油腔，不可不辨。四農。
- 尾批：聞，一本作問，最合。四農
- 126、句下夾批：只是眼前道不盡者。
- 127、題下：悽咽之音妙以簡貴出之。四農
- 128、尾批：右丞七絕往往愈質愈妙，此以天勝。四農。
- 129、旁批：此句佳，惜對法率。四農。
- 130、題下：前半純是畫意。四農。
- 131、題下：此詩□□若不接，而用意獨妙。四農
- 132、尾批：只說孤城落日邊，而其□□之遠，不待言矣。此語妙也。四農。
- 133、尾批：無意之意
- 134、首蓓、葡萄異產，……四農
- 135、題下：□□□□□□□□□，亦深婉，皆有風人遺句，四農。
- 136、題下：首二語不接，妙，此詩訣也，四農。
- 137、題下：二十字中不知多少境地，悟者自悟。四農
- 138、題下：直是一筆，自有皴意，畫中亦是高境。四農。
- 139、尾批：平平寫到盡。
- 140、旁批：一半雨妙，一本作一夜雨，無味。四農
- 141、出字妙，四農。
- 142、旁批：說不盡處，悽悽無眠。四農
- 143、(淒淒)句下夾批：最是自得。尾批：南陵字重見，不惡，此亦大(雅)。四農
- 144、旁批：今人不能此等對法，故出手便俗。四農。
- 145、題下：能以神運。四農。
- 146、旁批：□□之境□末全不費力。四農。
- 147、眉批：也、瀉二韻湊甚。
- 148、題下：五六奇橫，却須靜以□之，非好作奇絕者所知也。四農。
- 149、尾批：今古斷腸，理不在多。明年一本作年年乃有味，當從之。四農
- 150、未經人(是)語。四農。

- 151、題下：句句深厚此右丞作□□本非盡□高深為能，四農。
- 152、眉批：□□直是塵濁人語，四農。
- 153、題下：學詩當從質字入手，方有根基。此□詩無他美，只是質處勝到，四農。
- 154、尾批：附王縉詩。詩末：清灑頓挫，略不動容。
- 155、題下：二詩真意流轉，此天□自然流露之佳詩，何必以宣揚內典為情(清)真耶？四農
- 156、題下：右丞五絕全用天機故當獨步一時。四農
- 157、題下：此等詩妙在全不立意故無警語而有會神。四農
- 158、眉批：插此二語□絕。四農。
- 159、旁批：此等句似乎實有味，此在人人□□，四農。(農月……南畝)，朱圈，旁批：竟□老，四農。
- 160、旁批：句法天妙。四農。
- 161、旁批：一本作林好非四農
- 162、(選)圈〈觀獵〉(風勁角弓鳴)，首句點，句下夾批：氣概。(草枯……蹄輕)，朱點，朱圈，旁批：此右丞中等詩然亦深重四農。〈遊感化寺〉(翡翠香煙合)，(秦川雨外晴)，朱點，(雁王御果獻)，旁批：摭實近怪，四農。(踏花行)句下：若用禮記鹿女舛。(籬生……山櫻)，朱點。
- 163、尾批：徑佳妙。四農
- 164、旁批：設景古厚，四農。(園廬……自咎)尾批：勝選
- 165、句下夾批：下字佳。(渭北……九州牧)，朱點，句下夾批：平實悲壯古意雅辭樂府所少。(雞鳴……陵宿)，圈。(相如……陵宿)，朱圈。末二句旁批：全賴此結四農。
尾批：更似不須語言
- 166、題下：起□高迥四農
- 167、旁批：深勁四農。(藥倩韓康賣)，朱點，(翻嫌……雲何)，朱點。
- 168、題下：無警句而有餘地，四農
- 169、題下：四十字字字清美耐玩四農。
- 170、(選)圈〈曉行巴峽〉(際曉投巴峽)，(晴江一女浣)，圈，句下夾批：自然好(朝日眾雞鳴)，點，(人作……國聲)，圈，(晴江……雞鳴)，朱圈，(人作……國聲)，朱圈，(晴江……雞鳴)旁批：設色非凡近所有四農。
- 171、旁批：重馬字古人不忘所以為高四農
- 172、(迴環)句旁夾批寫景幽□四農。尾批：此等詩頗似小謝。大家無所不有，四農。
- 173、題下：三四溫婉可誦。首句涉怨□非三四摺轉不可四農
- 174、句旁夾批：五字非胸有天機者不能道四農
- 175、(選)圈〈宿鄭州〉尾批：藹然戀闕之情(田父……中牧)圈，(昨晚猶金谷)，圈
- 176、(選)圈〈使至塞上〉尾批：亦是不用一辭(大漠二句)圈
- 177、〈偶然作〉六首之四(陶潛任天真)，(升與斗)句下夾批：但可從此止
- 178、(選)圈〈西施詠〉，(君寵……是非)，圈。尾批：語有諷味，似淺似深。
- 179、(選)圈〈息夫人〉尾批：正爾憔悴得人
- 180、(選)圈〈班婕妤〉三首之三(總向春園……語聲)，圈，尾批：語皆不刻而近
- 181、(選)圈〈晚春閨思〉(鑪氣……花枝)，圈。尾批：不俯仰刻畫甚有意味
- 182、(選)圈〈雜詩〉五首之三(家住孟津河)，尾批：與時有洛陽人皆費辭說

跋文

詩文有評，濫觴六代，鍾仲偉詩品而降，不勝俚指。宋人中山詩話、六一詩話、漁隱叢話，體兼說部，亮資博聞。明人喜為高論，動涉(虛僞)。國初詩家王宋競□，談龍有錄，門戶是爭，濫及隨園強(生)酬應聲氣羔雁，大雅羞稱。山陽潘四農先生，殫心理學，洞達六義，所著養一齋詩話，文成數萬，折衷無邪。□柱狂瀾，允推傑構。茲所評選右丞集，論議殫洽，詞翰美贍。惟於稍涉釋氏者，則斷斷固爭，漢人喜談黃老，唐宋人好用內典，非第風會所趨，抑感慨於中，別有寓託耳。論文與講學不同，通流一蔽，不必為賢者諱也。光緒庚子從 伯延先生段讀一月，裝訂完好，附識數語。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伯延得無笑其□屑耶。

上巳前二日天氣澄酥，花木妍潤 王鴻翔書

此玉洗堂藏書近為吾友田君魯渙所得，嗣君少漁筆未弱□□□□手句裝池巧□□□□□□。四農先生生平讀書喜加評兀鶩。雖名大家不免□。學識純正，議論超卓，(於)詩獨出手眼，字字皆可據依，非妄持摭文字利弊。□比鄉里後生觀其藏書，珍如拱壁，□□率逢□成帙，此亦□一種也。原□研□跋語，驥坳為榮。貂續可□。少漁其蓋肴核六藝，敬蓄光□，庶可頡頏養一青眼，□□□吾子。吾於少漁之稱幸矣。癸亥中秋後一日八一老人段朝端書。

高徵君子上日：劉須溪評點古人書多纖仄委瑣，為鍾伯敬、譚友夏(前打元夏誤)諸人開詭僻一徑，故須溪書不甚見垂於世。此帙經四農先生加墨批卻導窾，語語透關，學詩者當奉金鍼，(非)復知須溪之(評為世輕)也。 少漁世兄年未及冠，沈潛好學，且篤嗜鄉先輩手澤，得此帙為之裝池完好，持以索題，爰書數語歸之。癸亥仲冬下旬邵祖壽題志。

潘評摩詰集光緒庚子從玉洗李氏借讀數日坳識跋語，茲屆甲子□□二十四年矣。書為(年)家子田少璵所得，屬再加墨，滄桑屢變，爪印重尋，可勝浩歎。語有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少璵青年幼讀用志不分其益珍惜光陰廣己造大勿似鄙人之學植荒落，垂老無成也。甲子三月鴻翔再識。

四農先生學問醇粹，為一代宗工，久有定評無埃。揚詡尤善說詩，所撰養一齋詩話，津梁後學，駕鍾嶸、司空圖、嚴羽諸人之上，此帙為先生所加墨，抉擇嚴而品藻當非漫然操觚者。 少嶼質美而嗜學，久從庸游。愧不足以啟發之。此帙既為 少嶼所藏，脫能昕夕紬繹吾知于風雅之旨，必有所□。此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也。若第知珍先賢之手澤，而不營學者之目耕，則非不佞之所敢知己。乙丑季春江都毛乃庸識。

李太白詩氣舉宇宙，杜子美詩□感鬼神。此百代之大宗，非右丞等所敢望。然降此一等，則右丞為最，居其勝矣，其詩體兼眾妙。雖後人以王孟韋柳並稱，其實孟韋柳非其敵也。韋之溫厚，柳之雅靜，可居其次，孟詩特清舉而已，味之殊薄，於古彌遠。今人學詩，概以蕭寂無聲采者為王孟韋柳，極庸妄可發一大噓。同時儲光義者，雅與右丞齊名，其詩質而未妙。蓋未造自然，不足與右丞之天籟自解匹也。或謂右丞詩畫，絕迹天機，□由耽悅釋典，故能超常入勝，此亦妄譚也，右丞之清妙，自由姿分曠達，不嗜俗豔。(若能攘斥□□)，專功垂訓，所造當益宏大，可參李杜二子。惟其以虛寂為宗，故於□興觀為然然。□不能篤好求祗，存清妙之高躅而已。且其鋪揚內典之篇，瑣誕可矧，在集中實為下駟，不可諱也。特謂其詩力在茲，此倒亂黑白之言也。此集為劉辰翁評點，亦雜禪風，頗嫌酸混，更不足辨矣。道光己亥餘春四農潘□與書。

三、建議：

增列研究計畫助理的國外差旅費

四、其他：

無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2 年 7 月 30 日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24-MY2		
計畫名稱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出國人員姓名	侯雅文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出國時間	102 年 7 月 14 日至 102 年 7 月 18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北京

一、移地研究過程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第一年及第二年皆獲核定各一次移地研究。然第一年因為足疾，無法遠行，故申請國外差旅費變更，將第一年移地研究經費流用到第二年執行。本人(主持人)分別於 101 年 9 月 1 日到 13 日，以及 102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二次赴中國北京收集本計畫研究相關史料文獻。因經費所限，沒有助理隨行。依國科會規定，分別撰成二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本心得報告為第二次 102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赴北京移地研究成果報告。

本人於上揭時間，赴北京國家圖書館位於文津街的古籍善本室，調閱相關文獻。本計畫所調閱文獻以下列三項優先：劉辰翁評韋柳詩集版本、劉辰翁文化思想史料，以及續蒐劉辰翁評王維、孟浩然詩集版本。這類善本圖書，依館方規定，大多只能閱讀膠片及手抄。衡量開館調閱的時間為 7 月 15 日(一)至 18 日(四)，以及抄錄校對所需時間，故本次主要抄錄史料如下：

- (一) 廣成子注一卷，蘇軾撰，劉辰翁等評，明盧之頤自觀校，溪香館刻本。
- (二) 古三墳一卷，劉辰翁等評，明新都唐琳訂，快閣藏版。
- (三) 唐王右丞詩集六卷，劉辰翁評、佚名評點，明刻本。

至於 7 月 14 日(日)，古籍館不開放，故這日赴北京萬聖書屋，閱讀大陸學界相關研究論著，掌握最新論著成果出版情形。

二、研究成果

(一)廣成子注，輯評內容：

- 1、眉批：薛君采曰此是道家傳心宗祖
- 2、眉批：薛君采曰殘字削
- 3、眉批：劉辰翁曰元氣澆漓，草草而成，草草而毀，真方外玩世之辭
薛君采曰真人之語如此

- 4、眉批：薛君采曰描寫至道，與老渾合。
- 5、眉批：薛君采曰警策醞釀在此
- 6、眉批：薛君采曰至陽至陰，益妙。劉辰翁曰原字最切要指其處也
- 7、眉批：薛君采曰淳樸渾古，豈世人易讀
- 8、林希逸曰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
失吾道者上……下為土
- 9、眉批：希逸曰下為土者地也，為土者丘冢也
今夫百昌……無窮之野
- 10、眉批：薛君采曰名語只一二句而足

(二)古三墳，輯評內容：

山墳

- 1、眉批：劉辰翁曰朱子謂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爻卦大象卻從何起
- 2、眉批：茅坤曰元首股肱，斯從象得。
- 3、眉批：又曰食惟民天
- 4、眉批：劉辰翁曰水火者陰陽之盛
- 5、眉批：又曰以飛走察陰陽較精
- 6、眉批：茅坤曰自古兵貴陰謀

太古河圖代姓紀

- 7、眉批：孫鑛曰自是真實道理，絕與荒唐者不類
茅坤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劉辰翁曰太極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鑿度演此。
- 8、眉批：茅坤曰太古未有甲曆，以草木之生枯為紀。
孫鑛曰不如頭□字混沌
- 9、眉批：又曰爻辭質略，洵古之遺
- 10、眉批：茅坤曰卦之時義大矣哉
- 11、眉批：孫鑛曰羲和欽若昊天，亦是此意。
- 12、眉批：劉辰翁曰建寅自是千古定法
- 13、眉批：茅坤曰此真渾噩之文
- 14、眉批：又曰藹藹乎太古之風
- 15、眉批：孫鑛曰仍歸其指於愛民

氣墳

- 16、眉批：劉辰翁曰讀此知周易卦象，亦是以述為作
- 17、眉批：茅坤曰鼠象最確
- 18、眉批：劉辰翁曰學主專故歸從師，婦主順故藏從夫
- 19、眉批：孫鑛曰精瑩純粹，此開闢來有數文字，風雨石裂，吾知其精光，有不容沒者。

食不豐民不正

- 20、眉批茅坤曰惟民有數四字惻然
- 21、眉批孫鑛曰前云一歸於正，此云一歸於正，自古文辭未嘗不有起合。
- 22、眉批又曰政者正也。正其事是一篇關鎖。

形墳

- 23、眉批劉辰翁曰乾坤定位，而易立乎中，所以言易必本乾坤。
- 24、眉批茅坤曰思賢繼治，其象困而不窮
- 25、眉批：茅坤曰此便留下西漢一脉

- 26、眉批：孫鑛曰虞書分命九官十二牧，其□□辭類此。
- 27、眉批：又曰田訟字佳

(三)唐王右丞詩集六卷，此書另有眉批小字。若干首下也有評語，但非劉評。如送友人歸山歌第一首題下以毛筆書寫「此是唐人之騷」。所錄劉辰翁評語如下：

- 1、尾批：董董許不可易。
- 2、「何詹尹兮可卜」句下：「不用楚調，自適目前，詞少而愈多，尚覺〈盤谷歌〉意為凡」。
- 3、〈送友人歸山歌〉二首之二(山中人兮欲歸)，
- 4、句下：「點景狀意，色色別」尾批：「宋玉之下，淵明之上，甚似晉人。不知者以為氣短，知者以為〈琴操〉之餘音也。」
- 5、(選)圈其二(堂上青絃)，(傾國……所親)，朱圈。(佚名本此處作點)20130717
尾批：用得別。
- 6、「次第轉折，悵惋何限，又非長篇所及。」
- 7、畫出愈有(夾批)。尾批：起結嬌嫩，復勝老語。
- 8、句下：好。
- 9、尾批：容易盡情，舊未有此。
- 10、尾批：類以無情之景述無情之意，復非作者所有。
- 11、尾批：附錢起酬前詩
- 12、尾批：淡淡有情。
- 13、(吾弟東山時)句下夾批：不必其人直自輸寫。
- 14、〈贈焦道士〉(海上遊三島)，(坐知千里……一壺中)，朱點，每作清素可貴(夾批)。
尾批：好
- 15、尾批：總無可點自是好。
- 16、(自識門前山)，又別又別，有道之言。(旁批)。(殘雨斜日照)，朱點。
- 17、尾批：其質如此，故自難及。
- 18、尾批：語調並高。
- 19、尾批：每每靜意，得之偶然。
- 20、尾批：復欲兩語如此俯仰曠達不可得 佚名評言後我而來不知何人又何必悲昔人之所有耶
達人每作是想 20130717
- 21、尾批：蕭然更欲無言。
- 22、尾批：無言而有畫意
- 23、尾批：猶是鹿柴之餘
- 24、尾批：自在
- 25、尾批：附裴迪詩
- 26、〈辛夷塢〉尾批：其意亦欲不著一字漸可語禪
- 27、尾批：使在謝東山輩口語皆成高韻

- 28、〈椒園〉(桂尊迎帝子)尾批：首首素淨
- 29、〈歸嵩山作〉，已近自然。(夾批)
- 30、〈山中示弟等〉(山林吾喪我)，(山林……成人)，點，別是一種(夾批)。(泉水在…….東鄰)，
- 31、〈戲題輞川別業〉(柳條拂地不須折)，尾批：實景
- 32、尾批：自是雜詩。
- 33、〈田園樂〉七首之一(出入千門萬戶)，尾批：無一語可俗
- 34、〈春園即事〉句下夾批：上句更好。
- 35、〈春中田園作〉(屋上春鳩鳴)，尾批：卷耳之後，得此吟諷。
- 36、〈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綠樹重陰蓋四鄰)。尾批：白眼亦如鍾會於嵇康。
- 37、〈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並序，(太虛…….清涼)，朱點。(坐看…….陵西)，朱點。句下夾批：甚壯第非招提本色。
- 38、(選)圈〈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尾批：略不用思
- 39、(東家流水入西鄰)，句下夾批：自在。
- 40、(羽觴)句下夾批：無倫無義
- 41、(天上復離群)，句下夾批：新意。
- 42、〈齊州送祖三〉(相逢方一笑)，(相逢…….愁入)，點。(祖帳…….愁入)，朱圈。句下夾批：只是眼前道不盡者。
- 43、〈送劉司直赴安西〉。尾批：無意之意
- 44、〈送方城韋明府〉(遙思葭葦際)，尾批：平平寫到盡。
- 45、〈送張五諶歸宣城〉，(淒淒)句下夾批：最是自得。
- 46、〈送別〉(山中相送罷)，尾批：今古斷腸，理不在多。
- 47、〈別輞川別業〉(依遲動車馬)，尾批：附王縉詩。詩末：清灑頓挫，略不動容。
- 48、〈觀獵〉(風勁角弓鳴)，首句點，句下夾批：氣概。
- 49、(園廬…….自咎)，尾批：勝選
- 50、(選)圈〈冬日遊覽〉(步出城東門)，(赤日團)句下夾批：下字佳。(渭北…….九州牧)，朱點，句下夾批：平實悲壯古意雅辭樂府所少。(雞鳴…….陵宿)，圈。(相如…….陵宿)，朱圈。尾批：更似不須語言
- 51、〈曉行巴峽〉(際曉投巴峽)，(晴江一女浣)，圈，句下夾批：自然好(朝日眾雞鳴)，
- 52、(選)圈〈宿鄭州〉尾批：藹然戀闕之情(田父…….中牧)圈，(昨晚猶金谷)，圈
- 53、(選)圈〈使至塞上〉尾批：亦是不用一辭(大漠二句)圈
- 54、〈偶然作〉六首之四(陶潛任天真)，(升與斗)句下夾批：但可從此止
- 55、(選)圈〈西施詠〉，(君寵…….是非)，圈。尾批：語有諷味，似淺似深。
- 56、(選)圈〈息夫人〉尾批：正爾憔悴得人
- 57、(選)圈〈班婕妤〉三首之三(總向春園…….語聲)，圈，尾批：語皆不刻而近
- 58、(選)圈〈晚春閨思〉(鑪氣…….花枝)，圈。尾批：不俯仰刻畫甚有意味
- 59、(選)圈〈雜詩〉五首之三(家住孟津河)，尾批：與時有洛陽人皆費辭說

三、 建議：

增列計畫助理國外差旅費

四、 其他：

無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1 年 9 月 30 日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24-MY2		
計畫名稱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出國人員 姓名	侯雅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1 年 8 月 18 日至 101 年 8 月 23 日	會議地點	中國新疆烏魯木齊
會議名稱	(中文)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六屆年會暨「唐代西域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略		
發表題目	(中文)「摘句」圈評與「有情」詮說：劉辰翁評說王維詩的二重進路 (英文)The two kinds of ways to comment the poetry of Wang Wei(王維) were used by Liu chen weng(劉辰翁)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第一年及第二年皆獲核定各一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然第一年因為足疾，無法遠行，故申請國外差旅費變更，將第一年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經費流用到第二年執行。本人(主持人)於 101 年 8 月 18 日到 23 日，101 年 8 月 27 日到 9 月 1 日，以及 101 年 9 月 13 日到 9 月 16 日分別赴中國新疆烏魯木齊、湖北武漢、安徽合肥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依國科會規定，撰成三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本心得報告為第一篇 101 年 8 月 18 日到 8 月 23 日赴新疆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次會議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新疆師範大學主辦，會議地點在新疆師範大學國際教育大廈舉行。18日全天報到，19日上午開幕式及主題報告，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先生致開幕詞，下午起開始分組報告。共分五個會場，每一會場按時間先後，分五個場次討論，與會學者約有一百四十多位，分別來自臺灣、日本、新加坡、香港、韓國、美國及大陸各地。會後並安排文化考察，地點是吐魯番、柴窩堡、吉木薩爾、阜康等地，考察唐代西州遺址、北庭都護府遺址、天池等。本人發表的場次是第五分會場第二場次：8月19日下午18:00-19:30，發表的論文是〈「摘句」圈評與「有情」詮說：劉辰翁評說王維詩的二重進路〉。另外還擔任主持人，時間是第五分會場第一場次：8月19日下午16:00-17:30。

二、 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與會學者甚眾，皆對唐代文學與文化提出相關研究卓見，本人感到收穫很多。以下分述對本人研究多所啟發的論題及相關代表論文：

(一)探討唐代西域與文學之關係：這類研究著重於西域地理、文物、特產及當地所藏文獻如何形成唐詩特定創作題材、風格，或呈現唐詩人詩作在邊地與中原流傳的版本問題，或是就特定詩體的源流演變進行建構，如逢甲大學廖美玉教授〈唐代閩詩所映現的邊陲視野與黎元家園〉、台灣大學蔡瑜教授〈重探唐代五言律體的格律美學與範式——一種格律發展史觀的建構〉、台灣大學康韻梅教授〈唐代小說中的音樂書寫〉、遼寧大學畢寶魁教授〈出使河西對王維佛教情結之影響〉、北京大學朱玉麒教授〈吐魯番文書中的玄宗詩〉等等。

(二)探討唐代詩論、唐代樂府學及京城書寫：這類研究著重於唐代京城所表徵的權力、文化，或是唐人所論述或實踐的詩律學與樂府學，如政治大學鄭文惠教授〈世變與地景——唐詩中的長安文化書寫〉、臺灣師範大學王基倫教授〈柳宗元詩文中的京城符號〉、南開大學盧盛江教授〈元兢調聲說研究〉、北京大學錢志熙教授〈唐人樂府學述要〉、首都師範大學吳相洲教授〈唐代樂府相關概念辨析〉、華東師範大學羅爭鳴教授〈《毛仙翁贈行詩》與中唐文壇風貌的再探討〉、成均館大學金卿東教授〈從「重利輕別離」到「求利無不營」——略論中唐一組古題樂府的「新意」及其意義〉、浙江大學胡可先教授〈論包佶、李紆與貞元詩風〉等等。

(三)探討唐文、唐代小說及文獻：這類研究著重唐詩以外，像賦、古文、小說中唐人所操持的政教使命、學術文化，以及從文獻整理、補編、辨體類的角度，闡發唐人文獻、域外所藏文獻的學術價值，如政治大學許東海教授〈文賦與諫書——杜牧的諫諍意識與〈阿房宮賦〉〉、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唐代翰林學士文獻拾零〉、清華大學孫明君教授〈唐太宗〈陸機傳論〉解析〉、薩福克大學楊宿珍教授〈從聲韻論韓愈碑志的活水源頭——東漢碑銘〉、嶺南大學劉燕萍教授〈異類、救助與偽裝——論〈樊夫人〉和〈崔煒〉中的拯救型母神〉、南山大學蔡毅教授〈唐人所見日本漢文考〉、北京大學杜曉勤教授〈論《白氏文集》編撰體例和文體分

類問題—以日藏舊抄本為中心〉等等。

(四)探討杜甫、唐代宗教及文化：這類研究著重闡明李、杜特定詩歌體式，或從地理學、佛學的角度彰明唐詩、唐文的深層意涵，如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杜詩連章結構在詩學上的意義〉、台灣大學蕭麗華教授〈《大唐西域記》的觀音文學〉、台灣大學曹淑娟教授〈〈同谷七歌〉系列的重層世界及其轉化〉、復旦大學查屏球教授〈盛唐詩人江南游歷之風與李白獨特的地理記憶〉、襄樊學院王輝斌教授〈唐代佛境風物詩述論〉等等。

(五)探討唐詩的接受與傳播：這類研究著重後人對唐代文學的接受觀點，或考察中原唐詩創作對外族，或域外國家的影響，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衣若芬教授〈東亞文學經典研究一隅：白居易〈琵琶行〉〉、政治大學侯雅文教授〈「摘句」圈評與「有情」詮說：劉辰翁評說王維詩的二重進路〉、蘇州大學羅時進教授〈唐代作家并稱的語言符號秩序與文學評論意義〉、內蒙古大學米彥青教授〈唐詩對清前期蒙古族漢詩創作的影響〉、順天大學校金銀雅教授〈近十年韓國唐詩研究述評〉、新疆師範大學薛天緯教授〈〈夢游天姥吟留別〉詩題辨誤〉等等。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論文題目：〈「摘句」圈評與「有情」詮說：劉辰翁評說王維詩的二重進路〉，現正修改，以便正式發表。全文與摘要如下：

摘要

劉辰翁是宋元之際詩歌評點的大家，其評說唐代詩人的觀點，尤為明清以來文人所重。過去，偏重使用「觀念論述」型態的詩話等文獻，去建構唐代詩人詩作受歷代文人讀者的評說所形成的接受史。相較之下，由「評點」型態所體現的文學觀念，對於詩學的發展所起的推進作用，較少獲得深入的闡發。本文因而特取劉辰翁這類具有高度影響力的菁英讀者，先就其評說「王維詩」的觀點進行分析，並闡明其觀點對唐宋時期評說「王維詩」之接受史所具有的承變意義。在此一基礎下，方可為日後研究明清時期評說「王維詩」的接受史，建立參照比對的詮釋知識。

詩歌評點的操作方式，在於針對個別作品，施以評語及圈點，藉此體現特定詩觀；其結果往往有意呼應前說，以顯承變。是故本文在詮釋上，優先考察劉辰翁如何透過評點「王維詩」的操作，體現特定詩觀。至於他對「王維詩」的歷史評價，予以選擇性的接受或創新性的改造，這部分論題，礙於大會論文篇幅限定，點到為止，暫不於本文詳述，已另專文處理。

劉辰翁評說「王維詩」最著重闡明的二項詩觀分別是：「有情」與「無言」。此一「有情」觀點的形成，固然有意對治宋代理學氛圍下，所流行「平淡」、「蕭散」的文學理念；同時也應與劉辰翁身處易代之際，遺民的處境不無關係。本文先探討「有情」的觀點；至於「無言」則留待日後專文深究。

一、 本文觀點的提出與既有「評點」研究的省思

在此之前，本人已就劉辰翁評說「王維詩」的論題，做過一些研究。彼時考察的視角，放在明代文人如何改造劉辰翁對「王維詩」的詮釋結果，以便重塑王維詩的模範意義。據此，用凌濛初刊刻《王摩詰詩集》所錄顧璘對「王維詩」的批點為對照，比較劉、顧二人評說觀點的同異，做為日後考察劉辰翁對明清文人評說「王維詩」之影響的系列論題開端。

在上述論題的設定下，已經就劉辰翁評說所持的幾個觀點，予以陳述，如「無意之意」、「平易淺近語」等等。在這個基礎上，續就評語中「有情」、「無言」二個觀點加以論析。本文先處理「有情」的觀點，日後再就劉辰翁評說中「無言」的意涵及其與「有情」之間的辯證，詳加論析。

就劉辰翁的散文中，所表述的文學觀念來看，已經明白地從「情」去肯認文學的本質。所以他在《須溪集》卷七〈答劉英伯書〉推崇《詩經》，直言「《三百篇》情性皆得之容易」；同卷〈古愚銘〉又說：「尤貴情真」。若然，他以「有情」的進路，去詮說「王維詩」，似乎是理所當然，無需費辭討論。然而，若回溯唐宋時期評說「王維詩」的觀點，其中之一是「清逸」，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云，是「久隱山林」、「曠淡」，如蔡條《西清詩話》所云。則所謂「清」、「淡」，這類語彙的指向，往往不在於「喜怒哀樂」淫傷的情感經驗，而是在於蕭散入道「無情」的心靈境界，與宋代理學家的性情觀，實為表裏。如真德秀稱《三百篇》「皆合正理」。據此，劉辰翁所持「有情」的觀點，就隱涵了改造理學視域下「王維詩」的意義，這一點有待詮釋。

劉辰翁畢生投入極大的心力，從事詩歌評點，不似其他宋人，好作詩話教人，其欲偏由作品批評，非觀念論述的型態，以達到改造既有成說的意圖，頗為明顯。據現今可見元明刊本所錄劉辰翁對「王維詩」的評說內容來看，多首繫以評語，而評語所在位置，往往對應特定文句，有時並於句旁加圈加點。尤其是加圈的文句，更是劉辰翁所著意摘出，意在就作品整體之中，凸顯警策之處。至於加點之處，顯示評價略遜。故元刊本《王右丞集》卷三〈山居秋暝〉一首下，劉辰翁云：「總無可點，自是好」，該詩無點，唯在「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二句加圈。

抽象的詩學觀念，往往需要透過具體作品為證，才能有效地達到指導、規範的目標。這就是「即事言理」的思維。若回溯唐宋時期文人體踐特定詩學觀念，亦取王維的特定詩篇為例證；則可知劉辰翁以王維的特定詩篇為基礎，對堪為「警策之處」予以重新定位，或是賦給新的詮釋意義，這就是與前人在同一首作品上進行對話，由此，則能更集中地凸顯繼承或改造的意向。據此，本文以「摘句」圈評一詞，指稱劉辰翁批評王維詩的操作方式。

承上，順著劉辰翁評說的特性，本文所要處理的論題是：劉氏如何透過特定作品閱讀角度的圈定，以及意義的詮釋，體踐「有情」的具體意涵。此一研究

的用意，在於將評點文學的研究，導向作品形構的層面，觀察評點者對作品形構內的諸多構成要素，所賦予「主從」、「輕重」的安排，由此逆推其評語的意義。這種研究進路，姑名之曰：「作品逆證」的論述。

過去，學界已不乏對劉辰翁相關評點文學予以研究，成果多具學術貢獻。在進路上，主要有如下二種：(一)、詩論觀念為中心，評點為旁輔、附庸，在此一論述下，多取劉辰翁所撰序跋等散文，就其中可見的文學觀念，予以解說，間取評點中的評語為輔證。(二)、以評點評語為中心，予以表層分類，少涉圈點與作品的關係，在此一論述下，多對同一主題類型的評語，予以排布羅列，間取相觀詩論觀點旁證。又這二種進路，均少見以「特定詩篇」為中心，依其被評說的歷程，建構相關的接受史，以做為參照知識，用來對照劉辰評說的歷史定位。本文試圖在這二種進路之外，轉向以「評點所對應作品」為中心，藉此重新詮釋劉辰翁評語的意義。

二、劉辰翁圈點、評語的刊刻載錄

循著上文所言，如欲探討劉辰翁的「摘句」圈評，需先釐析圈點、評語所據刊本來源。若就現今可見附刻劉辰翁評說「王維詩」之評語的文獻史料來看，元刊本《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因為早出，應該是很重要的版本。然而，比對明代文人所編著「唐詩選集」、箋注《王右丞詩集》，以及刊刻《王摩詰詩集》時所載錄的劉辰翁圈點、評語，卻頗見出入。

明代初期有二種「唐詩選集」，對後人影響較大：其一是刊行於元順帝至正四年(西元1344年)，由楊士弘編選的《唐音》，明人張震的注本中引錄若干劉辰翁的評語。其二是刊行於明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高棅的《唐詩品彙》。自明代中後期，《品彙》廣被刊刻，而與《唐音》並列，「皆為詞林所尚」。蔣一葵《唐詩選注》，凌濛初序、凌瑞林、凌南榮輯評《唐詩廣選》，這類唐詩選本所附劉評，大體不出《品彙》的範圍。據此，取二書為代表，據以比對劉評的載錄情況。

此外，明代箋注《王右丞詩集》的著作，較為知名者有二：其一是刊行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西元1555年)顧起經《類箋王右丞全集》，其二是刊行於嘉靖三十九年(西元1560)顧可久《唐王右丞詩集註說》。顧可久的註本，雖同顧起經一般皆參考了劉氏的批校本，但所收錄的評語，大多不出顧起經類箋本收錄的範圍，而且則數較為短少。又《四庫全書·王右丞箋注提要》特舉顧起經類箋本，對照清代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的「精審」之處，則可推知顧起經類箋本的代表性高過顧可久的註說本。據此，則取顧起經《類箋王右丞全集》，做為比對劉評載錄情況的文本之一。清代趙殿成的箋注本，其所取諸劉辰翁批校本之處，主要在於「校勘」一面，「評語」收錄甚少，是故本文不將趙殿成箋注本列為比對的文本。

至於明人刊刻《王摩詰詩集》而附刻劉評者，可以凌濛初的刊本為代表。

清代方功惠刊刻《王摩詰詩集》即自述本諸「凌刻王集用劉校七卷本」。故本文取之以為比對劉評載錄情況的文本之一。

以元刊本和上述明代詩選本、箋注本、詩集刊本所附刻劉評的內容，相互比對，可以得出如下幾種情況：

(一)、元刊本無評，而上述明人刊本、選本多存見者：如五古〈藍田石門精舍〉、〈觀別者〉、〈送別〉（聖代無隱者）、〈西施詠〉，五律〈送張五湮歸宣城〉、〈送友人南歸〉、〈晚春閨思〉，七律〈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積雨輞川莊作〉，五排〈送祕書晁監還日本〉，五絕〈息夫人〉、〈烏鳴磎〉，七絕〈送元二使安西〉等。

(二)、元刊本無評，上述明人刊本或選本雖然見存，但書種數僅及一半：如七古〈寒食城東即事〉、五律〈終南山〉、〈春園即事〉，七絕〈戲題盤石〉等。

(三)、元刊本無評，上述明人刊本亦少存見：如五律〈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四首〉（功德冠群英）、〈資聖寺送甘二〉、〈歸嵩山作〉，五排〈遊感化寺〉、〈山中示弟〉、〈三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五絕〈山中〉（荊溪白石出）。在此項情況下，尤以獨見於凌濛初刊本為多。

(四)、元刊本無評，亦不見錄於上述四種明人選本、刊本，但見於蔣一葵《唐詩選注》、周敬、周珽《刪補唐詩選箋釋會通評林》等唐詩選本中，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五)、元刊本有評、上述明人刊本、選本亦多存見：如五古〈戲贈張五弟諱〉、〈冬日遊覽〉、〈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春中田園作〉、〈齊州送祖三〉（相逢方一笑），七古〈送友人歸山歌〉二首、〈老將行〉、〈隴頭吟〉、五律〈山居秋暝〉、〈山居即事〉、〈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終南別業〉、〈送方城韋明府〉、〈送劉司直赴安西〉、〈送張道士歸山〉（先生何處去）、〈觀獵〉、〈使至塞上〉，七律〈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五排〈贈焦道士〉，五絕〈孟城坳〉、〈華子岡〉、〈鹿柴〉、〈辛夷塢〉、〈漆園〉、〈班婕妤〉（怪來粧閣閉）、〈送別〉（山中相送罷）、〈上平田〉、〈萍池〉、〈贈韋穆十八〉、〈寄河上段十六〉

(六)、元刊本有評，而上述明人刊本、選本雖然存見者，但書種數僅及一半：如五古〈偶然作〉、〈扶南曲〉（堂上青絃動）、〈宿鄭州〉，七古〈夷門歌〉、〈送李睢陽〉，五律〈過感化寺曇興上人仙院〉、〈使至塞上〉，五排〈曉行巴峽〉、〈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并序〉，五絕〈木蘭柴〉、〈椒園〉、〈雜詩〉（家住孟津河），六絕〈田園樂〉（厭見千門萬戶）。此項情況下，尤以同時見錄於元刊本、顧起經類箋本、凌濛初刊本三者為多。

(七)、元刊本有評，而上述明人刊本或選本未見存錄，或僅有一種存見：如五古〈晦日遊大理寺韋卿城南別業〉、〈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五絕〈茱萸酒〉，七絕〈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戲題輞川別業〉。

除了上述各本評語存錄有無的差別之外，在評語內容及其刊刻的位置上，各本也互有出入。如劉評〈齊州送祖三〉、〈老將行〉、〈終南別業〉、〈送張道士歸山〉、〈觀獵〉，明唐詩選本、刊本所收錄的內容，皆多過元刊本。在刊刻的位置

上，則有眉批、夾批的不同，這種情形甚多，此處不一一列舉，茲取一例做為說明。例如〈冬日遊覽〉一詩，元刊本、《唐詩品彙》對劉評的標示皆如下：「赤日圍平陸」句下夾批「下字佳」，「來朝九州牧」句下夾批「平實悲壯，古意雅辭，樂府所少」，末句「獨歸茂陵宿」下「更似不須語言」。顧起經類箋本將「平實悲壯，古意雅辭，樂府所少」繫屬「冠蓋相追逐」句下夾批。而凌濛初刊本，則將上述評語，全數放在眉批的位置。刊刻位置的差別，會對劉評涵義的理解，造成影響，後文詳述。

由於沒有明確的論據，可以判定明代詩選本、刊本所錄劉辰翁評語，不同於元刊本之處，皆出自於明人添造而成，則對二者之間的差異，暫做如下解釋：當時流傳劉辰翁批校的刊本恐怕不止一種，而明人所據者，未必是現今所見的元刊本。為了建構較為完整的劉氏評語，故本文兼取元刊本及明人存見者，互通有無，具體的去取原則如下：

- (一)、元刊本所錄評語，全數取用。如上述(五)、(六)、(七)項情況。
- (二)、元刊本無評，而僅見明人選本、刊本者，若存見書種為多數，顯示該評語為明人共識乃出自劉氏，則予以取用。如上述(一)、(二)項情況。若僅為單一書種存見，則其為劉評的可疑度較高，如上述(三)、(四)，對此本文暫時保留，不予討論。
- (三)、在上述(一)、(二)原則下所取用的評語，其內容、位置、圈點各本有所出入時，以各家版本共有者優先認定。其他為特定版本所有者，亦予解說，以作為旁證。

三、 劉辰翁評說「王維詩」的觀點之一：「有情」

王維各體詩皆備，若就劉辰翁評語分布的類體而言，五律有二十二則，五古有十八則，五絕有十九則，數量較多。這一方面符應了王維詩中，「五律」、「五古」、「五絕」的數量本就較多的情況；另一方面也和《舊唐書》所述「維尤長五言詩」之說相合。另外，劉辰翁屢屢用「情至」、「情事欲絕」、「有情」、「盡情」的語彙評說「王維詩」，可見他頗關注王維詩中「抒情」的一面。

其實顧起經類箋本已對「王維詩」予以分類，其中所立如「傷歎」、「閨情」、「懷悲」、「悲喜」等類別，就是直指詩中所抒之「情」，具有喜怒哀樂的樣態。其他未以「情」為標目的類型，亦多抒「情」之作，此廣泛見於「田廬」、「獻贈」、「旅思」、「歌行」、「送別」、「贈別」、「寄送」、「咏懷」、「咏古」等諸類型之中。顧起經的類標準不一，既有以「詩體」為標準而劃分的類型，也有分別以「人事活動」、「景物題材」為標準而予以分類，其結果不免瑣細而凌亂，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曰：「區別繁碎」。因此現今學界乃轉由「情」的不同內容，對「王維詩」中的情意重新分類，並指出「友朋離別相思」與「鄉間隱居的愉悅之情」在「王維詩」中所位份量較多，見陳鐵民先生《新譯王維詩文集·導讀》。以此為參照，則劉辰翁從「有情」的角度評說「王維詩」，其所欲凸出的「情」之一：

即是「恨惋」、「傷慨」之悲。此固然多見於「朋友別離」，也旁及其他人倫之悲。

(一)、首重「恨惋」、「傷慨」之悲

劉辰翁對「王維詩」中因「朋友別離」而流露「悲情」之作的評說，可見於〈齊州送祖三〉(相逢方一笑)、〈送友人南歸〉、〈寄河上段十六〉等等。〈齊州送祖三〉，或題作〈淇上送趙仙舟〉，劉評曰：「末句短嫩意傷」，句中「嫩」或作「嬾」。末句「望君猶佇立」在全詩中，以佇立遠望之久，最能表現詩人陷溺在友人離去的「悲情」之中，而不能自拔。劉評所謂「短」、「嬾」、與「傷」，都點出了此情哀悽之極，缺少剛健振作之氣，「短」可指氣短。

〈送友人南歸〉一詩，雖有二項主題：其一乃送別友人的情景；其二乃是想像友人歸家歡享天倫之樂。然劉評曰：「盡謝點染，情思蕭然」，「蕭然」一詞本有蕭索冷落之意；又據《品彙》所錄劉評的位置，乃在「孤客郢城歸」句下，則劉氏對這首詩，所凸出的情感，只在朋友相別後，孤單縈繞於心中的蕭索感。〈寄河上段十六〉，劉評曰：「容易盡情，舊未有此」，各家所錄，有「眉批」、「尾批」之別，而凌氏刊本，特於末句「客中時有洛陽人」加圈，該句表現詩人留心行舟中和友人同居洛陽的旅客，以便探問友人消息，正是全詩中最見思念之情的句子。

其他抒發悲情之作，未必在王維詩中佔有很高的份量，但劉辰翁對這些詩作評說的取擇，可以看出他所詮釋的「悲情」有著特定的內涵。此即特別能夠顯人的社會中，因不公、戍別、窮通等種種「人倫廢弛」的時代病態，對生命所造成的斷傷，因而激發的「傷」、「悲」情感。如〈隴頭吟〉、〈春中田園作〉、〈冬日遊覽〉等等均屬之。

〈隴頭吟〉，劉評曰：「次第轉折，恨惋何限，又非長篇所及」。該詩藉著同時聞笛的「長安俠少」，未經世故，而滿懷功業的豪邁，與「關西老將」，建功無數，卻位居下列的落寞，兩相對照，由是強化了因朝廷賞罰不公而激生的不平之氣，此即劉氏所言「恨惋」之情。此一評語，各家所錄，或在「眉批」、或在「尾批」，皆可視為對全詩而發。

〈春中田園作〉，劉評曰：「〈卷耳〉之後，得此吟諷」，又曰：「情至，自然掩抑有態」。評語的位置，各家所錄，只有「眉批」與「尾批」之別，可視為指向全詩而發。劉辰翁特舉《詩經·卷耳》一詩，察其內容，表面上寫女子採擇卷耳，因憂思而不得盈筐。毛傳以為，此憂乃后妃為「輔佐君子」而發，並於「我馬虺隤」句下注解，指關懷為「兵役之事」而奔波在外的使臣。據此，〈卷耳〉所抒發的憂思，就離不開因為戰亂迫使人離家的人倫悲劇。劉辰翁以〈卷耳〉比王維此詩，而評曰「情至」，當極有可能在點明詩人為同情征人戍別之悲，而流露的「惆悵」之情。

〈冬日遊覽〉，劉評之一曰：「平實悲壯，古意雅辭，樂府所少」，其位置，元刊本、《品彙》，皆置於「來朝九州牧」句下，顧起經類箋本置於「冠蓋相追逐」

句下，凌氏刊本則置於眉批。不管是「來朝九州牧」或「冠蓋相追逐」，皆寫長安所在的關中權貴交相追陪的情景。由此功名鼎盛的一面而言，為「壯」，然一旦失勢，則不免如於漢武帝時官拜中郎將，而後遭免官，最終以老病閑居的司馬相如一般淒涼。由最終的失勢回觀往昔的貴顯，竟成何事！故顯「悲壯」。此意本應就全詩語境而說，然若係針對上述特定文句而發，那麼，就是有意強調人人競趨富貴的虛幻與荒謬。這種由公卿的現世得失，所傳達的無常之感，在一般以貧士不遂或君侯墳陵為主題以表現「無常感」的樂府詩中，的確較為少見。

因為劉辰翁強調「王維詩」中，基於「入世」、「倫常」而抒發之情，因此他對王維那類以「談論佛理」等主題的詩作情感，在詮釋上也顯特定的取向。如〈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劉評曰：「此沈著傷慨語」，其位置元刊本置於「何方置我人」句下。此詩主要表述「非空非有」的佛理，以啟發胡居士超脫人情親疏的妄念與執障，僅於詩前四句「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觀陰界，何方置我人」微露「人命如朝露」的感慨。然而，劉辰翁卻特出此處語境，而作「傷慨」解。由此可見，他有時就從「恨惋」，對「王維詩」中主旨在於闡發佛理的作品，予以選擇性的接受與詮釋。不過，因其所悲之情，乃生死之事，與具體的人倫經驗較遠，故劉氏雖有如此詮說，但則數較少。

(二)、「閒適」之情為次，少取「無情」而「寂靜」之作

在「王維詩」中，有諸多篇什敘寫隱逸的生活與感受。承上，由於劉辰翁偏重「人間之情」，是故對這類作品所下評語，不少從「即人間」的一面，凸顯「王維詩」中隱逸書寫的「閒適」之情；而非在「幽僻」的絕地中，不起喜怒情態的「寂滅」之境。如〈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劉評曰：「自在」，其位置據元刊本、顧起經類箋本，皆置於「東家流水入西鄰」句下，凌氏刊本雖置於眉批處，但於「城外青山如屋裡，東家流水入西鄰」二句處有圈。這二句敘述了與人的居處比鄰相即的青山綠水，以及悠閒的「自在」感。

又對於「王維詩」中有關方外道士的書寫，以及隱士居地、生活、山川的描繪，劉辰翁往往選擇那類可見「即人間」的詩作，以「清」評之，強調其「高遠超俗」的一面。然而，此時，劉氏對「清」所賦予的意思，當與持「遠避人世」之文人的觀念不盡相同。如〈終南山〉，劉氏評曰：「語不深僻，清奪眾妙」。其位置各家或作眉批、尾批，俱可視為對全詩而發。所謂「不深僻」，一方面可指王維所描寫的終南山，其勢高遠遼闊，不是局於一地的「幽僻」之地。二方面指王維對終南山的書寫，不在於表現遺世獨立的人生態度。由詩末二句「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而終仍向人間投宿可以為證。故凌氏刊本在這二句旁有圈。又如〈贈焦道士〉，劉氏評曰：「每作清素，可貴」。其位置各家所錄大多在「跳向一壺中」句下，凌氏刊本雖置於眉批處，但也於「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壺中」二句旁有圈。這二句湊合了《抱朴子》中所載服丹長生之人，以及《神仙傳》卷五所述的壺公，來稱讚焦道士的法術高妙。就取喻的「壺公」而言，入市賣藥，

傳曰：「得錢，日收數萬，而隨施與市道貧乏饑凍者，所留者甚少」，可見，王維詩中的焦道士，如壺公一般皆是在「人間」行道，而不計利祿的「高人」，故「清素」而可貴，「清素」本有清高廉潔之意，如宋范仲淹〈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所云：「執節清素，處心雅尚」，用法同此。

反觀〈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劉評曰：「類以無情之景，述無情之意，復非作者所有」，其位置據各家所錄，或在眉批，或在尾批。而凌氏刊本在「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四句有點，「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二句有圈，「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二句點。若據凌本所示圈點，則劉辰翁所評的「無情之景」，應切合「寒山」以下四句，蓋這四句以呈現山色轉變、流水不止、暮蟬鳴叫的客觀自然景象，體現詩人內心不起情緒的「寂靜」，故劉氏續曰：「無情之意」。至於「渡頭」二句，以落日徐下和炊烟裊上，體現天地間動靜上下相成的客觀規律，雖寫景而不見主觀抒情，但所寫之景，相較於前四句而言，明顯「即人間」的意味，符合劉氏觀點，可為警句，故圈示之。末二句非寫景，所涉為人事，「接輿」、「五柳」二人，為獨善其身而遠避政治的隱者，皆避世之人，依劉辰翁的觀點，故於二句旁僅示點。據上，則劉辰翁雖有見王維詩中「無情」之作，但「復非作者所有」的評斷，則意指這不似出自王維之手，由此看來，他不從這類偏重客觀寫景並且遠離人間的作品，去體認王維的家數。承上，可與上述諸例相互參證者，尚有〈送友人歸山歌〉二首之二（山中人兮欲歸）。劉辰翁對該詩的評說之一為：「宋玉之下，淵明之上，甚似晉人」。該詩極寫歸山路況的險惡，以及山中混濛幽暗的情境，由此呈現友人所歸之處，乃是「無人」的荒寒之地，這種歸隱，正是遠避人間的「山林之隱」。詩中所謂「君不可兮褰衣」，係詩人對友人的挽留，意近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對詩人而言，人間自有可以遠避現實而安頓身心的地方，不必向深山求獨，此即詩中所謂「見東臬兮遠村」。據陳鐵民先生注解，「東臬」指「輞川」。關於王維在輞川所行「宦隱」的生活方式，學界已多闡釋。這種隱居所重在「心隱」，故身不離朝廷、人間。據此，王維對友人歸山而孤獨的選擇，感到「惆悵」。這部分另有知己不在的感慨。

在此一宦隱生活下，詩人心情多為閒適，雖超俗但不離人間。故劉辰翁以為此一境界「甚似晉人」。而一評說，可與晉人的仕隱觀相互呼應。

蓋自晉朝以來，對於「隱」，就有「山林」與「朝市」之爭。其中以「心隱」為尚，而對遠遁山林表露貶意者，如閻丘沖〈招隱〉：「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顯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岩岫士，歸來從所欽」，東晉王康琚作〈反招隱詩〉更推揚「朝市之隱」為「大隱」，乃「推分為天和」，相對貶抑「山林之隱」為「小隱」，而不免「矯性失至理」。此外，張華〈招隱〉：「栖遲四野外」、「藏器待無期」，雖然趨隱，但待機而用的入世之心，未曾消歇。王維的「宦隱」不取避世的山林之隱，與上述晉人的仕隱觀相合。

東晉時陶淵明〈飲酒〉自陳：「結廬在人境」，則其回歸田園的隱居，當然不是遠避人世的「山林之隱」，而與人世相即不離。不過，在心境上，陶往往能達到

淨除政教用世之心，而歸皈平淡，甚至在精神上也能超脫知音的需要，如〈詠貧士〉七首之一所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對於劉辰翁而言，他對政教用世，以及知音友生等「即人間」的事物，仍肯定其必要，故評定王維這類詩作在「陶淵明之上」。

不過，王維的宦隱，雖不完全絕離政治，但畢竟「保持與統治者不即不離的關係」，如楊文雄先生所言，較為「消極」、「妥協」；或如蕭麗華先生所言，因「真空妙有」的「菩提智慧」，故更趨冷靜。相較之下，宋玉雖曾有過遊心物外的想慕，但是更對「君王」、「廟堂」懷有強烈的「眷戀」與「期待」。如〈九辯〉，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便認定是宋玉所作。文中「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雖然王夫之指出當中涵有「退而隱處，離塵孤游于方之外」之思，但這只是宋玉聊作排遣之詞，通篇主要藉著「鬱陶而思君」、「忠昭昭而願見」、「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等意思，反覆陳述傷君臣之道廢的悲恨，這類書寫更近乎《史記·屈原列傳》所述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的創作動機。如此一來，更契合劉辰翁所欲彰顯「恨惋」、「傷慨」的有情觀，故他評王維在「宋玉之下」。

劉辰翁亦對〈輞川集〉中表現「寂靜」之意的詩作，多有評述。如〈鹿柴〉、〈木蘭柴〉、〈辛夷塢〉。又於〈皇甫岳雲溪雜題五首〉中，可見「寂靜」之意者，予以評述，如〈鳥鳴澗〉、〈萍池〉。然在這類評述中，除了對〈萍池〉一首，明確點出「靜意」，其他多指明「無言」、「不著一字」的用言方式而已，不見「靜意」的提點。如此看來，劉辰翁對這類作品著重的層面，不在於所表述的「寂境」，而在於語言的構作方式。而且此一用言方式，並非傳達「寂境」所專有，蓋劉氏對〈送劉司直赴安西〉、〈使至塞上〉這類赴邊地從軍的作品，也評曰：「無意之意」、「不用一辭」，這是劉氏評說王維詩的另一種觀點，已續作專文討論。

四、劉辰翁以「有情」的觀念，評說宋代詩學中與王維並稱的韋應物詩

自唐以來，如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云「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如韋柳王孟之高致」。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鞏仲至》所謂「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在這類以「王、韋」並稱的論述中，皆強調王維、韋應物作品中共具超脫塵世，高遠蕭散的精神境界。劉辰翁既然以「有情」的觀點，扭轉唐宋以來由「無情」定位王維詩的成見，自然，也會將此一觀點推衍到韋應物詩的評說之上。

據元刊本《韋蘇州集》，劉辰翁評韋詩〈澧上醉題寄滌武〉云：「本是恨意，寫得放懷可尚，然一往有情」、〈西郊期滌武不至書示〉云：「鍾情而語更達」，這類評語指出韋詩的語言表面雖然「放懷」、「達」，然而內在卻是「恨意」、「鍾情」；其他如評〈送終〉云：「哀傷如此，豈有和聲哉」、評〈月夜〉：「悲哉似不能言者」、評〈寒食〉云：「此結言有情，殆勝選體」、評〈九日〉云：「可悲」、評〈對殘燈〉云：「情濃意苦，別近婦兒」、評〈見紫荊花〉云：「不動聲色，不能無情」、評〈對

雜花〉云：「怨外之怨」、評〈慈恩寺南池秋荷詠〉云：「一往有情」、評〈橫塘行〉云：「卻是怨意」等等。甚至有若干評語還直指韋應物詩「無情」之作甚少，如〈題桐葉〉云：「此等無情憔悴語，他不多見」。在這些評點之中，多指明作品情感「喜怒哀樂」的樣態，非以絕情去欲的平和之境去詮釋之。

由於劉辰翁偏重韋應物詩由「抒情」、「有情」而體現「平淡自然」的風格，使得他對前人所普遍認可的韋詩範作及其觀點，未必認同。如〈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一詩，宋人大多由摹寫物態的語言技巧，去稱讚這首詩，尤其側重首二句「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能夠抓住公務的嚴肅與公餘宴集的清歡二個場景的對比，曲盡高級地方官吏「儒雅」的生活型態，語言技巧頗為高妙。如曾季狸《艇齋詩話》便云「韋詩知其為邦君之居也，此寫物之妙」。對此劉氏不表認同，其〈韋蘇州詩序〉曰：「今人嘗誦『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政爾無謂」，便涵有他認為這類偏重「寫物」的局部詩句，不能凸出韋詩「有情」的特色。因此，他轉向對如〈善福精舍示諸生〉之作，末二句「諸生時列坐，並愛風滿林」直接流露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體會尋常山林夜景之情的詩句，表達十分賞愛的評價。故其〈韋蘇州詩序〉曰：「『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乃能令人意消，頗有悟入」，然而這類局部詩句及其所在的詩篇相較於前述〈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而言，並未獲得當時多數宋人的認可與推舉，故劉氏續云：「詩經評泊，別是眉目」，則有意凸顯這類詩句及其所在詩篇堪為範作。劉辰翁正是透過個別詩篇局部文句評點的方式，改造既有範作之地位與意義，或是提出新的範作，藉此來體現他的詩觀。

五、 結論

(一)、本文乃延續先前〈劉辰翁、顧璘評王維詩析論〉的研究而來。特別提出「摘句」圈評與「有情」詮說二個觀點，做為討論劉辰翁評說「王維詩」的二重進路，藉此試圖在學界既有以詩論為中心，評點為附庸，或是評點評語為中心，少涉圈點的既有研究方向，轉出新的論述進路。

(二)、透過元刊本《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明代具代表性的「唐詩選本」、王右丞詩集箋注本、刊本所附刻的劉辰翁評語、圈點，進行評語內容、位置的比對，確認取用的材料，並說明取用的原則。

(三)、劉辰翁從「有情」的觀點、藉助摘句圈點的操作方式，特出王維詩中抒發因「友朋離別」、「人倫廢弛」而表露的恨惋、傷慨之情。他雖然不完全忽視王維詩中所抒發「隱逸閒適」之情，但偏取「即人間」，少取「幽僻」之地、「寂靜」之悟。此一有情的觀點，既欲對治宋代理學影響下的文學觀，也可能與劉辰翁所處易代之際，遺民的心境有關。

(四)、在唐宋時期詩學中，多由「高致」、「蕭散」的角度並稱王維、韋應物的詩。劉辰翁以「有情」的觀點扭轉上揭唐宋文人看待「王維詩」的角度，此一觀點也同樣見於他對韋應物詩的評說。

四、建議：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一) 攜回資料名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六屆年會暨「唐代西域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

(二) 內容：與會學者宣讀論文全文。上冊 668 頁，下冊 494 頁。

六、其他：無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1 年 9 月 30 日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24-MY2		
計畫名稱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出國人員 姓名	侯雅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1 年 8 月 27 日至 101 年 9 月 1 日	會議地點	中國湖北武漢
會議名稱	(中文)2012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略		
發表題目	(中文)朱祖謀〈望江南〉二十六首之一新釋 (英文)The new viewpoint to the first song of twenty-six “Wang jiang nan(望江南)” Ci poetry writed by Chu Tsu-mou (朱祖謀)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第一年及第二年皆獲核定各一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然第一年因為足疾，無法遠行，故申請國外差旅費變更，將第一年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經費流用到第二年執行。本人(主持人)於 101 年 8 月 18 日到 23 日，101 年 8 月 27 日到 9 月 1 日，以及 101 年 9 月 13 日到 9 月 16 日分別赴中國新疆烏魯木齊、湖北武漢、安徽合肥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依國科會規定，撰成三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本心得報告為第二次 101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赴湖北武漢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次會議由中國詞學研究會、武漢大學文學院主辦，會議地點在武漢大學旁東湖風光村的易斯特國際酒店三樓多功能報告廳舉行。27 日全天報到，28 日

上午開幕式及大會報告，由中國詞學研究會會長王兆鵬先生致開幕詞，下午起開始分組報告。共分四組，每組按時間先後，分四個場次討論，與會學者約有一百六十多位，分別來自臺灣、日本、澳門、韓國及大陸各地。會後並安排文化考察，地點是湖北恩施自治州，考察大峽谷、天池、湖北省博物館楚文化展等。本人發表的場次是第四組第一場次：8月28日下午14:00-15:50，發表的論文是〈朱祖謀〈望江南〉二十六首之一新釋〉，同一時間評議楊傳慶論文〈八旗詞家鄭文焯生平三考〉，另外還擔任主持人與總評議人，時間是第四組第一場次：8月28日下午14:00-15:50。

二、 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與會學者甚眾，皆對中國古代詞學提出相關研究卓見，本人感到收獲很多。以下分述對本人多所啟發的論題及相關代表論文：

(一)探討詞之起源及詞樂的論題，旁及詞集箋注、唐五代詞人：這類研究對既有詞之起源的學術論述，予以省思，或是以實務操作的方式講述詞作的吟唱，或是對詞集的箋注所採取的史料、方法給予檢討。如成功大學王偉勇教授〈閩南語歌、唱唐宋詞析論〉、嘉義大學郭娟玉教授〈〈醉鄉日月〉與皇甫松詞〉、安徽師範大學丁放教授、合肥師範學院副教授甘松合著〈中國古代詞集箋注芻議〉、南京師範大學曹辛華教授〈從生成要素再論詞體起源問題〉等等。

(二)探討宋代詞人專題：這類研究或是就特定詞人詞集考察其中所蘊涵的家園意識、風格表現、文化思想，或是探討詞人詞作的典律化現象等等。如臺灣師範大學林佳蓉教授〈論張炎詞中地域的轉移及其家園意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揚忠教授〈東坡詞從南宋到金元明清各代的傳播與接受簡史〉、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重回歷史現場—辛棄疾生擒張安國始末考釋〉、韓神大學柳己洙教授〈韓國漢籍中的柳永資料考〉、暨南大學鄧喬彬教授〈唐宋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江南大學孫虹教授〈吳夢窗與李宗勉交遊新證〉、立命館大學池田智幸教授〈蘇軾〈江神子〉(密州出獵)詞的接受與評價—二十世紀中葉中國詞學界發現的「豪放」詞〉等等。

(三)探討金元明清前期詞人專題：這類研究或是考察明詞的特色，或是就清代詞學流派、流派領袖詞學、其他非屬特定流派詞人的接受與影響予以析論，如南開大學孫克強教授〈龔鼎孳詞集版本考辨—兼及《全清詞》龔詞部分補正〉、徐州工程學院張仲謀教授〈明詞三考〉等等。

(四)探討近現代詞人專題：這類研究主要考察近代罕見詞人詞集，或是詞說新詮，詞人寫作意識探看，如中央研究院林玫儀教授〈晚清許玉瑒罕見詞集的蒐集與整理：稿本《詩契齋詞鈔》與《城南拜石詞》〉、中央大學卓清芬教授〈趙尊嶽《珠玉詞》評點探析〉、政治大學侯雅文教授〈朱祖謀〈望江南〉二十六首之一新釋〉、廣州中山大學彭玉平教授〈境界說與王國維之語源與語境〉、高麗大學國際語學院金鮮教授〈近代女詞人呂碧城的羞恥感〉、武漢大學陳水雲教授〈東南大學與現代詞學〉等等。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論文題目：〈朱祖謀〈望江南〉二十六首之一新釋〉，未收入正式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會議後已經修改，投稿國內期刊審查中。全文與摘要如下：

摘要

朱祖謀填寫〈望江南〉二十六首，對清代諸多詞人的詞作、詞著予以評述，頗能呈現特定詞觀。其中第一首評屈翁山詞，內容涉及三位文學史上的領袖作家，二種以上的文類，以及文人面對國變時，三種不同的應世類型，涵意最為複雜。故本文特別擇出，予以詮析。在此之前，已有學者對〈望江南〉諸詞予以箋釋、注解，但尚未深入第一首詞中，將其所涵有的「詞史重構」意義，詳加闡釋。這是本文論述的重點。藉由古代詞史、文學史的知識為參照，經過層層的提問與推演，則朱祖謀將庾信、陳子龍、屈大均三人並論，所隱涵不同家體、類體源流因變的史觀，這一層意義，可因此獲得揭明。

一、問題的導出

朱祖謀(西元 1857-1931)是清末民初詞壇的領袖人物，後來龍沐勛、夏承燾等人，皆身受其指導、指點。他的詞學著作甚多，除了對唐五代宋金元「詞總集」、「別集」一百七十三種，加以校勘、輯佚，價值頗高。尚有《湖州詞徵》、《國朝湖州詞錄》、《滄海遺音集》、足本《雲謠集》、定本《夢窗詞集》、《彊村語業》、《彊村棄稿》、《彊村詞賸稿》、《彊村集外詞》、《詞薈》、《宋詞三百首》、《夢窗詞集小箋》、編年校箋《東坡樂府》。上述諸書，大多見《彊村叢書》、《彊村遺書》，未見於二書收錄者，另有單行本傳世。此外，朱祖謀尚有若干見於書札或評說詞集的論見；又曾參與《全清詞鈔》的編選，並總成勘定該書的編選結果。

有關朱祖謀對詞集進行「校勘」、「箋注」、「輯佚」、「編年」的學術貢獻，以及他的詞作風格，自清末以來，如沈曾植、王國維、蔡嵩雲、夏敬觀等人已有不少篇什予以評述。至於他的詞觀，主要透過「詞選本」、書札評論與「論詞詞」的方式表述。如《宋詞三百首》與《詞薈》，皆帶有建構「宋詞史」、「清詞史」的意義；不過，只選不評，則其所欲體現的詞觀，較為隱晦。至書札評論、「論詞詞」，方可較明確地看出朱祖謀的詞觀。

一九三三年龍沐勛創編《詞學季刊》，創刊號已收錄朱祖謀論詞遺札、詞評若干，內容多關乎南宋詞人生平考證之說，與朱祖謀推崇吳文英，並據以評說時人詞作的見解。唐圭璋《詞話叢編》，將《詞學季刊》所錄「詞評」內容，彙集為〈彊村老人評詞〉。除此之外，當時文人對朱祖謀的評述，有時也間接反映朱氏的詞觀。如嚴迪昌《近現代詞記事會評》已收錄不少朱祖謀的傳記資料，與《詞學季刊》、《彊村遺書》所載時人對「彊村校詞圖」的題詠序跋；另外，晚清民初

諸多報刊之中，亦刊行了當時文人以詩詞為文，對朱祖謀予以介述、揄揚、弔詭，其中就有涉及其詞學成就者，這部分史料有待全面收集。

在上述時人評述朱祖謀詞學的史料中，多見由「遭遇國變」、「屈騷」的觀點，去闡發他「作詞刊詞」的用心。如王國維〈彊村校詞圖序〉云：「先生少長於是，垂老而不得歸，遭遇國變，惟以作詞刊詞自遣」、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銘〉云：「晚處海濱，身志所遭，與屈子澤畔行吟為類，故其詞獨幽憂怨悱，沈抑綿邈，莫可端倪」。

然而，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調，以屈大均詞為清詞之首，該詞中卻以「庾信」類比屈大均。至於堪續「屈原」的王船山詞，則居次首。王船山(西元1619-1692)的年輩略長於屈大均(西元1630-1696)，則如此評說、安排，應非單純基於年代先後考量。又「屈原」與「庾信」，歷來分別做為「忠臣」與「貳臣」的表徵，那麼這種評說的結果，就涵有了思考國變之際，文人出處進退的文化意義。彼時人傾向由「屈原」理解朱祖謀，較少觸及朱氏不避「庾信」，甚至特出「庾信」的用心。

此外，從詞題中「雜題」二字來看，則朱祖謀評說三十一位詞人詞作、詞著的組詞，不免隨興題詠，各首之間評意未必緊密依存，完全不可拆分；不過，也並非完全沒有照應。因此在詮解上，可以先獨出個別詞作，就其所表述的評意，予以詳析；然後以此為基礎，旁通、照應其他詞作的評意。其中，第一首詞的內容，關涉了三位文學史上居領袖地位的作家，橫跨二種以上文類，並觸及國變之際，文人應世的不同類型；涵意最為複雜。基此，本文先取朱祖謀〈望江南〉評屈大均詞一首，詳析其意義，以做為後續理解、詮釋〈望江南〉二十六首之意義的參照基礎。在此之前，學界大多關注朱祖謀透過推崇夢窗詞所體現之「審音拈韻」、「博麗之典」的詞觀，成果斐然。本文試圖在此一既有詮釋朱祖謀詞觀的視域之外，開展新的論題。

二、〈望江南〉二十六首的寫定過程、箋注及第一首評意新釋

(一)〈望江南〉二十六首的寫定過程、箋注

〈望江南〉二十六首，收錄於朱祖謀《彊村語業》卷三。以下簡稱《語業》。對這二十六首詞予以箋注者，早見於蔡瑩的《味逸遺稿》卷四。蔡瑩，浙江吳興人，字正華或振華，號小安樂窩主人，吳梅弟子。約生於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卒於民國四十年(西元1952)，《味逸遺稿》書成刊行於民國四十三年(西元1955)。之後，饒宗頤有〈朱彊邨論清詞望江南箋〉。文中提及徐珂曾抄錄朱祖謀〈望江南〉二十六首，「似其初稿，與《彊村語業》微異」。徐珂所錄，可見於《清代詞學概論》。

最近，白敦仁《彊村語業箋注》，對〈望江南〉二十六首的箋注，取蔡瑩之書為據；另取金蓉鏡，(即澎湖遺老)所藏朋舊手札，中有〈望江南〉論詞稿，「持

與刻本參校，並有異同」。比對徐珂所錄，與白氏所據滌湖遺老所藏朱氏論詞手稿，二者若合符節。則知〈望江南〉自手寫稿初成到《語業》刊定，文句前後有出入。這意味著朱祖謀對屈大均等清人詞的評述觀點前後有所變改，不過以「庾信」類比屈大均則始終一致。

朱祖謀生前，對於《語業》，本欲「自行刪定」後，委託弟子龍沐勛付刻，然未及行便辭世。之後，龍沐勛整理付刻《語業》，在跋文之處云：

右《彊村語業》三卷。前二卷為先生所自刻。而卷三則先生卒後，據手稿寫定補刊者也。……茲所編次，一以定稿為準。

今日所見流行的《語業》箋注本，即據龍沐勛刊本。上文的「手稿」、「定稿」當泛指朱祖謀生前最後手寫或整理之稿，不一定指〈望江南〉初次手寫之稿。又龍沐勛只作抄寫的工作，並未對書中內容文句予以刪修，則今日所見《語業》收錄的〈望江南〉二十六首即是朱祖謀留下的最後意見。上述蔡、饒、白等前賢雖已對〈望江南〉二十六首箋解，但尚未就詞中所涵「詞史重構」的意義，予以較為深入的闡釋，這是本文的論述重點。

(二) 第一首評意新釋

1、新釋重點一：崇老意識及陳子龍的詞史地位

承上，以下分別列出手稿和《語業》所錄第一首的內容：

湘真老，斷代殿朱明。禁本道援堂晚出。江南哀怨不勝情，愁絕庾蘭成。
屈翁山(手稿)

湘真老，斷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總難平。愁絕庾蘭成。
屈翁山(語業)

首句，「湘真」一詞本可兼指《湘真閣稿》(詩稿)與《湘真閣存稿》(詞稿)。前揭詩稿乃收錄陳子龍(西元1608-1647)在崇禎十年(西元1637)到十三年(西元1640)年間，與李雯、宋徵璧等人的唱和之詩。詞稿則收錄陳子龍於順治四年(西元1647)，與宋徵璧、李雯相聚於宋存標之宅，相和的詞作；同年，陳子龍投水殉國。崇禎十七年(甲申年，西元1644)，思宗於煤山自縊，清人入京，明亡。福王即位南京，次年改元，史稱南明弘光政權。據此，《湘真閣存稿》乃國變之後，陳子龍晚出的詞作。詞中所謂「老」字的意思，除了可能以書名代指人，表達對陳子龍的尊稱；更堪注意者，其指涉的對象，應更偏向《湘真閣存稿》，而涵有如下二種意義：「晚年」、「故國之思」。與寫成於崇禎八年(西元1635)到九年(西元1636)間，當時陳子龍相對少壯，內容多為追憶往昔情愛的《江籬檻》，該書後與李雯、宋徵與二人之作合刻為《幽蘭草》，二者「情事正自不同」。

在此詞之前，宋人已多言「老」，其說每與「少作」為對，意在提倡「老而詩工」的價值觀，以少作不足取也。如孫奕《履齋示兒編》卷十有「老而詩工」一條，引「少陵到夔州後詩，昌黎在潮陽後詩」為例，讚其「愈見光焰」。劉克

莊〈趙孟俊詩題跋〉也說：「必老始就」，這類論說，皆提倡創作至老年，方可能事畢盡，「崇老」意識十分明顯。承上，則朱祖謀特出陳子龍晚年之作，與宋代以來「崇老」的價值觀正好合流。

次句，「殿」本有「居後」、「鎮重」之意。如《詩經·小雅·魚藻之什·采菽》：「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鎮重」就是安定穩固的意思。故這句話可指陳子龍晚年詞集的成就，使明朝一代詞學的地位因之而穩固。在此之前，如譚獻《復堂詞話·復堂日記戊辰》已提出「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第一，飲水次之」之說，肯定陳子龍詞堪居明清詞之冠。然而這類評述往往貶抑明詞，以獨出陳子龍。若前述解釋之義可以成立，那麼朱祖謀乃將明詞的地位繫於陳子龍一人，由陳子龍而肯定明詞，則這種揄揚的結果，當更甚於譚獻之類的評說。

2、新釋重點二：屈大均的詩壇地位，及其詞集禁燬原由

第三句，手稿和《語業》字句出入甚大。據白敦仁箋注本的校考，「禁本」二字，「又作『接軫』」，可見朱祖謀曾明確將屈大均上承陳子龍。「禁本道援堂晚出」一句指雍正八年、乾隆三十九年、四十一年下令禁燬的屈大均詩集：《道援堂詩集》。屈大均之作所以遭禁的原因，據乾隆三十九年李侍堯和德保的奏文，可知為「妄撰詩文，語句悖逆」，乾隆下諭重申禁燬的理由是「詆毀本朝字句」、「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覲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悖，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復可存」。

又據徐嘉炎〈翁山詩集序〉可知屈大均始撰《道援堂詩集》約在順治十八年(西元1661年)，同年南明永曆皇帝被害於雲南，故亦屬國變之後所作。該書於康熙三年(西元1664)有初刻本。至於屈大均詞集：《騷屑》，另有單行本，在禁燬書目中，別稱《翁屈山詞》。直到嘉慶、道光之後，屈大均之著，才又逐漸流布於文士之間。起初仍避稱「番禺集」，道光年間有《道援堂詩集》十二卷、詞一卷合刻。由此可印合朱祖謀所謂「晚出」之意。

故自「禁本」一句而言，固然可知屈大均書中因流露了仇視、批判清廷之意，以致遭受禁燬。然清廷查禁反清思想的苛酷，更昭然明晰。尤其，箇中還交雜了統治者趁機宣揚「臣以死節為盡忠」的價值觀。那麼，朱祖謀將此句改為「不信明珠生海嶠」，其意義頗堪玩味。自消極面來看，如此，清廷苛酷的負面形象，以及國亡之後，遺老必以「死節」為唯一選擇的意義均淡化了。

自積極面來看，以「不信」一句取代「禁本」，則有意呼應屈大均的詩壇地位。蓋自清初以來，文人對屈大均讚譽甚高。如錢謙益肯認屈大均早年詩名，有「果非時流所可及」之譽。王士禛亦引李白「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之句比喻屈大均詩。顧炎武對屈氏更推崇備至，其〈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首句便云「弱冠詩名動九州」。屈大均影響力之大，甚至形成「翁山一派」。自康熙三十一年(西元1692)，王隼編《嶺南三大家詩選》，以「嶺南三大家」為屈大均、梁佩蘭、

陳恭尹三人並稱的專名。三人之中，往往以屈大均居首，如朱彝尊《曝書亭集·題吳徵君雯詩卷》二首之二，以為堪與元遺山比並者，「除是番禺屈大均」，費錫鑽〈戲題九首〉之三稱賞屈大均：「南海今推第一人」，陳梓《定泉詩話》卷四：「屈翁山名大均，嶺南三大家之一，梁藥亭固不敢抗衡，即陳元孝亦非其匹，大抵明季甲申以來詩人惟此君為冠」，如此觀點，直貫清代中晚期，如譚瑩《樂志堂詩集》卷七〈偶檢閱架上明人詩漫賦〉所謂「三百年來誰抗手，嶺南復有屈靈均」，謝章铤〈嶺南雜詩〉也說：「三家最勝屈翁山」。從上述的史料來看，屈大均不僅以詩著名，而且以「嶺表碩彥為風雅文章之宗匠」，成為彼時詩壇的領袖人物。

在朱祖謀此詞之前，清初汪琬〈送屈介子序〉一文有關於「明珠」與「屈大均」的論述，其言曰：

人與物相盛衰者也。嶺南地僻而饒樂。自前代多象犀、珠璣、翡翠、毒瑁之物，而柳子厚獨謂其陽德之炳耀者，罕鍾於人，故士大夫每以荒徼訕之。今國家南平五嶺逾十年矣，天子方益嚴航海之禁，番舶貿易之貨，不以時至，而粵土亦日益貧困。邊海遷徙之氓，以飢寒踏死道路者累千萬戶。至於平江楊梅青嬰珠池之中，亦徑不復產珠，蓋已非前代饒樂之比矣。顧天地炳耀之德鬱而不舒，其勢必有時而發，今且鍾為雄放瑰絕非常之士。同時知名者，指不可以勝屈，雖中州亦推讓焉……而最後復得介子，其為人雄敖自善，嘗遠走吳越燕趙秦晉之鄉，結納其豪傑，輒乘閒作為詩歌相倡和，其詞深沈跌宕，有風人之旨。

「介子」，屈大均字。引文中「平江、楊梅、青嬰、珠池」皆產珠的處所，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珠》亦有記載。根據上述這一段話，則汪琬以為嶺南雖然地僻，然猶有明珠，以彰天地炳耀之德。俟明珠絕產，則代之以「雄放瑰絕非常之士」。言外之意，即以明珠比喻雄放之士，藉此推崇屈大均乃是天地陽德所鍾，嶺南傑出的詩人。汪琬對屈大均的讚譽，與上述清初文人的推賞如出一轍。文中所謂「其詞深沈跌宕」，應指向詩歌，未必專指詞作。回歸朱祖謀詞作，「海嶠」可指嶺南沿海一帶。「不信」二字表露驚詫的語態。「不信明珠生海嶠」全句表面意指不相信嶺南沿海一帶荒僻之地，竟能產出明珠！言外實極為肯定出身嶺南番禺的屈大均，是不可多得的優秀詩人，一如嶺南之地不可多見的明珠。朱祖謀以「海嶠明珠」指稱屈氏，正遙承了汪琬以明珠比喻屈大均的語境，不過用意略有變改。

3、新釋重點之三：屈大均詞「堪比」庾信詩賦

第四、五句語意應該合觀。其中第四句，有「不勝情」與「總難平」二處字句出入。就「不勝情」來說，「勝」按譜應讀作平聲，可指因「江南」而起的哀怨，是令人無法承受的感情。此一「江南」當連繫末句「庾蘭成」理解，指向庾信所處的南朝梁、西魏、北周時代及建康、江陵的地理位置。就「總難平」而

言，可以有二種解釋：其一「平」指齊平，則「總難平」意指比不上；其二，指難以心平氣和。

「江南哀怨」，所指向的作品，亦可有寬窄之別。或泛指抒發江南哀怨的詩賦；或特指〈哀江南賦〉。至於屈大均的詞集名雖稱《騷屑》，但其中收錄詞作的撰寫年代有先後之別。參酌前述「湘真老」的語脈，以及庾信入北之作亦多屬暮年寫成，則朱祖謀對屈大均詞的推崇，應偏取《騷屑》中的晚年之詞。因此結拍末二句可有二種解釋：(1)、憂愁至極的庾信，在西魏、北周羈宦時，因思念建都於江南的梁朝，而創作詩賦、或專指〈哀江南賦〉，其作雖然流傳甚廣而著名，但其成就不能和屈大均晚年詞作並駕其驅。(2)、庾信因為南朝梁覆亡而引生的哀怨，始終縈繞心中，無法釋懷、平復，故而創作相關詩賦，或特指〈哀江南賦〉，其作聞名千古，屈大均晚年的詞作抒發明亡之後的哀感，就如同庾信一般，二人的地位可相比並。

這二種解釋皆為合理，非必擇一方可。但本文對「總難平」一詞的理解傾向第二種解釋「難以心平氣和」的理由有四：(1)、就朱祖謀手寫「不勝情」的初衷來看，此語未必帶有軒輊庾、屈二人之意。是故若從「不能齊平」、「比不上」之意去理解朱祖謀的評意，那麼是否能契合他評說屈詞的初衷。

(2)、朱祖謀《彊村語業》每語及國變之感時，亦多引庾信自居，此舉應可見朱氏對庾信的推許。例如朱祖謀〈祭天神〉「送伯弢還武陵」一詞，下片云：「問何堪、滄桑危涕，兵火浮家。庾信平生，竟寫江南賦」。「伯弢」指陳銳，少朱祖謀三歲，湖南武陵人，擅詩詞，曾客居蘇州。就題意來看，乃送陳銳返鄉而作。據白敦仁繫年，此詞作於宣統辛亥三年秋冬。同時攝政王載灃退位。臨時政府於南京成立，清廷實質已亡。據夏孫桐〈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所述：「辛亥國變，不問世事，往來湖淞之間，以遺老終矣」，可知朱祖謀於國變之後，往來於蘇州、湖州、上海等地，無緣還鄉。故王國維〈彊村校詞圖序〉云：「先生少長於是（指彊村一地，位於浙江歸安），垂老而不得歸」。據此可知，上述詞作引文的意思，當是朱祖謀面對陳銳可以還鄉，反觀自己因為家鄉故里仍在戰亂之中，不得歸返，因此自比「庾信」，也書寫了如同〈哀江南賦〉一般「鄉關之思」的詞作。

除了此詞之外，朱祖謀〈雪梅香〉（兩無極）下片：「倦跡江南，庾郎自此愁生」、〈應天長〉「海綃翁客秋北來，坐我思悲閣談詞，流連浹旬，吳湖帆為作圖餞別，翁示新章，借其起句答之」上片：「老去庾郎蕭瑟，相思素箋疊」，二詞中的「庾信」，用意同上。按「海綃翁」指陳洵，生於清同治十年（西元1871年），少朱祖謀十四歲，據白敦仁繫年，〈應天長〉一詞作於民國二十年（西元1931年），時朱祖謀七十四歲，故詞中「老去庾郎」二句，應是朱氏自喻晚年傷感，如同庾信一般，因思念之情而寫就的文字甚多。

另外，京師大學校長嚴復三曾自填〈解連環〉「已酉燈節呈彊村用夢窗韻」一詞，向朱祖謀請益，中有「料庾信愁滿江關，更吳雨瀟瀟」，此詞作於宣統元年，時朱祖謀尚「卜居吳門」。該詞顯見以「庾信」類比、讚美朱氏之意。不過

當時以屈騷類比朱祖謀的評說較為特出，可見於前述陳三立為朱祖謀所寫的墓誌銘。如嚴復三這類引庾信美稱朱祖謀的言說，雖也頗能契入朱氏的心境，但不論是當時或後來，這類言說所獲關注相對較少。綜上所述，可見朱祖謀應頗看重庾信。據此，朱氏是否認定庾信之作比不上屈詞，有存疑的空間。

(3)、全祖望曾針對〈哀江南賦〉中所謂「天醉」之說，斥責庾信不該「怨天」，由此可見〈哀江南賦〉確有一股不平之氣，可能為朱說所本。(4)、據《周書·庾信傳》所謂「即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滕王宇文逌〈庾子山集序〉：「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由上述的記載，可見庾信於南朝以及入北之後，在文壇上所享有時譽。屈大均在文壇上的聲名與之相類，朱祖謀將二人並提，於此應不無關係。

如據此義，則朱祖謀手稿初評屈大均詞，可能只是著眼於詞中所抒發的亡國之感，十分沈重，可比庾信。後評才轉由特重詞中因為反思前朝亡國之因，所產生的不平之氣，由此評斷庾、屈二人相當。

以下先做一小結：〈望江南〉第一首先肯定陳子龍晚出詞作足堪代表明詞的成就，並具有導源清詞之功。之後，則轉入屈大均紹承的論說。初評指出屈大均詞因遭禁毀，是故遲至清代晚期才通行。不過，這並不能減損屈詞的價值，它可以同千古傳誦的庾信作品並駕齊驅。後評稍做轉變，淡化了言說屈詞遭受禁毀，所可能衍帶的清廷苛酷形象，以及臣以死節為忠的價值觀，轉而凸顯屈大均詩壇的地位，特出他的詞中所抒發的不平之氣，和庾信一般，故同樣文采炳耀，成就相當。

三、朱祖謀以屈大均繼承陳子龍所隱涵的詞史源流問題

(一)有別於既有晚明清初詞史源流建構的成說

若從明末清初詞學承變的走向來看，朱祖謀以屈大均直承陳子龍的說法，可能引發如下思考。蓋在朱祖謀之前，詞壇往往特出王士禎上承陳子龍的源流統緒，如咸豐、光緒年間，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八所云：「阮亭沿鳳洲、大樽緒論，心摹手追，半在花間」、這段話指向清初王士禎對陳子龍詞的模習、和作，初步建立了陳子龍與王士禎為首的廣陵詞人群之源流繼承關係。現當代清詞史著作，便在謝說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陳子龍對蔣平階、毛先舒等西泠十子、鄒祇謨等人詞風的影響，從而確立以陳子龍為領袖的「雲間詞派」，在清初的「餘韻流響」。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又云：「昔陳大樽以溫、李為宗，自吳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這一段話所述「以溫、李為宗」，以及上一段話所述「半在《花間》」二語，顯示了在謝章铤的認知下，陳子龍曾

推崇以溫庭筠為代表的《花間》詞風。這種觀點，是否切合陳子龍的本意，不能無疑。因為陳子龍《幽蘭草·題詞》所云「晚唐語多俊巧而意鮮深至」，已經對晚唐詞提出「用意表淺」的批判。不過，這同時也呈現了如謝章铤之類的詞學家，認為王士禎在模習前人之作上，尤其偏好陳子龍詞中近乎《花間集》的語言風格。王士禎〈阮亭詩餘自序〉開頭便引述王世貞的詞論，並對「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一語之豔，令人魂絕」的論調頗表認同。鄒祇謨〈衍波詞序〉特別對王士禎《衍波詞》的「豔思綺語」，有非常人思致可及的創意，予以肯定，其言曰：「而豔思綺語，令人手推口維而不能解」，「推」、「維」意指推敲、思考。是故，譚獻〈校刻衍波詞序〉推斷「絕代消魂王阮亭」一語，「其言不盡王詩之量，而於詞合適」，實有見王士禎在填詞上，對「豔語」、「綺語」的自覺與追求。據此，雖然王士禎曾云：「《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悽惻」，而肯定了《湘真閣存稿》中所流露的故國之思；但在模習上，更著重於《湘真閣存稿》語言「綺」、「豔」、「麗」的一面。如《花草蒙拾》便云：「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真詞亦然」。綜上所述，則謝章铤對王士禎上承陳子龍的論述，所據應本諸王士禎對陳子龍詞的接受角度而來。

不只王士禎偏從「綺」、「豔」、「麗」的語言風格，去接受陳子龍詞，當時還有不少人持類似的觀點。如顧璟芳等人編選《蘭皋明詞匯選》，該書刊行於康熙元年(西元1662)，特於所錄陳子龍〈蝶戀花〉(紫燕香泥歸畫棟)一詞下評曰：「先生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氣，正與志節相符，乃其詞獨風流婉約，堪付十八歌喉」，所謂「風流婉約，堪付十八歌喉」可與「綺」、「豔」呼應。又《古今詞話》錄《梅墩詞話》所云：「明季詞家之競起，妙麗惟湘真一集、江籬檻諸什」，評意相似，唯與前述王士禎、顧璟芳等人略見轉念的是，更加淡化《湘真閣存稿》與《江籬檻》在情思上的差別；而強調二者共有「妙麗」的語言風格。

回歸朱祖謀〈望江南〉，其中第八首評「王貽上(名士禎)」，首二句便曰：「消魂極，絕代阮亭詩」，其意未如譚獻一般，將「消魂」對應於《衍波詞》。後三句曰：「見說綠楊城郭畔，遊人齊唱冶春詞，把筆盡淒迷」，特別凸出王士禎以「遊春」為主題而填寫的詞作，如〈浣溪沙〉：「北郭青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煙荒草舊迷樓」，並且轉由情思「淒迷」的角度評說之，言外之意，可能指這類詞作所以足堪流傳，不應在於語言的「麗」。據此，朱祖謀評說王士禎詞一首，實有特別的意義，可供尋味。此即，他不順從「豔」、「麗」的詞觀去肯定王士禎詞的成就。據此，他以屈大均取代王士禎，以紹承陳子龍，也就暗含了不認同前述由花間「婉麗」、「綺豔」的體格，去建構陳子龍與王士禎源流統緒之論述的意義。果如此，則他對陳子龍與屈大均之承續關係的建立，便體現了扭轉既有對晚明清初詞史源流建構之成說的意義。

(二)在朱評之下，屈大均對陳子龍的「因」與「變」，於詞史、文學史建構上的意義

此外，若比較《湘真閣存稿》與屈大均的詞集《騷屑》，那麼，朱祖謀對二人承續關係的建構，還可能衍生「因」與「變」的問題。就《湘真閣存稿》的主題、語言風格來說，大都以「美人芳心」、「季節芳物」為題材，勾畫其「消殘」、「往而不復」的形象，藉以抒發緬懷或傷逝的愁緒。諸如〈浪淘沙〉「憶昔」：

清淺木蘭舟，春思悠悠。暮雲凝碧舊妝樓。當日畫堂紅蠟下，戲與藏鈎。何處問重游，好景難留。誰家花月惹人愁。總有笙歌如夢也，別樣風流。

詞中「當日畫堂紅蠟下，戲與藏鈎」，「藏鈎」，手中藏物，閨中遊戲也，表徵往日歡好的情事。「難留」、「如夢」，顯見傷逝之感，顧璟芳《蘭皋明詞匯選》在此詞下評曰：「《湘真詞》皆申酉以後作」，「申酉」指崇禎甲申十七年（西元1644）、順治乙酉二年（西元1645）。據此，傷逝的對象，乃指向陳子龍於前明時期所擁有的美好經驗。又如〈小重山〉「憶舊」：

曉日重檐挂玉鈎。鳳凰台上客、憶同游。笙歌如夢倚無愁。長江水、偏愛東流。荒草思悠悠。宮花飛不盡、覆芳洲。臨春非復舊妝樓。樓頭月、波上對揚州。

詞中「鳳凰台」、「笙歌」、「宮花」等可暗喻明初舊都南京繁華風流之地與物。「非復」二字，流露了美好已逝不再的感慨。胡應宸於此詞下，舉李後主「感舊」諸作為比，當亦認定此詞為緬懷故國而寫。〈蝶戀花〉「春閨」：

紫燕香泥歸畫棟。卷上簾鈎，楊柳籠煙重。窗外巧鶯啼一弄。飛花只有東風送。錦瑟瑤琴都不動。倦倚欄杆，白日耽幽夢。金鴨微溫紅袖擁，芙蓉半掩鞋頭鳳。

詞中書寫女子嬾臥閨中，無心戶外晚春美景，一心耽溺於往日深夜金鴨薰香、芙蓉帳底和情人纏綿的旖旎時光。

屈大均的《騷屑》中亦不乏這類語言趨「麗」、「豔」的作品。如〈夢江南〉：

悲落葉，葉落絕歸期。縱使歸來花滿樹，新枝不是舊時枝，且逐水流遲。

詞中「花滿樹」極為華麗，對照落葉飄零，無枝可歸的情景，倍增哀悽。前調：

清淚好，點點似珠勻。蛺蝶情多元鳳子，鴛鴦恩重是花神。恁得不相親。

首二句化苦難為甘美，末三句以無悔的心情，觀照終必各自分飛之蝴蝶與香花的遇合，珍惜人事聚散之意，言外可感。前調：

紅茉莉，穿作一花梳。絲縷抽殘蝴蝶繭，釵頭立盡鳳凰雛。肯憶故人姝。

詞中追憶往日情人，頭戴香花如梳，以及她一意執著、堅守愛情理想，至死不悔的美好情操與容貌。這類作品大多意象精麗，情思綺靡，故如況周頤《蕙風詞話》特舉上述三詞，評曰「哀感頑豔，亦復可歌可泣」。不過，詞中多無具體情事的說明，可供判斷繫年。

那麼，倘若朱祖謀肯定屈大均所以繼承陳子龍，是基於這類風格的詞作，則循著朱氏「崇老」的語脈來看，他可能將這類語言豔麗，情思哀惋的詞作，視

為屈大均晚年的作品。果如此，則此評可以涵有如下意義：朱祖謀藉此表示屈大均在清初「詞壇」，雖非如王士禎一般高居領袖地位，但是他的「哀豔」詞作，不僅於外在語言的「形貌」上，「因」承陳子龍詞的家體；而且以緬懷故國為創作目的，更能直契陳子龍內在生命情感的「精神」。因此，雖然屈大均以「詩」聞名，但是他的詞作，反而比詞壇領袖更值得推崇；更適合做為陳子龍詞的後繼者。

然而，屈大均晚年之作，並非一味「哀豔」，另有不少詞作，以明代亡國的史事為題材，多用典故，情感蒼涼悲壯。例如〈戚氏〉「端州感舊」、〈淡黃柳〉「端州郡署作，署曾作行宮」、〈木蘭花慢〉「飛雲樓作樓在端州公署後，己丑，皇帝南巡，嘗駐蹕其上」等。這類詞作的內容，留待下一節詳述。倘若朱祖謀肯定屈大均所以繼承陳子龍，乃是基於這類詞作，那麼，該如何看待二者「語言」已呈現變貌，猶可視為相承呢？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傳統中，已不乏從內在的創作目的、功能，而非外在語言形貌，去建構前後文類、不同家體之源流統緒的論述。如漢代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提出屈騷、荀賦「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此「義」字，正指向與個別文類外在語言形貌相對，而為作家內在所操持的創作目的與價值。直至清代程廷祚〈騷賦論〉所謂「詩也，騷也，賦也，其名異也，義豈同乎」，都還不斷地重述這類文學史觀。又如略長朱祖謀四歲的陳廷焯(西元 1853-1892)，在《白雨齋詞話》中，正用「神」、「貌」、「正」、「變」的觀念，去建構《楚辭》與溫、韋，溫、韋與北宋詞人的源流統緒。其言曰：「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楚騷》變相」、「端己〈菩薩蠻〉四章，惓惓故國之思，而意婉詞直，一變飛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在這些引文之中，交混了前後文類(指《楚辭》、詞)，與不同家體(指溫、韋)因變源流的二種類型。陳廷焯所操持「變而不失其正」的史觀，是古代文人建構隔代，或是同代而不同時期文源源流承續關係的思維模式之一。

在這項為古代文人所共享的文學史觀傳統參照下，朱祖謀的評說另外可能呈現了如下意義：此即屈大均晚年詞，在「語言」的形貌上，全是《湘真閣存稿》「變相」，「一變《湘真閣存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也可以說「上承《湘真閣存稿》，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據此，從「詞體」一面而言，屈大均詞異於陳子龍詞，這是屬於同一類體下，不同家體的「變」，但從創作目的而言，二人相通，這是「因」。

若從「賦體」、「詩體」與「詞體」不同文類源流因變的一面來看，屈大均詞的「體製」固然和庾信的詩賦不同，可是在敘述史事、多用典故以抒發故國之思的「語言形貌」和「創作目的」上，二人相通，這是「因」。據此，朱祖謀的評說雖然針對庾信和屈大均的家體而發，但可能涵有建構「賦體」、「詩體」與「詞體」不同文類源流因變的意義。此外，前述已提及朱祖謀評說陳子龍與屈大均二人詞風的承續關係，別有改造清初宗尚《花間》之「綺」、「豔」風氣的意義。據

此，則朱祖謀對於屈大均承續陳子龍的建構，不管是出於「家體」的因變；抑或是不同文類的因變，都是應然價值的體踐，其意義都不在於對過去文學歷史經驗予以描述，而是對朱氏自身當下或未來的存在經驗，提出省思、指導與規範。承上，朱祖謀建構屈大均與陳子龍之承續關係，究竟來自「神貌俱襲」？抑或是「取神不襲貌」呢？或者兼有二者。為了解決這問題，必須再參合他將庾信類比屈大均的可能依據。此一論題，已另文探討。

四、結論

(一)本文以為〈望江南〉第一首的評意，乃是肯定陳子龍晚出詞作足堪代表明詞的成就，並具有導源清詞之功。之後，則轉入屈大均紹承的論說。最初寫就的評意，指出屈大均詞因遭禁毀，是故遲至清代晚期才通行。不過，這並不能減損屈詞的價值，尤其他的晚年詞作，抒發沈重的故國之思，可以同千古傳誦的庾信作品並駕齊驅。後來改寫的評意則稍做轉變，淡化了言說屈詞遭受禁毀，所可能衍帶的清廷苛酷形象，以及臣以死節為忠的價值觀，轉而凸顯屈大均詩壇的地位，特出他晚年詞中所抒發不平之氣，與庾信一般，故同樣文采炳耀，成就相當。

(二)承上，本文進一步詮釋朱祖謀以屈大均上承陳子龍的論述，在「詞史重構」上可能呈現的意義。此即以屈大均，取代王士禎，重構明末清初詞史發展的源流統緒，藉此改造以《花間》詞風，建構陳子龍、王士禎之源流統緒的成說。不過，因為陳子龍和屈大均，在詞風家體上，不完全疊合，因此，其建構的結果，就衍生出文學史上建構源流統緒時，所觸及「因」、「變」的課題。

(三)單就陳子龍和屈大均詞的主題情意、語言風格相互比較，則朱祖謀對陳子龍、屈大均之關係的建構，可能兼含「神貌俱襲」與「取神不襲貌」二種因變的類型。必須再參合朱氏所提出庾信的文學風格，才能更完整地掌握朱氏建構的意義。

為使朱祖謀〈望江南〉第一首的涵義得到充分闡明，本人已完成三萬字的論文，此文僅為其中一部分，故不收入《會議論文集》正式出版。

四、建議：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一) 攜回資料名稱：

- 1、2012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唐宋卷)，馬來亞大學出版
- 2、2012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元明清卷)，馬來亞大學出版
- 3、2102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副編)，未正式出版

(二)內容：與會學者宣讀論文全文。唐宋卷 620 頁，金元明清卷 564 頁，副編 228 頁。

六、其他：無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1 年 9 月 30 日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24-MY2		
計畫名稱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出國人員 姓名	侯雅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1 年 9 月 13 日至 101 年 9 月 16 日	會議地點	中國安徽合肥
會議名稱	(中文)清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略		
發表題目	(中文)論朱祖謀「節日詞」所表述的盛世與尊君意識 (英文)On “Golden Age” Writing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Monarchism in Chu Tsu-mou’ s Festal Ci Poetry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第一年及第二年皆獲核定各一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然第一年因為足疾，無法遠行，故申請國外差旅費變更，將第一年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經費流用到第二年執行。本人(主持人)於 101 年 8 月 18 日到 23 日，101 年 8 月 27 日到 9 月 1 日，以及 101 年 9 月 13 日到 9 月 16 日分別赴中國新疆烏魯木齊、湖北武漢、安徽合肥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依國科會規定，撰成三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本心得報告為第三次 101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16 日赴安徽合肥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次會議由安徽大學文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室主辦。13 日全天報到，14 日上午開幕式及大會主題發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躍進先生、蔣寅先生致開幕詞，下午起開始分組報告。共分三組，每一組按時間先後，分三個場次討論，與會學者約有四十多位，分別來自臺灣、日

本、羅馬、韓國及大陸各地。會後並安排文化考察，地點是黃山、太平湖等地。本人發表的場次是大會主題發言：9月14日上午9：30-11：30，發表的論文是〈論朱祖謀「節日詞」所表述的盛世與尊君意識〉。另外還擔任評議人，討論安徽大學李睿教授〈張惠言詞學與桐城派文學思想之關係考論〉，時間是第三組第一場次：9月14日下午14：30-16：00。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與會學者不少，皆對清代文學與文化提出相關研究卓見，本人感到收獲很多。以下分述對本人研究多所啟發的論題及相關代表論文：

(一)探討文學史敘寫的方法：這類研究或以既有文學史著作為討論對象，或是對文學流派所因依的文化精神予以新探，如嶺南大學汪春泓教授〈劉師培與《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南京大學曹虹教授〈集群流派與布衣精神—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個觀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王達敏教授〈論蓮池派〉、蘇州大學羅時進教授〈虞山詩派及其海虞詩歌總集〉等等。

(二)探討清代文體觀念：這類研究主要以史家的文體觀及八股文編選展開討論，如華中師範大學王煒教授〈呂留良編選、棄選八股文考論〉、中山大學何詩海教授〈「六經皆史」與章學誠的文體觀〉等等。

(三)探討清代文學批評新觀點：這類研究多以清代重要詩學家的選本與評點展開討論，如復旦大學鄔國平教授〈《國朝詩別裁集》修訂與沈德潛詩學意識調整〉、安徽大學張洪海教授〈劉大櫚《詩經》評點與其「神氣說」之契合〉等等。

(四)探討袁枚專題：這類研究或從文獻辨偽的角度，或從交遊，或就詩學結構的省思展開討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蔣寅教授〈袁枚性靈詩學的解構傾向〉、安徽大學耿傳友教授〈關於《隨園集外詩》的真偽問題〉等等。

(五)探討清詞史：這類研究以清代詞人或清人對唐宋詞的接受展開討論，如政治大學侯雅文教授〈論朱祖謀「節日詞」所表述的盛世與尊君意識〉、武漢大學陳水雲教授〈唐宋詞統在清初的恢復與重建〉、安徽大學鮑恒教授〈譜選一體與清人之詞體觀念〉、吉林大學馬大勇教授〈留得悲秋殘影在：論《庚子秋詞》及其接受〉等等。

(六)探討清代小說的表現藝術：這類研究多以特定小說的敘述手法或文化意涵，予以解析。如北京大學劉勇強教授〈「言」、「曰」之間：《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策略〉、中國社會科學院孫麗華教授〈《儒林外史》的文化構想〉、中國社會科學院夏薇教授〈《紅樓夢》蒙古王府本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周建渝教授〈《石頭記》的敘述層次及其功能與意義〉等等。

(七)探討清代文學文獻：這類研究多以少見的清代史料進行考述。如南山大學蔡毅教授〈李長榮《海東唱酬集》再考〉、《文獻》總編張廷銀先生〈清代文學文獻學四題〉、慶熙大學閔寬東教授〈收藏在韓國的中國古典小說板本之搜集和整理情況〉等等。

(八)探討清代詩人專論：這類研究乃以個別詩人詩集的主題予以深究，如中央研究院嚴志雄教授〈函可流放詩中的鳥獸〉、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暉教授〈死亡的詩學：明清之際自殺詩初探〉、羅馬智慧大學東方學院費琳教授〈簡論晚清遊記中的意大利形象—以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理论為研究焦點〉等等。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論文題目：〈論朱祖謀「節日詞」所表述的盛世與尊君意識〉，已經修改，在期刊上正式發表，期刊名稱卷數：《中正漢學研究》，總第二十期，2012年第2期。全文與摘要如下：

摘要

文人於節日發言吟詠，由來已久，或為鼓吹承平，或宣一己情懷，莫不與其所處的時代風氣、個人際遇，密切相關。晚清以來，時局大變，不惟國體、政體改革的聲浪呼求甚熾，還有西方文明近逼，漢族傳統文化面臨絕續存亡的燃眉之急。值此處境，彼信守傳統的清代高階文官或於詩詞中，抒發一己世變之感，如曾任禮部侍郎、吏部侍郎，晚年高居詞壇盟主的朱祖謀(1857-1931)，其詞稿《彊村語業》，多見家國之思，尤其以「節日」為題的詞作，更屢屢書寫盛世節慶以及明君恩澤。對照這類詞作撰成的年代，多屬於清室危亡，民權與君權爭辯激烈之時，則朱祖謀此一書寫所蘊涵的政治意義，值得關注。從中可見他如何將漢族「尊君」的傳統，接合彼時「君主立憲」說的「尊君」主張，由此展現「中體西用」的時代思維。

朱祖謀每於詞中，擷取、重組與節日相關的歷代君臣故事，以資詠嘆，這是一種帶有特定訴求的「追憶」，藉此喚起其他眾多文人的記憶中，漢族君主政治固有的良善。據此，本文的論題有二：一、闡明朱祖謀的「節日詞」中所表述的「盛世」與「君恩」。二、闡明朱祖謀的「節日詞」在「君主立憲」的政治思潮中，如何表現「中體西用」的意義。

關鍵詞：朱祖謀、節日、盛世、君主立憲、中體西用

一、前言

現今學界對中國近現代(1840-1949)政治思想沿革的討論，大多以彼時文人於報刊雜誌或專著上所發表的「論文」或新文學為主要論據。而著重闡發、評價這些史料所表述的國家觀念、主權歸屬之爭辯、對立與融通，以及伴隨而生的新文化運動，藉此建構中國政治思想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如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甲寅》之類的政論性期刊，皆為學界所資取論證的代表性史料。在此一研究視

域下，頗能曲盡當時擅於觀念理論、邏輯言辯的文人，以散文之體，所宣傳、遊說的特定西方政治理念。但相對較為忽略其他以古典詩詞創作為主的文人，如何運用這類文體所本具的「感發」性質，以喚起、凝聚同樣文化背景的知識分子，對漢族傳統政治理想的記憶與共識。本文基於此一學術史的反思，以晚清民初朱祖謀的「節日詞」為研究對象，嘗試對上揭學界較少關注的論題，予以闡述。

據夏孫桐〈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所載，朱祖謀，浙江歸安人。於光緒壬午八年(1882)、癸未九年(1883)，「聯捷」，「成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光緒庚子二十六年(1900)，清廷欲恃義和拳民以制外，朱祖謀上疏力諫不可。外兵犯天津，朱氏又上疏諫言。二疏俱忤上意，「幾獲罪，終以文學侍從之臣，未遽加譴」。和議之後，因朱氏「忠悃益著」，擢升禮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辛亥國變，不問世事，往來湖淞之間，以遺老終矣」。民國三年甲寅(1915)，朱氏赴京(〈行狀〉誤認乙卯年，白敦仁已辨解)，「袁世凱方為總統」，「急致書聘為高等顧問，笑却之，未與通一字」。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於天津謁見溥儀。據潘飛聲〈滬社詞選序〉、龍沐勛〈彊村晚歲詞稿跋〉所載，民國二十年辛未(1931)秋天，滬社成立。夏敬觀、葉恭綽等人奉朱祖謀為「詞壇耆宿」，「共推先生為盟主」。同年病逝於上海寄廬。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曰：「進為國直臣，退為世詞宗」，頗能蓋定朱氏於政治、文學二方面的地位及成就。

晚清政局危殆，終至覆亡，朱祖謀親身經歷，所感所思，一皆於詩詞發之。四十歲之後，他專力填詞，對時局的感受，格外寄託其中。其詞作於生前屢有刊刻，然以晚年手定的《彊村語業》，最為自得。其他《彊村詞賸稿》二卷、《彊村集外詞》，據龍沐勛〈彊村詞賸稿跋〉所述「在先生固不欲其流傳」，可知二集乃後人求全之刊，非朱氏注意所在。故本文以《彊村語業》中所存見的「節日詞」為主要研究的對象，而以今人白敦仁的箋注本為據。

在中國文學史上，以節日為題而吟詠創作者，由來已久。其書寫的模式之一，就是記述節慶宴樂的承平氣象。如南宋張炎《詞源》卷下〈節序〉便云：「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據此，「節日」所表徵的意義之一，就在於「盛世」與「同樂」。是故，當遭逢世變，盛世不再，面對「節日」，則深慨必至，這是本文所以優先擇取朱祖謀的「節日詞」，以觀察其中所涵時局感受的原因。固然，在世變的處境下，對「節日」的吟詠，多以昔日之「盛」、之「樂」，對照今日之「衰」、之「哀」，但尚可析分二種不同的方向：其一所記「盛衰哀樂」的情事，僅止於私人的往來交遊經驗，此時對往日盛世的「追憶」，乃是一種指向個人生命意義的內省行為。其二所記「盛衰哀樂」的情事，為公眾群體所共有，此時對往日盛世的「追憶」，乃是一種指向社會群體的感化行為。在這二類行為中，皆可能援引前代歷史以寄意，其中第二類尤著。蓋這類歷史故事經過各代文人的轉述、接受、批評、認同之後，其意義就已不受限於它所據以發生的特定時空序列，轉而可以概化成為一個個片斷的事件，用以表徵某種群體價值或觀念的「符號」，供言說者編造、重組。

若從文學修辭的角度，去理解上述古人援引歷史故事的創作行為，就是「用典」。在此一視域下，所側重者，乃是作家廣博過人的文獻「記憶」，以及作品語言「典雅」的藝術效果；不在於探究作家為何主動而有意地「追憶」若干歷史片斷，其體現了何種價值理念。

關於上述「記憶」與「追憶」的區分，「節日」與「追憶」、「價值選擇」之間的關聯，可見於近來西方學者對「歷史」與「追憶」，「社會如何記憶」的論述之中。如德國學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指認「追憶」較「記憶」更具有「主動性」，並聲稱「歷史是一種追憶的形式」、「這種形式就是碎片」、「節日就是追憶的日子」，美國學者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強調「紀念儀式」與「集體認同」的關係。這類學說，雖奠基於西方文化經驗，但與上揭中國古人節日書寫的創作思維，或可相通。本文就是在這類理論的啟發下，形成論述朱祖謀「節日詞」之書寫意義的詮釋觀點。

朱祖謀的「節日詞」，固然不免個人往事的追憶，例如〈華胥引〉「重午感舊」一詞，據白敦仁箋注繫年，撰成於宣統元年己酉(1909)。該詞因端午時節，「追悼」中丞陳伯平而作。內容所述景物情事多見哀淒，唯「牆角雙榴，褪紅還上裙褶」二句，化用吳文英〈藻蘭香〉「淮安重午」：「為當時、曾寫榴裙，傷心紅綃褪萼」、《宋書·羊欣傳》所載王獻之「書裙數幅」之意，略見追憶過去與陳伯平在酒宴中以文藝相賞的樂事。此一追想，較顯知音不在的個人傷感。除此之外，朱祖謀於多首詞作中，皆援引歷史君臣或文人的過節故事，以抒發節日的感思，此一書寫行為，另涵有指向時人、時局的社會教化意義。本文就是根據這類詞作內容，考察他的政治思想。至於其他「節日詞」中，若未顯歷代君臣家國之意，就暫時不予討論。

據滬社社員謝榆孫(掄元)追記，朱祖謀曾自述〈鷓鴣天〉「廣元裕之宮體」的「本事」，為諷袁世凱稱帝事而作。然張爾田〈與龍榆生論彊村詞書〉曾駁此說為非，另改正為宣統出宮之變。嗣後，因夏承燾的敦促，龍沐勛也「因先就所聞於先生(指朱祖謀)，涉及詞中本事者，草成〈彊村本事詞〉若干則」，見〈彊村本事詞附記〉。至白敦仁箋注本，則博搜典籍，逐首考察詞中本事所在，鈎稽甚詳。然據龍沐勛〈附記〉所述：「以詞中本事，叩諸先生，先生多不肯言。一日執卷請益，先生就其大者有所指示，予因從而筆記之。然欲叩其詳，亦堅不肯吐」。朱祖謀所以不肯吐露詞中本事細節，可能的原因之一，在於他的詞觀。他曾在〈望江南〉二十六首之十三首推崇周濟云：「金鍼度，詞辨止庵精」，第十九首評莊棫(中白)、譚獻(復堂)云：「妙不著言詮」，據此可以推想朱氏填詞，雖始於「有寄託而入」，終欲「無寄託出」，以令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此，方符應於周濟的寄託說。是故本文對朱祖謀「節日詞」中所抒發的「盛世」之感與「尊君」意識，不再一一指實、考辨其所對應的政治人事，而僅作情志、理念的闡釋。以下展開第一項論題。

二、朱祖謀「節日詞」的「盛世追憶」及其「心理動因」

(一)如何追憶盛世

1、追憶同情共感的古人，以抒發「傷愁」的過節心境

朱氏的「節日詞」往往由當下時局、際遇的失落感，聯想起相同或近似此情懷的古人，從而呼應他們的作品語境，以抒發「傷」、「愁」、「退隱」、「孤寂」的過節心境，並興起昔日盛世的追想，故作品流露出濃厚的歷史感。本節先就「傷愁」的過節心境，予以論述，至於昔日盛世追想的內容，留待下一小節析論。可供討論者，如〈六醜〉「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

此詞據白敦仁繫年，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作。詞人在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以病乞解廣東學政一職，後出任江蘇法政學堂監督，詞作於此任上。「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正指明他在本年上海度過元宵節時，聯想起南宋吳文英及其詞〈六醜〉「壬寅歲吳門元夕風雨」。「壬寅」指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當時吳文英客居蘇州，在風雨交加的元宵夜，獨自嘆老傷逝，懷想昔日吳門、京城，晴夜燈節熱鬧的景象。清末以來，多認定吳文英詞隱涵「黍離麥秀之傷」、「感觸時事」，(況周頤〈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序〉、鄭文焯〈致朱祖謀書〉)不獨為個人情事。據此，同樣的氣候、相近的地點與一樣客居憂國的處境，使得朱祖謀追隨吳文英，填了這首詞作，而於下片抒發了「傷愁」的過節心境。

該詞過片「吟悰漸歇」一句，即點出上海過節的氣氛逐年冷落，又兼今夕風雨，美好的春天似乎因此提早離開，故續曰：「春芳又遲鳴缺」(反襯鶻缺的鳴聲來晚了)。此一句意，呼應了吳文英詞中「泥深厭聽啼鶻」。固然，風雨使得花燈難以燦爛，徒留餘燼，青春仕女閉戶不出，令人掃興，但最難堪的，恐怕是勉強取樂之後，被回憶的感傷所淹沒的痛苦，故詞曰：「濺行雲倦趁，曲坊巾襪。銀荷燼、鬧蛾飛絕。不堪是、擲徧金錢換了，舊時明月」。這一段句意，呼應吳文英詞中「青鸞杳、鈿車音絕」。這種傷逝的悲情，不純然因個人的生命變故而起，更與家國的興亡密不可分，很難向不知國恨者傾訴。故結曰：「聽笑語、凝白闌干外，清鉛暗結」。這一段句意，呼應吳文英詞中「向夜永、更說長安夢，燈花正結」。「長安」於此可代指宋朝或泛稱歷代的京城。基於上述，可見朱祖謀不僅寫一己的過節感受，更將筆端朝向與家國有關的群體歷史經驗。

其他如〈夜飛鶻〉「乙卯中秋」亦見此筆法。「乙卯」民國四年(1915)。下片曰：「闌外秋香泣露，移槃清淚，消盡金仙」、「共孤光誰與，不成把盞，北望淒然」。前一段文句化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後一段文句化用蘇軾〈西江月〉「黃州中秋」(世事一場大夢)。李賀此詩曾云：「憶君清淚如鉛水」，該詩乃藉著魏明帝遷徙金銅仙人的史事，抒發帝王功業難以長久的感慨。之後被歷代遭受亡國之痛的文人反覆援引，便成為表徵「故國之思」的符號。如南宋末王沂孫〈齊天樂〉「蟬」下片所云：「銅仙鉛淚似洗」，就是取李賀詩中所表徵的語意，來抒發南宋覆亡的「家國之恨」。清代周濟《宋四家詞選》釋王沂孫此詞時，已指出

此意。至於蘇軾〈西江月〉一詞，下片結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則東坡雖遭貶謫在外，猶思君不已，可見忠心。回到朱祖謀的詞，他所以湊合李賀、蘇軾之作，並非為了客觀記載他二人作品存在的事實，而是藉由重組、改寫這類已成歷史的文學作品，抒發清朝遺老遠離京城，心中懷抱亡國、思君的悲慨。

2、追憶歷史上帝京、帝王的節日活動，義涉褒貶

本節主要闡述朱祖謀於「節日詞」中對歷史上京城盛世的追憶，是以他的詞作中另有描寫他地今昔時節歡會的場景，因與本節的論題關涉不大，故暫不詳述。可供討論者，如〈戚氏〉「丁巳滬上元夕」，「丁巳」指民國六年(1917)。詞分三段。首段寫上海元宵燈夜繁華熱鬧，如「火合銀花，倚交琪樹，錦成叢」。但詞人無心行樂，「滄江倦客吟晚」一句，語出杜甫〈秋興八首〉之五：「一臥滄江驚歲晚」，取其遠離京城，心繫國事之悲，表白一己過節的心境。次段曰：「回首帝里遊棕。鼉駕鳳吹，迤邐趁青驄。瑤臺路，翠嬌紅嫵，管疊絲重。萬芙蓉。紺蕊鏡裏衣香，尺咫步綺西東」，第三段「年時笑語傳柑，醉沾鎬宴」。這二段所描述京城觀燈、賞樂、錦繡天街、傳柑、賜宴的盛況，不限於清代，實為各代所有。例如宋代張耒〈上元日思京輦舊遊〉三首之二：「信馬恣穿深柳巷」(《歲時雜詠》卷八)、宋代韓滉〈探春令〉：「景龍燈火昇平世。動長安歌吹」(《全宋詞》，2248)、宋代曹勛〈東風第一枝〉：「真箇樂、聖駕游幸。四部簫韶，羣仙奏樂，萬光耀境」(《全宋詞》，1214)、宋代吳億〈燭影搖紅〉：「誰識鼉頭，去年曾侍傳柑宴。至今衣袖帶天香，行處氤氳滿」、明代金幼孜(明成祖時任文淵閣大學士)五排〈元夕賜觀燈〉：「靈鼉駕碧空」、「碧紗圍菡萏，繡幄透芙蓉」、「羅綺豔芳叢」(《金文靖集》卷三)。對舊日文人而言，此情此景，就是太平盛世。一如金幼孜詩首二句所頌：「聖主敷文德，朝廷戢武功」。朱祖謀此詞所追憶的帝京節慶，亦如前揭文人的作品一般涵有頌美之意。

又如〈滿路花〉「清明再和簡叔問」，此詞作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詞中追憶「泉香霏杏粥、催新火」，指皇室於清明之時，令「尚食(內膳習)內園官小兒(供奉禁苑的僕役)，於殿前鬪鑽新火，先進者賜絹三匹，椀一口，尋以新火賜宰臣以下」的節日活動，此事可見韋慎微《咸鎬故事》所記。〈燭影搖紅〉「乙丑元日和閨枝」，「乙丑」指民國十四年(1925)，詞中追憶「年時仙仗簇朝正，瞻座香飄殿」，係指古來諸侯或臣屬在正月初始朝見天子的儀式。「瞻座」二字可見崇敬之意。錢謙益〈元日雜題長句〉：「青陽玉律應三元，是日朝正會禁門」亦寫元日「朝正」之事。上述二詞所述追憶之事，一皆流露緬懷羨美之情。

然而，如〈夜飛鵲〉「乙卯中秋」一詞，雖也追憶昔日帝王之事，卻語帶貶意。該詞上片云：「當窗亂雲霧，恣霓裳狂舞換譜鈞天」，指唐明皇於中秋夜，隨道人遊月宮，暗記天上仙樂，返回後命樂官製作〈霓裳羽衣曲〉之事，可見於新舊《唐書》所載。楊貴妃善舞〈霓裳羽衣〉，甚得明皇寵愛，可惜二人耽溺兒女私情，罔顧國家，終招致安史之亂。歷來文人敘及此事多寓貶諷之意，如白居易

〈長恨歌〉所述：「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回到朱祖謀的詞，「恣」、「狂」二字顯然表露了不認可明皇放縱私情，對貴妃過度恩寵。此一評價，另可見於〈高山流水〉「七夕用夢窗韻」，此詞作於宣統元年己酉(1909)。詞下片結曰：「下疏簾憶斷，釵盒故情慵」，「釵盒故情」，正指白居易〈長恨歌〉所云：「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所述明皇、貴妃的愛情。然著一「憶斷」、「慵」二詞，表露了不值得回憶的貶意。此一評斷，顯示未必認可白居易所持同情的觀點。

(二)追憶的心理動因

雖然，朱祖謀鮮少於「節日詞」中，明白使用表述特定價值觀的語彙，宣示他所以那樣追憶古人的節日活動，內心所操持的信念。然而，從這些被他所引述、改寫的古人古事，於歷代流傳的過程中，所積澱的文化價值，不難推想促使他那樣追想的心理動因。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二類：1、源於「忠愛感」；2、源於「恩義感」。二者一涉臣道，一涉君道，相待而生。以下分節闡述。

1、源於「忠愛感」

前文已述朱祖謀於〈夜飛鵲〉「乙卯中秋」，追憶蘇軾。據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錄楊湜《古今詞話》，就已經指明「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已舉此詞末句做為東坡「懷君」、「忠君」的表徵。則朱氏於詞中特予援用，自然有感於此一表徵之意。

除了蘇軾之外，朱祖謀又有多首「節日詞」追想杜甫。如〈滿路花〉「清明再和簡叔問」下片云：「江湖滿地，夢引樵風過」，意指曾於夢中，趁著順風，到杜甫晚年所寓居的夔州。這二句承杜甫〈秋興八首〉之七：「江湖滿地一漁翁」的語意。歷來文人解讀此詩，多見特賞此句。如錢謙益《杜詩錢注》明鈔本以為「鳥道、漁翁，俯仰上下，故國舊臣之感在焉」、清佚名(作者名不詳)《杜詩言志》解此句云：「末二語言天下大勢，壞亂已極，憂之者惟己一人也」，在這類說解下，此句所述意象，成為表徵杜甫「憂時忠君」的符號。朱氏於詞中所以特別聯想此句，應感於此句所表徵的「忠愛」情懷。

此一對杜甫忠君人格的認同，另可見於〈燭影搖紅〉「乙丑元旦和閨枝」，上片云：「投老滄江臥晚」，下片云：「夢魂猶自點朝班，誰道長安遠」，與同為乙丑年所作〈高陽臺〉「除夕閨生宅守歲」下片云：「北斗闌干，凝望京華」。前一首語出〈秋興八首〉之五：「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後一首化用〈秋興八首〉之二：「每依北斗望京華」。歷來文人解杜甫〈秋興八首〉之五，對於上引二句多由「老臥滄江，感懷曩昔」，去詮釋其中所涵有的「戀闕之懷」。如明代

張綏《杜工部詩通》、清代江孟亭《杜詩集說》引查慎行語。至清代金聖嘆《唱經堂杜詩解》，更特出「幾回青瑣點朝班」一句可見杜甫「刻刻繫心朝廷，雖臥滄江，恍然(本文按：彷彿)若點朝班者」。回歸朱祖謀的語意，則夢中猶時時隨班列而朝謁，片刻不敢忘君，義更近於金說。至於「每依北斗望京華」一句，雖後人說解有「南斗」之疑，但歷來文人亦多由「每」字，想見杜甫「無夕不望京華」的固執。如明代顏廷榘《杜律意箋》、錢謙益《杜詩錢注》、金聖歎《唱經堂杜詩解》俱見此意。回到朱祖謀詞，「凝望」指久望，與前說相近，凡此均可見，他所以追憶杜詩中的特定文句，即因認同其中所表徵的忠誠，同時藉此表白一己對清廷的心意。

另參朱祖謀辭世前，曾作〈鷓鴣天〉「辛未長至口占」，實為絕命詞，蓋「辛未」即指民國二十年(1931)，朱氏病逝於此年。此詞雖非為節日而詠，然其上片首句便曰：「忠孝何曾盡一分」，言下雖自謙未盡忠盡孝，然而一生以「忠」自許的信念，昭然可見；與上文所述之「忠愛感」的心理動因正好呼應。

2、源於「恩義感」

君臣所以結合的條件，大體有二：其一指「恩」，即禮遇愛好之情，其二指「義」，名分制度之理。基於這二項要件，所構成的行為價值判斷，就是「恩義感」。在朱祖謀的詞中，每每流露此一感觸。例如〈滿路花〉「寒食酬叔問和美成韻」上片云：「蠟炬灰枯，漢宮尚鬪芳節」、前調「清明再和簡叔問」上片云：「泉香霏杏粥、催新火」可為例證。

古代每逢清明日，有「鑽燧改火」之習。其源甚早，《論語·陽貨》已見記載，何晏集解引馬融之說，更詳述了《周書·月令》中所述四季取火與用木的差別。之後，由天子主持「改木迎新燧」的活動，將「新火」賜給近臣，以示「惟新之恩」；臣子感之，多應制作詩或上表稱謝。唐李綽《輦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可證。照例本於清明賜火，若提前於「寒食」舉行，則格外表示君恩浩蕩。如韓偓〈寒食〉末二句「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宋代阮閱《詩話總龜》引《丹陽集》，釋此二句便已曰：「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是時店舍已無烟，而宮中燃燭乃一時之權宜耳」。故今人據此，對韓偓之詩的用意，做出別解，以為應在於「寫出承平氣象」(俞陛雲《詩境淺說》)與「沾沐皇恩」(李定廣〈韓翃〈寒食〉詩正解〉)。據此，如張說〈奉和聖制寒食作應制〉、武元衡〈寒食謝賜新火及春衣表〉、竇叔向〈寒食日恩賜火〉等唐人詩中所述寒食賜火，亦非「常制」。

回到朱祖謀的詞，「蠟炬灰枯，漢宮尚鬪芳節」，可意指今日恩賜新火之事雖不行，然猶有舊事可供回味。實則追想古代帝王恩賜近臣的承平時代，與「催新火」一語，俱見企慕之情。除此之外，他於〈六醜〉「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云：「記起傳柑事、情味別」、〈戚氏〉「丁巳滬上元夕」：「年時笑語傳柑、醉沾鎬宴」，所追憶之事，亦多君恩之感。據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所

載，正月十五夜，有貴戚以黃柑相遺贈之俗。此風至北宋尤盛，蘇軾〈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之三曰：「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自注：「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送近臣，謂之傳柑，聽攜以歸，蓋故事也」，東坡此詩，當為表達感念傳柑侍宴之恩而作。其他如宋代胡寅〈春日幽居示仲固彥仲十絕〉：「傳柑說道升平復」、張孝祥〈鷓鴣天〉「上元設醮」下片結云：「何人曾侍傳柑宴，翡翠簾開識聖顏」（《于湖居士文集》卷32）、劉應雄〈木蘭花慢〉：「傳柑記陪佳宴」（《全宋詞》，3552）明代彭孫貽《茗齋集·佛手柑》之二：「閩粵霜黃入貢遲，賜來元夕近臣如」等追述傳柑之事的詩詞，俱見「承平」與「君恩」之感。回到朱祖謀的詞，所謂「笑語傳柑」顯見承自上述言說記寫「傳柑」的感恩傳統。

「鎬宴」語出《詩經·小雅·魚藻之什·魚藻》：「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箋：「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群臣飲酒而已」，故後來文人追述此事之作，亦多歌頌承平、君恩之意。如唐代岑羲〈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云：「一奉恩榮同鎬宴」、李適〈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橫汾宴鎬歡無極，歌舞年年聖壽杯」等。據此，可知朱祖謀詞中所謂「醉沾鎬宴」，亦承此傳統，表達了類近的感受。

在朱祖謀中所表露的「恩義感」不僅存在於君王與近臣的互動，同時也見於君王與百姓的互動之中。君王於節日中，參與慶典活動，乃是為了表達「與民同樂」之心，不為一己感官私樂。如前述元宵節「天子御樓觀燈」，宋代范鎮《東齋記事》卷一云：「上（仁宗）御樓遣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大宋宣和遺事》亦記載了徽宗榜書：「宣和綵山，與民同樂」。文人感此，也吟詠歌頌，如無名氏〈鷓鴣天〉云：「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全宋詞》3668）據此，前述朱氏詞中所記元夕「帝里」觀燈之事，亦涵有這類因「君王與民同樂」而來的恩義感。

此外，中國古代社會以農業為主，「節日」標示了天候節氣的循環與變化，係百姓推展農務的依據。君王於特定節日，舉行儀式，獎勸督責人民勤於農事，這正是承平盛世的指標之一。如漢代桓寬《鹽鐵論·授時》云：「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雖為責備百官敷衍儀式而發，然亦指出於立春之時，「明主」需採行「懸青幡」、「策土牛」等儀式以彰明「勸耕稼之意」，《後漢書·禮儀志》亦云：「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以青旗為之的春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於是，當風調雨順，則「明主」必感謝天恩，與民共樂天時，並行恩賞。臣民獲賞，亦必回敬恩謝，以彰君德。歷代詩歌，多見例證。如清代乾隆《御製詩集》四集卷八十四〈壬寅春帖子〉：「綵勝凝和鬯，青幡萃芷繁」、「被田三白濯，心慶兆農祥」、宋代強至《祠部集》卷十二七絕〈謝春幡〉云：「曉策羸驂□謝恩，君王昨夜賜春幡」等。

承上，朱祖謀詞中，述及元日的節令，亦見相關的追想與感念。如〈燭影搖紅〉「乙丑元日和閨枝」下片結曰：「為誰消息，爆竹東鄰，青幡孤顫」，「孤」

字語意悲慨，正因為往昔君臣恩義相感的傳統已不復存在，如今迎春，徒具形式。綜合上述二類心理動因，則朱氏這類「節日詞」的書寫，彰明如下重要的意義：君以仁恩待臣，臣以忠心報君，這就是國家得以承平久安的基礎。此一恩澤的施行，雖因君王與臣民之間親疏關係的等差，而有不同的作為，然既依循天時與人倫的規度，是為合理之情，公義在焉。因此，朱祖謀於「節日詞」中對那些循私亂紀的君恩，表達批判之意。對文人於節日中，徒然追憶、感慨兒女私情，要表不滿。如前引〈高山流水〉「七夕用夢窗韻」下片云：「人天事，輕賺羅池倦客，酒醒清鍾。下疏簾憶斷，釵盒故情慵」。「輕賺」二字可見對吳文英因兒女私情而傷倦不予認同。

此一節日書寫，背後所持君臣恩義相感的理念，應源出於儒家政治理想，而與戰國以來，於游俠的行為中，所體現的恩報較遠。蓋這類行為偏重私人知遇恩受的意義。另外，民國元年(1912)，陳煥章等人創立孔教會，朱祖謀曾參與助成。此可見陳煥章〈孔教會序〉所述。則此一維護孔教的立場，正可以呼應上說。以下對朱氏的「尊君」思想所可能依據的儒家學說，予以探討。

三、朱祖謀「節日詞」的尊君意識及其在「君主立憲」思潮中的意義

(一)朱祖謀的「尊君意識」及其可能依據的儒家政治理想

由上一節的論述中，可見朱祖謀的「節日詞」中對於「君恩」和「君威」頗為看重。如〈滿路花〉：「催新火」、〈燭影搖紅〉：「仙杖簇朝正，瞻座香飄殿」等等。其背後透顯的政治理念之一是：君主依「時」行賞，承天治人，故其位可尊。此一理念應可溯源《禮記·月令》。

《禮記》收錄了孔子弟子，及戰國以來儒者的論見，其中〈月令〉或稱〈明堂月令〉一篇，鄭玄注謂呂不韋集賓客所成的《呂氏春秋》，其中〈十二月紀〉即其前身。該篇由「順應天時」(即「月」之意)論述君王如何施行政事(即「令」之意)，與〈王制〉篇並行互補，是儒家為後代君主所規劃的理想施政綱領。此說現今學界已經詳述，(王夢鷗注譯《禮記今註今譯·第六月令》)不再贅言。考察〈月令〉，於立春之月，曰：「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此外，於孟夏、孟秋、孟冬皆言賞賜之事，只是所賜對象不同。故孔穎達疏解於上引經文下，綜說曰：「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尤其「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同時還要詔令三公，將恩德遍施百姓，務期做到「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此外，〈月令〉文中還表達了強烈維護天道綱紀的意識，如「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惟天子能參贊天地，故屢屢稱之「聖人」，此意可見〈禮運〉曰：「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而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尊之固宜。

朱祖謀於《彊村棄稿·癸丑坡公生日集巢隱齋用集中韻》一詩曾云：「新法亂天紀」、〈權制〉一詩又云：「澤龍吐其珠，問誰能不含」，皆已表露對「亂紀」與「君權」旁落的不安。雖然書名「棄稿」有「詩不足存也」、「雅不欲以詩傳」的用意（龍沐勛〈彊村棄稿跋〉）。然而，書中詩作，既經「刪汰幾半」而留存者，可見這類思想，仍為朱氏所固持，而與上述《禮記》思想可以呼應。據此，可推知他的節日詞中，所以特別凸出節令行賞之事，其思想的本源，即可能來自〈月令〉。

此外，前述已指出，朱祖謀的「節令詞」具有君臣恩義相感，仁忠相待的理念。其依據亦可見諸《禮記·禮運》，其文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此十義另呈兩兩為對的關係。而以父子孝義為首。君臣之間正是透過「恩義」，營造出擬父子的關係，這種「家國一體」的觀念，〈禮運〉言之甚著，其言曰：「聖人耐以天下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故以君之尊，興天下公利，除天下公害，與「後之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原君〉），不可類比。

又前述「節日詞」中所涵有「與民同樂」的思想，可見《孟子·梁惠王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即孟子已經揭示君王的仁政，就表現在與人民的生養休息同一律動。此意也已見歷代儒者的闡釋，如朱熹集注曰：「與民同樂，推好仁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而可能為朱祖謀所紹承。

本文並非認定朱祖謀的「尊君意識」所依據的文化思想，僅限於上述所列舉的少數儒家經典篇章；而係因「節日詞」的主題，作如上方便的詮釋，意在指明朱氏的「尊君」思想不一定為清朝某一特定帝王所發，而是帶有向傳統文化找尋理想君主的意圖。因此，即使政權猶存，然倘若喪失此一政治理想，勢同亡國。前述引〈六醜〉「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一詞，作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彼時清廷尚未覆亡，然詞人卻有「清鉛暗結」之恨，何也？可能的原因之一，蓋當時正推動立憲，其背後所根據的文化理念，卻未必來自朱氏所認定之儒家「尊君」的理想。據此，可以進一步闡釋朱氏「節日詞」所欲對治的時代政治問題。

（二）、朱祖謀的「尊君意識」在「君主立憲」思潮中的意義

本文探討的「節日詞」所撰成的年代，集中在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到民國十九年庚午（1930），這段時期朱氏吟詠節日的詞作較其他時期為多。若從中國近代政治演進的歷程來看，這段時期也正是由君主立憲向民主共和發展的關鍵時刻。

雖然朱祖謀於詩中曾對「新法亂紀」表達不滿，此「新法」所指為何？詩裏並未指明。不過龍沐勛〈疆村本事詞〉於〈念奴嬌〉「同理臣、半塘觀荷葦灣，用白石韻」下述本事曰：「先生於葦灣遇南海康有為，方與人大談新政，面有得色。詞蓋有感於斯事而作」，此詞撰成時間為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明年戊戌變法。白敦仁據此指出「疆村亦主變革，但於康氏之沾沾自喜似有不滿」，見〈水龍吟〉「四印齋賦白芍藥，分得肯字」箋注。若此說為確，彼時(1897)康有為開始主張立憲，其言曰：「數上疏陳，首言立憲」。(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布告百七十餘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行大慶典告嚴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則朱祖謀似乎不完全認可康梁等人立憲新政的主張。

到了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公布國會召集辦法，以九年為期。浙江、江蘇等士紳，紛紛響應立憲。早在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就開始宣傳「君主立憲」的湯壽潛，趁此風潮，敦促朝廷召開國會，落實君王立憲。並於光緒三十四年，擬稿〈國會請願書〉，署名歸安朱祖謀領銜。(湯壽潛〈代擬浙人國會請願書〉，《史料專輯》489-490)。在《疆村語業》中有〈洞仙歌〉「丁未九日」，舊刻題下有「寄懷蟄先杭州」。「丁未」係光緒三十三年(1907)，「蟄先」即湯壽潛，可見二人交誼。若上述〈請願書〉真的出於朱氏首肯，那麼此時，他已能認同君主立憲的主張。然何以他接受湯壽潛的敦請，表態支持立憲；卻未必認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理念呢？

此外，當時與君主立憲說相對者，乃是革命思想。在此一思潮下，為了掃除皇權，建立民主，也曾向傳統文化尋求理據。由此看來，朱祖謀的「尊君意識」，一方面為了對治若干主張君主立憲說的文人，其背後引為根據的中西方學說；另一方面則指向革命黨人，其所援引的「輕君」傳統，而欲正其說。以下從這兩方面，闡釋朱祖謀「尊君」的時代意義。

為鼓吹君主立憲，聚集四方力量共起勤王，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康有為於加拿大成立保皇會。「保皇」足見尊君，特尊光緒皇帝。為使一己的政治作為，能取得理論上的根據，康有為尊《春秋公羊傳》，宣稱此書「為孔子改制之說在也」、「孔子所以為聖人，以其改制」(康有為〈桂學答問〉、《孔子改制考》卷九)，並對漢儒以來所崇敬的古文經書，予以強烈的批判，凡經義可見固守綱紀、述而不作，對變革不利者，即駁斥為偽，最具體的論著就是《新學偽經考》，〈明堂月令〉正是其中之一。其對《公羊傳》的釋義，乃是宣揚由「君主制」、中至「立憲」，終而「民主共和」的三世進化史觀。(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與其所倡導的「民貴君賤」思想(康有為《孟子微》)，皆頗見西方「自然進化論」、「民約論」的理路。若由傳統士大夫的觀點來說，這類創造性的詮釋，較偏向「師夷」、以「夏」事「夷」一面。故當時就有人批評康有為「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蘇輿《翼教叢編》卷2、卷4)據此，可以明白為什麼朱祖謀不認同康、梁的尊君主張，蓋循上一節所述，朱氏的儒家思想根據之一，正在於〈月令〉這類可見維護天道綱紀的經書篇章，在此一觀點下，可能認為康、

梁的主張將使得本來用以維繫君臣關係的「恩義」俱絕。

現今學界已經指出孫中山早期的民主改革思想，係承自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而來，尤以〈原君〉、〈原臣〉為要。其說依據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署名杞憂公子所撰寫的〈原君原臣序〉(孫中山《明夷待訪錄》節錄本)，杞憂公子正是孫中山的化名。在這篇序文中，一承黃宗羲批判君主專制與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雖然尚不致於到達廢君、去君的地步，但在黃說的基礎上，將「君臣之義」、「感君上知遇之恩」貶低為「躋乎僕妾之間」，又高舉民權，視「立君」、「設臣」皆「為民役」。之後孫中山又進一步發揮，在民國十三年(1924)，發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的演講時說：「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夫」(孫中山《中山全書·民權主義》第5講)，至此，「君威」縱未全失，然已十分淡薄輕賤。據此，可以明白為什麼朱祖謀的節日詞可見「尊君」、「重恩」的意識，即可能有意扭轉這類改革主張下，對於古聖賢所提出維繫國家安定的君臣之道，產生的撼動。

那麼他為什麼支持湯壽潛所主張的君主立憲呢？此可由湯氏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撰成的《憲法古義》尋得線索。今日雖無法目觀全書，不能妄斷湯壽潛與朱祖謀二人思想的同異；然其序文可見主旨一二。如「憲法者，民權之虎符，而亦君權之後盾」，顯見不輕視君權，與朱祖謀立場相近。然更重要的是，湯氏對中西學孰主孰從的觀點，如其言：「庚子亂後，救亡無術，立憲之說漸騰于時，然只知憲法為東西所已行，不知憲法為中國所固有」、「臚舉東西國憲法所許之權利，一一證以中國古書」、「使中國人民知憲法為深淵之珠，遠遊之子，循而求之，故所自有，未始非考求憲法之一助」(湯壽潛〈憲法古義序〉，浙江省蕭山市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此一觀點與朱祖謀頗為相合。蓋朱氏曾為陳煥章《孔門理財學》作跋文，其言曰：「彼所謂精新之學術，美備之法制，本為我古經所具有」，「彼」指歐美之學。據此，朱氏推許陳煥章能「博綜中外之學而觀其會通」。

承上，朱氏一方面緬懷人倫綱常為本的儒家政治理想，意不可輕易廢除，另一方面則支持外來的君主立憲之政體，其中應涵有體用的思考。蓋晚清以來，視「三綱五常」的「恭順倫理」為「聖之經」、「不易之體」；而以西器為用的體用觀，在傳統文人之間頗為流行，甚且有「『西器』本出於中國，因而不必『顯立』中西『異同』，也不須一概加以排斥」，如鄭觀應、陳熾、湯震(壽潛)俱有此見。(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08-109)朱祖謀的尊君意識，與這類觀點合流。然這類觀點較顯「道」、「理」的教訓，而朱氏則顯「恩情」的感發，二者之間的作用或可再作析分。

本文雖為朱祖謀「節日詞」的書寫行為，所可能涵有的政教理想，予以闡釋；但不意味完全同意朱氏的立場。而是基於評價歷史之前，本應先有同情性理解的學術要求。固然，朱氏的政治思想，可能有保守的一面，然而他所信守之「恩義相感」、「仁忠相待」的傳統君臣理念，對於中國政治的現代化來說，是否全無啟示的價值呢？其功過如何，或許是另一個可以再省思的課題。

四、結論

(一)本文認為現今學界對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沿革的討論，多取政論性文章為依據，少見由彼時文官的詩詞創作，去闡發他們如何透過「感發」的形式，達到喚起其他眾多文人，對漢族傳統固有政治良善的記憶與共識。在此一學術史的省思之下，形成本文的論題。

(二)為了達到上述的目的，本文一方面參酌西方有關「節日」、「儀式」與「追憶」、「價值選擇」之關聯的論述，形成詮釋觀點；另一方面特取晚清民初在政壇及文壇皆享有盛譽的朱祖謀為研究對象，針對他於光緒三十三年到民國十九年之間填寫「節日詞」中所追憶的盛世，以及所表露的尊君意識，探討背後所根源的儒家政治理想。

(三)朱祖謀的「節日詞」對「盛世」的追憶，筆法有二：其一追憶共情同感的古人，以抒發「傷愁」的過節心境；其二則追憶歷史上帝京、帝王的節日活動，意涉褒貶。這是一種以公眾群體共有的生命經驗為基礎，而指向社會群體，意在進行社會感化的追憶行為。

(四)上述「節日詞」所以那樣追憶「盛世」，其內在的心理動因有二，其一源於「忠愛感」，其二源於「恩義感」，二者一涉臣道，一涉君道，相待而生。與朱氏自述「忠孝」的理念以及維護孔教的立場，正好呼應。

(五)朱祖謀的「節日詞」，頗為看重「君恩」和「君威」，由此可見他的「尊君」意識。因藉節日恩賜的故事，以資感發，由此可以推求，他所根據的文化思想基礎，主要來自於《禮記·月令》、《孟子·梁惠王》中，對於「君王」的地位以及「與民同樂」的儒家政治理念。

(六)承上，朱祖謀的「尊君意識」，一方面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持西方自然進化、民權思想對《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予以創造性詮釋，而提出的君主立憲觀念不完全相合。因為在這種觀念下，〈月令〉篇所表述維護天道綱紀的思想，不利於變革，而受到偽說的批判。二方面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援取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的理念不合。因為這類言論下，視君臣恩遇為僕妾之道，鄙薄君威於輕賤。三方面與晚清湯壽潛等人所主張的君主立憲，立場較為一致。蓋這類論述的理念強調「西器本出於中國」、以「綱常」為體、「西器」為用的「體用觀」與朱祖謀言說的立場較為近合。不過彼所表述的方式，偏向道理的教訓，朱氏的方式，偏向恩情的感發，二者作用不同。基此，朱祖謀的節日書寫及其對君主立憲的支持，所表述出來的中體西用觀，是很特殊的型態。

建議：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一) 攜回資料名稱：清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1 年清代文學研究論文題錄。

(二) 內容：與會學者宣讀論文全文，共 568 頁。

六、其他：無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17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計畫主持人: 侯雅文
	計畫編號: 100-2410-H-004-124-MY2 學門領域: 詩學總論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侯雅文		計畫編號：100-2410-H-004-124-MY2					
計畫名稱：劉辰翁評說韋柳詩及其所據之文化思想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0%	篇	期中精簡報告、期末完整報告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2	2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0%		
		專書	0	0	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0%	件	
		權利金	0	0	0%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5	4	125%	人次	二年國內兼任助理人次預期 4，實際執行人次 5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專任助理		0	0	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0%	篇	本計畫獲二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預期發表二篇論文。本人實際出席三次國際學術會議，撰寫三篇論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0%		
		研討會論文	3	2	150%		
		專書	0	0	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0%	件	
		權利金	0	0	0%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1	0	100%	人次	馬來西亞國籍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專任助理		0	0	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就學術成就而言，本計畫的貢獻有四：第一，開展韋應物詩、柳宗元詩研究的新論題。本計畫採取「讀者接受」的取向，以「評點本」為對象，考察重要評點家對韋、柳詩的特定接受視域以及此一視域所以形成的文化思想基礎。此一研究對象及詮釋觀點相較於上述既有「作者與作品本位」取向研究韋、柳詩的視域而言，具有轉向的意義；並可與上述研究視域形成互補的關係，其成果可做為為建構「唐詩典律史」的前置研究基礎。第二，評點、選本的結果，往往對於文學觀念的推進，產生重要的影響。缺少這部分的關注，則對中國文學批評觀念前後承變之脈絡所作的建構，便有失周全。劉辰翁的「評點」對於明清之後的詩學具有重要的意義，卻未獲現今中國文學批評史之類的著作予以充分的篇幅進行探討。本研究成果正可以補充此一不足之處。第三，現今中國思想(哲學)史的建構與書寫，對道家學說流行至宋代的情形，較少關注；對於禪學思想發展的研究，也多以禪師、具有思想家之身分的文士、高僧的觀念性論述為主。倘能納入劉辰翁這類文人對於道、禪會通之思考，則對思想流衍變遷之歷程的建構，應可更臻全面。本計畫對劉辰翁之莊禪文化思想會通的研究成果，應可補充現今中國思想(哲學)史論述視域不及之處。第四，本計畫集中收羅各種版本裏所刊錄的劉辰翁評語，並將若干國內未見的詩集版本予以抄錄，此一成果出版，應可對後起相關研究，提供史料的貢獻。

就技術創新而言，本計畫對評點研究，提供方法論的思考及具體方法操作技術。將評點重新界說為具有「歷史意識」的行為；並由此導出評點與詩典律史、文化傳統參照分析的研究方法。藉此將詩歌評點的研究，由文學的層面向文化思想的層面開展。此一方法論，

亦可以適用於其他評點文學的研究，而具有相對普遍的詮釋效力。

就社會影響而言，本計畫的貢獻在於唐詩接受論題開發，詩歌評點方法論的建立，以及國內缺少詩集版本史料的補充，可為後起相關研究提供必要的應用參考知識。並對未來文學批評史、思想史省思詩歌評點、宋代文人道禪會通思想，提供新觀點。未來可以在此一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從事「中國古代詩歌評點學」、「唐詩典律史」的研究及撰著。